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市场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
拥有一颗看不见的心
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看不见的心

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罗塞尔·罗伯茨◎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 | 联袂推荐 |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商业周刊》“年度最佳商业图书”作者经典之作

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爱情小说，同时还教会我们如此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学知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米尔顿·弗里德曼**

本书展示了罗伯茨先生作为经济学教师和雄辩家的才华……他证明自由市场思想可以是高雅的、强大的，甚至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金融时报》

妙趣横生的“说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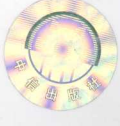
——《华盛顿邮报》

经济学教授罗伯茨的第一本小说，技巧独特，不容我们错过，其情节曲折跌宕一如《第六感》……确实有个爱情故事……不过真正让我们着迷的是其中的经济学知识。

——《柯卡斯评论》

一顿美味丰富的经济学大餐，能够满足各类读者的口味。

——《Regulation》杂志



上架建议 ◎ 经济读物

ISBN 978-7-5086-2362-7

9 787508 623627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5.00元

市场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
拥有一颗看不见的心
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看不见的心

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罗塞尔·罗伯茨◎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 | 联袂推荐 |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美）罗伯茨著；张勇，李琼芳译. —2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1
书名原文：The Invisible Heart:An Economic Romance
ISBN 978-7-5086-2362-7

I. 看… II. ①罗… ②张… ③李…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113 号

The Invisible Heart: An Economic Romance
Copyright © 2001 by Russell Rober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
KANBUJIAN DE XIN

著　　者：[美] 罗塞尔 · 罗伯茨
译　　者：张　勇　李琼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3697
书　　号：ISBN 978-7-5086-2362-7/F · 211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的妻子莎伦

代序 The Invisible Heart: An Economic Romance

那群披着狼皮的羊

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

在许多人看来，相信市场的经济学家不讲良心，不讲道德，只看到市场经济的成功，漠视这种经济中的失败者，是残酷无情的狼。读了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的《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以下简称《心》)，你会认识到，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是对全人类的真正关怀，他们那副狼的外表之下蕴藏着一颗火热仁慈的心，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羊。

不过《心》这本书并不是讲这个道理的一本经济学专著，而是一本爱情小说，以小说的形式来讲述经济学道理。

故事主角是美国华盛顿私立高中爱德华兹学校的教师劳拉·西尔弗和萨姆·戈登。劳拉出身于上层家庭，文学专业学士，讲授英语文学课。她像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充满了对人类的关怀，更多看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萨姆是经济学家，讲授“经济学世界”这门课。他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更多看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这个故事的主线正是劳拉从无法接受萨姆的观点，烦他，到逐渐理解萨姆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并爱上他的过程。

故事开始时萨姆和劳拉都在讲各自的第一堂课。萨姆用原油消耗量计算、免费吃开心果和抢美元的游戏，让学生明白经济学的出发点——“永远也不要低估私利的力量”。劳拉是用华兹华斯的诗句让学生懂得“物质主义让我们腐化”。劳拉对鼓励贪婪的萨姆产生厌恶。这正是经济学家和许多人看问题的分歧所在。故事以后的发展是萨姆和劳拉对现实中许多问题，例如汽车安全带、教师工资是否合理、洗衣店收费标准、对穷人的福利补贴等等看法的争论。萨姆以经济学的观点分析这些问题，终于使劳拉接受了这些观点。尽管萨姆最后由于校方的不公正而被解雇，但劳拉还是爱上了萨姆，这是许多爱情故事的大团圆结局。

书中的另一条线索是健康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 · 克劳斯和政府监督部门（公司责任办公室）主管埃丽卡 · 鲍德温之间的斗争。这实际是与爱情故事同时展开的一部电视剧。健康网公司把它在俄亥俄州麦塔隆镇的一家工厂搬到墨西哥，向当地工人支付极低的工资，又使麦塔隆镇工人失业，麦塔隆镇随即衰落。此事受到书中除萨姆以外所有人的批评。同时，该公司为赢利推出无作用（甚至有坏作用）的治癌新药，主管监督部门的埃丽卡竭力收集资料想惩罚该公司，但最终还是证据不足未果。

在《心》这本书中，实线（萨姆与劳拉的爱情）与虚线（公司与政府主管部门争斗的电视剧）交织在一起。萨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他向劳拉和学生的解释以及与劳拉家人的争论是经济学家对公众的说服过程。赢得劳拉芳心和学生支持是经济学的成功。本书正是通过萨姆之口介绍了市场经济学的许多基本观点，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经济学家是从承认人的利己心开始的。无论个人或企业从利己目的出发做事都无可厚非。所以，劳拉之兄批评健康网公司，而萨姆为之辩护。他们把工厂迁至工资低的墨西哥是理性行为，为了赚更多钱而使麦塔隆镇衰落也并非罪恶。无论每个人是否意识到谁也摆脱不了利己，批评健康网公司迁址，反对贪婪的人其实是一种伪高尚。

利己无可厚非，要把利己引向利于社会靠得不是说教，而是制度。萨姆

与劳拉第一次争论的汽车安全带问题是经济学家经常用来证明制度重要性的一个事例。萨姆还以英国用制度减少了运送澳洲囚犯死亡率的事例说明了制度上的重要性。这种制度就是按下船时的人数，而不是按上船时的人数来向船主付费。在常人强调人文关怀之类崇高情感的事情上，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制度。

对于什么事合理、什么事不合理这类事，常人是以情感作判断的，劳拉就认为洗衣店洗女装收费高，向教师支付的工资低都不合理。萨姆作为经济学家则强调，洗女装的价格和教师工资都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决定的价值，无论高或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说，经济学家尊重的是市场经济规律。

萨姆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特点还表现在他对政府的态度上。劳拉这些对市场效用不满和关注市场失败者的人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的作用，但萨姆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的自由。书中有关社会福利的讨论说明了这一点。萨姆把这类慈善做法分为众生平等的顶峰慈善机构，即慷慨给穷人钱，和人无雷同的定制慈善机构，即帮助穷人自己脱贫。萨姆批判那种既浪费钱财又养懒人的给穷人钱的做法，而强调提高穷人的能力。这代表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对福利的观点。其实即使在需要政府的地方——惩罚健康网公司造假药的行为，也由于难以收集证据而无能为力。但如果健康网公司这样做，它们的丑行迟早会被发现，并受到市场的惩罚。市场逼迫企业有信誉，在许多事情上政府往往无能为力。这就是对市场的信任。

当然，《心》作为一本小说，其艺术还不敢恭维。论情节，没有金庸、古龙的书那么引人入胜；论爱情，不及琼瑶的书那么催人泪下；论风格，也不似卫慧这类美女作家那么前卫、那么另类。但它毕竟有人物、有故事，是一本小说。这就比经济学著作更能令读者接受，并能在轻松的阅读中接受一些经济思想。

用小说的形式介绍经济学是一种创新，《心》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希望国内也有经济学家写经济学小说。

目录

The Invisible Heart: An Economic Romance

代序　那群披着狼皮的羊 ...VII

01　开课之日 ...1

02　美女与野兽 ...11

03　危险与乐趣 ...15

04　晤谈一室 ...27

05　欠薪与加班 ...35

06　关　张 ...45

07　剥削消费者 ...53

08　神奇的手指 ...71

09　诱　惑 ...77

10　悲　惨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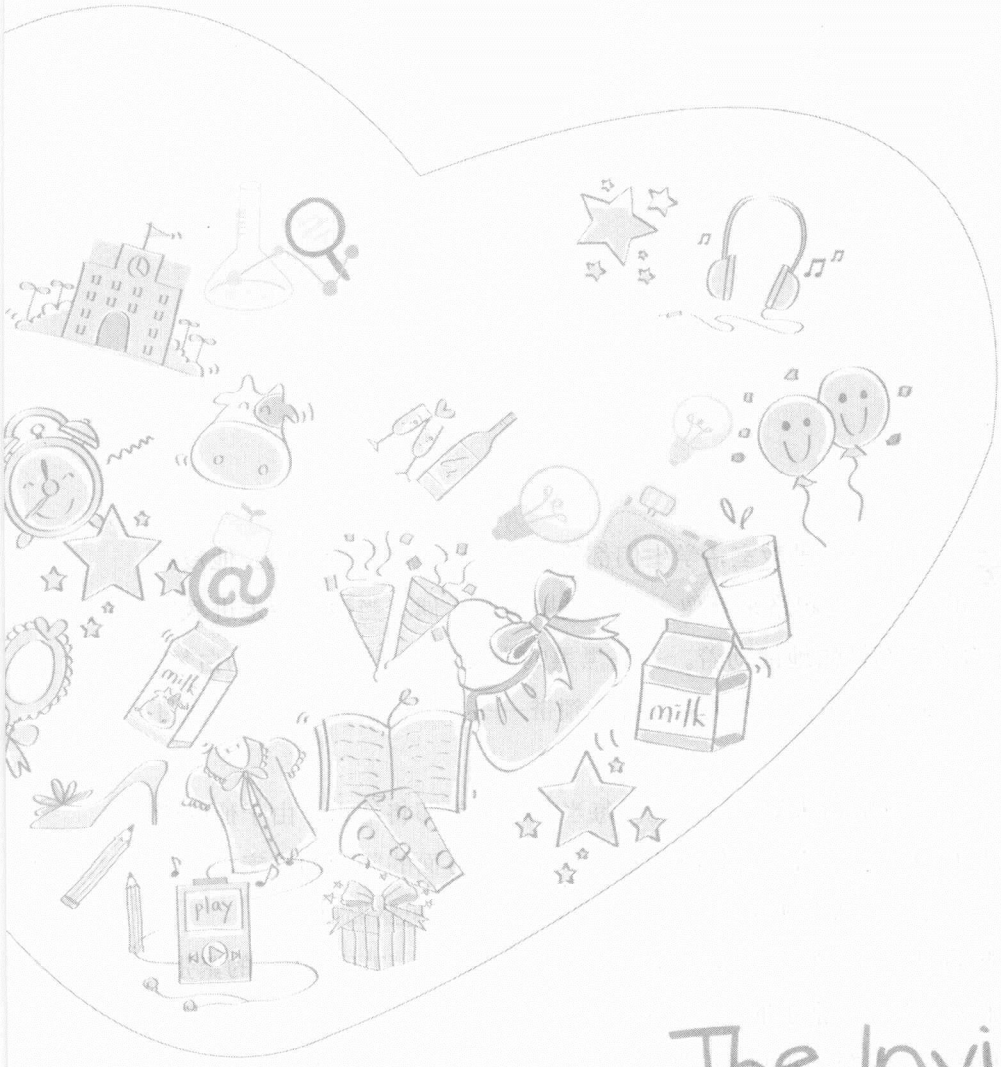
11　舌　战 ...93

12　困　兽 ...105

13　游戏规则 ...113

14　重要数据 ...125

15 大善之举...131
16 真相大白...151
17 随波逐流...159
18 最后一课...179
19 普度众生...191
20 表演时刻...205
21 零 钱...211
致 谢...215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1 开课之日

萨姆·戈登一进教室，学生们都停止了交谈，抬头看着他。他瘦高的个子，走起路来就像一只用线操纵的木偶。当他快步走进教室时，所有的关节都轻快地活动着。一头黑黑的卷发更衬托出他皮肤的白皙。他穿着一条卡其布裤子，一件夹克，打着领带——打领带是他每一个开课日的仪式。

开口之前，萨姆抬头望了一会儿。每当一个学年即将结束，由于他的学生们总是见他这么向上看，就猜测所有关于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的答案，一定刻在爱德华兹学校的天花板上。其实，萨姆只是在整理思路而已。

萨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平息内心的紧张。他把金丝眼镜往鼻子上推了推，然后转过身面对学生。

“我叫萨姆·戈登。我们这门课叫‘101条生活技巧’。”他说。

一个学生咯咯地笑了。

“事实上，这是一门高级选修课：经济学世界。上这门课你们只需要有一种极为开放的心态，此外别无其他要求。现在进行一个小测验！”萨姆突然很有兴致地宣布，“拿出一张纸，把名字写在顶部。”

学生中发出几声轻微的抱怨。

“我知道，”萨姆说，“今天是开课第一天，而你们已经是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了，怎么还要进行测验？别担心，很容易的。”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两个数字：531 000 000 000 和 16 500 000 000。

“第一个数字 5 310 亿是桶装原油数量，还在地下有待开采。我们叫它原油储量。第二个数字 165 亿是全世界每年消耗的原油量。测验的内容是：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原油？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一个抗议者冲口而出。

“我们能用计算器吗？”另一个问。

“可以。”萨姆回答。

“您想让我们精确到天，还是年，还是小时，还是分钟呢？”另一个问道。

“随你的便。”

学生们开始拼命地敲击计算器，而萨姆则平静地环顾着四周。爱德华兹学校是个教书的好地方——到处都是图案丰富、光滑细腻的橡木装饰板，从门框到排列整齐的课桌。每个新学年开始之日，他都能感受到自己对工作的憧憬和渴望。

这个班共有 18 名学生。第三排有一个金发高个女孩，两眼看着远处，一副做都懒得做的架势。其他学生仍在拼命地写写算算，敲击计算器。“还剩 10 秒！”随着萨姆的宣布，底下怨声迭起。

“时间到。把你们认为的最佳答案圈起来。”萨姆走过去，逐排收卷子。返回时，他一边走一边翻了翻那些卷子。

“你叫什么名字？”萨姆在第三排那个金发女孩面前停下来问道。

“埃米。”

“埃米，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没做。我觉得这是个把戏。”

“为什么呢，埃米？”

“因为这是经济学课，而不是关于如何使用计算器或日历的课。”

“那这是个什么把戏呢？”

“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经济学，所以想不出来，不过我仍在思考。”

“思考就是这门课的目的。”萨姆说着走到教室前方。“要敢于质疑，要独

立思考。还要记住几条人类行为的核心法则。学会运用它们，那你就能在这门功课上领先了。正确答案是：我们永远用不完原油。”

萨姆就此打住，让学生们去领会他话中的含义。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转向邻桌小声说：“这是个什么答案？这家伙疯了！”

很多人都认为萨姆·戈登疯了，却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萨姆是个异类，他只是一小群人中的一员。当再过一阵子他开始有麻烦时，谁也不知道整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满城的风雨全都不过是猜测而已。

像爱德华兹学校这样一个崇尚稳重的地方，当初竟会聘用他，这真让人吃惊。爱德华兹学校坐落在华盛顿城西北部一个安静的住宅区内，跟华盛顿天主教大教堂和动物园仅几个街区之隔。它也许是这个首府最有声望的私立高中。在20世纪初期，亦即学校创始之初，学校的教师们经常利用该校的地理方位提醒学生们，人类的处境就在天使与动物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而把人类推向正途，正是爱德华兹学校的职责。但近年来，该校却只满足于将男孩女孩们一味向北推进那些常春藤盟校了事。

爱德华兹学校之所以聘用萨姆，是因为他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4年的教书经验。去年是他的而立之年。在该校工作的第一年，他教过一门政府与政治的课，以及一门经济学的大学选修教程中的很多节课。今年，他开了他的第一门选修课——经济学世界。在这个领域里，他可以随意发挥，任意驰骋。“思考，思考，思考！”萨姆不断地告诉学生们，“世界上的石油有一个定量。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石油。显然，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它用光。对吗？”

萨姆停顿了一下，看着下面一排排的面孔。有人愿意回答吗？

“对，看起来我们好像会把原油用光。”埃米说。

“埃米，你喜欢开心果吗？”萨姆问她。

“谁不喜欢？”

“假设一下，在你生日那天我送给你满满一屋子带壳的开心果。屋子很大，比如说就像这间教室这么大。装满了开心果，有5英尺高，几百万颗开心果。生日快乐，埃米。欢迎你来到开心果屋。这一屋子开心果都是你的了，随便拿。

什么时候想拿就拿，随意享用，不收任何费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带你的朋友一块来。你们吃着开心果聚会吧。你肯定会为之震颤——”

“震颤？”

“就是高兴极了。”萨姆微笑着说，“因为你喜欢开心果，所以你高兴。在外面开心果卖得很贵，而在这间屋子里都是免费的。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一个规则，你们在吃开心果时，必须把壳留在屋子里，不可以把它们带出去。一开始肯定没问题。头几天，也许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开心果一直很充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想找到一颗开心果，就越来越费事了。果壳开始越来越碍事。你和朋友们蹚着果壳进来，花上几个小时就为了找到一颗里面有果仁的开心果。你的朋友说，我们以后别在这里聚会了。‘为什么？’你问，‘难道你不喜欢免费开心果了吗？’那么你的朋友们会怎么回答呢？”

“开心果已经不再是免费的了。”埃米说。

“完全正确！”萨姆高兴地大叫，“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宁愿在外面店里花钱买开心果吃，也不愿意在堆积如山的果壳里花上几个小时，找出一颗有果仁的开心果。开心果屋里的果仁成本已经变得太高了。原油的道理是一样的。在最后一滴原油被发现和开采出来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就不再把原油当做一种能源了。发现新的原油越来越难，要不就是已知的原油开采成本过高而不能开采。在我们用光原油之前，我们早就转而使用更便宜的替代品了。记住开心果的故事！”

后排的那个孩子把身子探向他的朋友：“我跟你说过他疯了。在开心果屋里用了那么多时间！”

萨姆教室所在的大厅的另一端，劳拉 · 西尔弗正努力地平息着心里的紧张。当萨姆 · 戈登怀里揣着一只小兔子开始上课时，劳拉 · 西尔弗却感到心里有一个个头更大的东西——可能是袋鼠，在扑通扑通地乱跳。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书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这门课的名称：英语文学。

“我是西尔弗。我们这门课叫英语文学。你们的第一个作业是阅读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远大前程》。”

劳拉把目光从她的教案上收回，抬头看了看。全班同学都面无表情地等着她继续往下讲。她穿着一条带有图案的长裙，顶部饰着棱线，赭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披在肩上，头顶戴着一枚黑色的发卡，没有化妆。她走到黑板前，又写了一句话：“弄来花去，虚掷精力。”

“有谁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莎士比亚？”有人大胆地猜道。

“莎士比亚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猜测，然后是亚历山大·蒲柏或是《圣经》。不过这句话出自威廉·华兹华斯写的一首诗。在我们开始谈论这首诗之前，让我们先把桌子围成一圈，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这项体力活儿让整个班级立刻活跃起来。当15个桌子全部调整到位后，劳拉把自己的椅子也加了进来。然后她围着这圈桌椅走，让学生们作自我介绍，并说出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

“现在，”当同学们作完自我介绍后，劳拉说，“我想让你们拿出一张纸，用你们自己的话写出你认为华兹华斯这句诗想要表达的意思。答案没有对错之分，你们只管尽力去做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讨论。”

劳拉能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书十分幸运。她刚24岁，耶鲁大学英文专业毕业。过去的一年里，她在以色列的一所集体农场里摘过水果，在一个纸箱厂工作过，夏天她又去了意大利游览佛罗伦萨，以提高她的意大利语水平。对爱德华兹学校来说，聘用一个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是她的大学教授们给她写的推荐信都对她赞赏有加，而她在为该校十二年级上的一堂有关狄更斯的选修课反响热烈，最终使她拿到了聘书。

她打算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两年书，然后就去读法学院。对她来说，长大后上法学院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她的父母都是律师，她也喜欢辩论，想为拯救世界尽一份力。

“好，”过了几分钟，劳拉说，“这句诗是，‘弄来花去，虚掷精力。’你们

认为诗人说‘弄来花去’是什么意思？‘弄来花去’什么？”

开课第一天总像一次与素未谋面的人约会。初出茅庐的新教师在面对刚刚入学的九年级学生时，尤其感到难受。劳拉的提问在空气中飘荡了一会儿。让她欣慰的是，她面前的一个女孩举起了手。

“埃米？”

“弄来花去金钱。”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把它花了。除了钱还能是什么？”

“那么就请你把自己对华兹华斯这句诗的理解讲给大家听听。”

“赚钱花钱使人虚弱。”

“好极了！这种解释颇有道理。但它又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华兹华斯用‘弄来’，而不用‘赚来’？”劳拉充满期待地环顾四周。一只手举了起来。

“史蒂文？”

“我觉得华兹华斯就想用‘弄来’，因为‘弄来’听上去没有‘赚来’好。赚钱似乎是一件好事，弄来钱似乎不怎么好。”

“这种想法很有意思。你为什么觉得‘弄来’不如‘赚来’好听？”

“嗯，除了‘赚来’，你还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弄来钱，赚来钱听上去是诚实而公平的。弄来钱听上去有点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有点不干不净的感觉。比如偷来的，或是从别人那儿骗来的。”

“有谁同意或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吗？好，金？”

“我觉得华兹华斯想说的是，钱都一样。赚来的也好，偷来的也好，好像金钱这东西总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

“非常好！”劳拉说着笑了笑以示鼓励，“你对这句诗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呢？”

大厅的另一头，萨姆正在来回踱步。他狡黠地看着全班同学，拿出一张1美元纸币放在桌子上。

“让我们玩个游戏。”他说，眼里充满调皮的神情，“谁先拿到这 1 美元，那它就是谁的了。”

一时间，这种完全陌生的教学气氛令所有的学生目瞪口呆。接着，第二排的一名同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抓到了那张美元。

“干得好！”萨姆欣喜若狂，走过去和那个男孩握手。那个男孩不明所以地笑了笑。萨姆回到桌子旁，又从兜里拿出一张 5 美元的钞票。他拿在手里，让全班同学都看个清楚，然后让它飘落到桌面上。

“同样的游戏。”他平静地说。

全班沸腾了。随着一阵桌椅在地面上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所有的学生都向前冲去。一阵短兵相接之后，响起了一声胜利的大叫。萨姆和那个获胜者又握了握手。

“很刺激，不是吗？”萨姆转过身面对全班说，“桌上的钱能让你产生巨大的动力。”那些向前狂冲的学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也有一些还在讲桌前磨蹭着不走，希望还有一轮同样的游戏。

萨姆等到大家都坐好了，才跳到桌子上。他从兜里拿出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在同学们的头上荡来荡去。一大半的学生像潮水般涌了上去，嘻笑声和叫喊声混成一片，他们你拥我挤，争抢有利地势，头拼命地往上昂，手臂拼命地往上伸。

“这只是个玩笑。”萨姆说着把钱又放回口袋里，“我喜欢教经济学，不过这一次要花掉 20 美元，未免有点儿太昂贵了。你能相信有些人真的认为经济学枯燥无味吗？”萨姆站在桌子上，俯视着整个班级。“现在告诉我，这个游戏让你们学到了什么？”他问道。

“物质主义让我们腐化。”金用他对华兹华斯的理解回答了劳拉的提问。

“非常好，也非常干净利落，只用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好是好，”金答道，“但是听起来没有‘弄来花去，虚掷精力’有气势。我觉得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把‘钱’这个字眼略去了。”

“那是为什么？”

“弄来花去钱，虚掷精力，”金皱皱鼻子复述了一遍，“加上‘钱’字就把这句话的韵角全毁了，就不上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劳拉笑了。她真想上前去抱一抱金，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她环顾四周说：“好，让我们再看看这句诗的后半句。你们认为除了物质主义让我们腐化之外，还说了别的什么吗？‘虚掷精力’是什么意思？听上去颇有毁灭性，不是吗？”

“噢，对了，”萨姆说，“5 310 亿桶原油储量和 165 亿桶消费量其实是 1970 年的统计数字，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大约 30 年后我们就应该把原油用光了。尽管现在全世界每年要消耗掉 260 亿桶原油，可不知为什么原油储量到 2000 年竟增多到了 1 万亿桶。我们突然间又有了够用将近 40 年的原油储量。”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学生问道。

“私利在起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石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消费者发现了许多更有效地使用石油的方法，而生产商则发现了新的油田。所以比起 1970 年，我们现在距离用光石油那一天更遥远了。永远也不要低估私利的力量。你们看见这条领带了吧？”萨姆指了指他的领带说，“这条领带上的肖像是亚当 · 斯密，他也许是从古至今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了。他同其他人一样，也明白私利的力量。”这时，下课的铃声响起了。

劳拉感到一阵轻松，还是她妈妈说得对：45 分钟时间并不长嘛。她在《远大前程》里为全班同学划出了第一份阅读作业的范围。

“西尔弗女士？”一名学生问。

“什么事？”

“我想我们是要阅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那为什么我们上课时却是从华兹华斯的一句诗开始的呢？”

“问得好。”劳拉为有人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感到高兴，“你们一旦开始读《远大前程》，就会知道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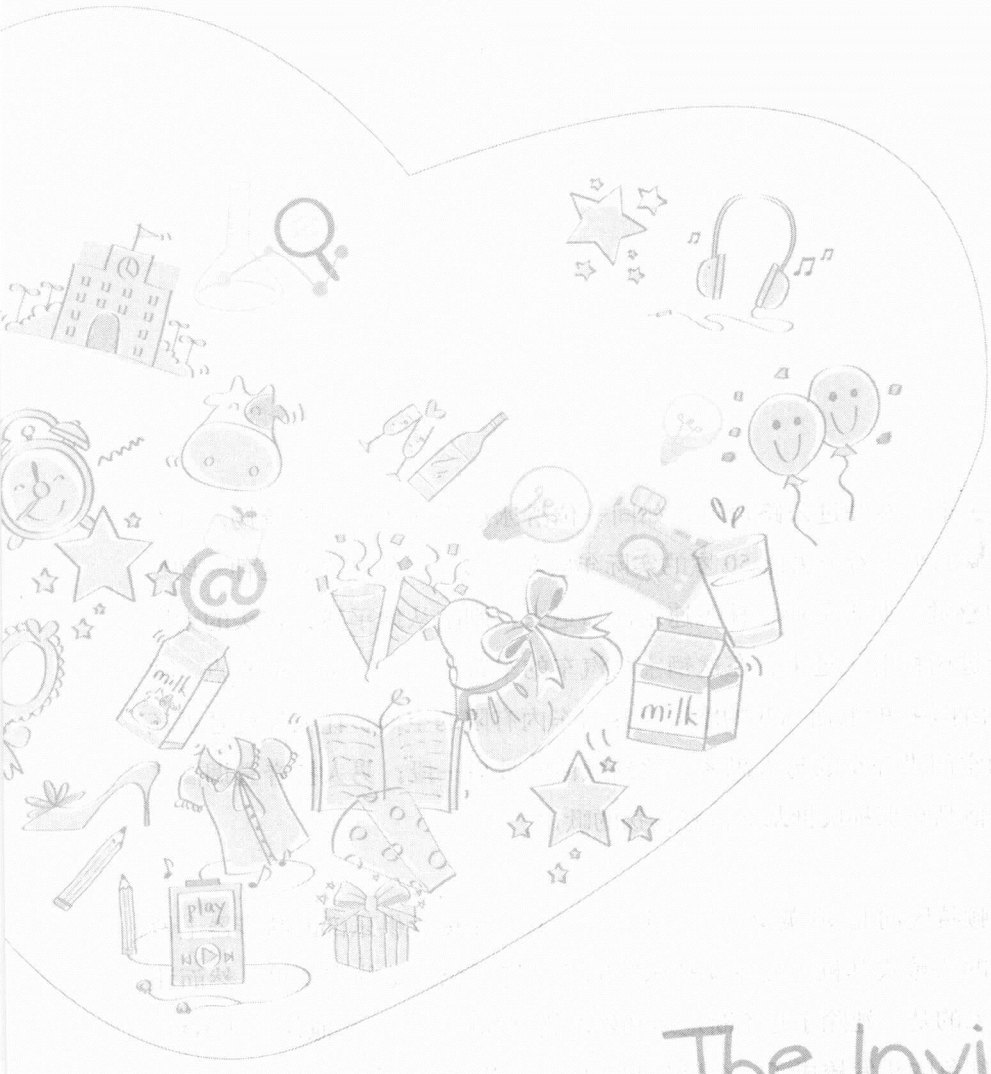
萨姆班上玩“桌上美元”游戏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天下午就传遍了整个学校。劳拉不禁想知道，像萨姆·戈登这样的人会怎么评价华兹华斯。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是否听说过华兹华斯，对这一点劳拉都深表怀疑。在离开学校之前，劳拉在萨姆的教室外停了下来，向里面窥视。

他已经走了。劳拉走进教室看了看四周。她喜欢空教室，这种空间令她感到十分惬意。在上大学的时候，每逢临考备战，她宁愿独享一间空教室的安宁，也不愿意去闹哄哄的图书馆。然而在这间空教室里，那些萨姆亲自挑选的、作为教室装饰物的已故经济学家们的黑白肖像，却将这种惬意一扫而光。这些面孔看上去就让人生厌。也许仅仅是研究“弄来花去”就足以虚掷一个人的精力了。

当她转身要离开时，角落里的一片色彩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张电影《生活多美好》[①]的海报。海报上面，吉米·斯图尔特和唐娜·里德永远地相拥在一起。看到这样一个浪漫的情景与那些已故经济学家的黑白肖像同处一室，感觉就像看见一个人在葬礼上调情一样，让人恶心。

劳拉看着教室前面的讲桌，萨姆就是在那里把美元投到学生们争抢的手中。一个鼓励贪婪的人，怎么可能对一部宣扬人性重于利益的电影表示敬意呢？

① 《生活真美好》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电影，吉米·斯图尔特饰演的主人公乔治·贝利生活在一个小镇上，一生平淡，从未离开过小镇，但却得到了小镇上几乎所有人的爱戴，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唐娜·里德饰演贝利的妻子。——编者注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2 美女与野兽

汽车悠然驶过公路弯道，如同一位滑冰选手转弯时一样流畅。开车的男人看上去比5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多了，他就喜欢这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弗吉尼亚松林飞速地向后退去，刚刚从地平线上露头的太阳把光线透过树枝射了过来，在这辆宝马汽车的车盖上留下了斑驳的亮点。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曲《我的路》充斥着车内有限的空间，让人怀疑是否还有余下的空间供开车的男人思考。放到歌曲的最后一段，男人把音量调高了一些，尽情品味那种厌世却又得意扬扬的歌声。

华盛顿特区向北30英里处，一个女子正在一家健身俱乐部的踏步器上做运动。她的头戴式耳机把靛蓝女孩乐队的美妙音乐织入她的意识里。然而让人很难想象的是，她除了想不断地运动她的胳臂和腿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想。她把一头红色的头发梳成了一个紧紧的马尾辫，以防遮住眼睛。她一边运动，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和颈部的汗水。在最后阶段，她又加大了力气把运动做完。很快，她淋浴完，穿好衣服，走出俱乐部的前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赶去上班的人络绎不绝，她挤进人群，向杜邦中心地铁站走去。

弗吉尼亚乡间这边，那个男人把车停到了标有“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克劳斯”的车位内。车位旁边的这幢大楼全部以铬与玻璃饰面，几个角向外延伸呈锐角形，给人一种突兀峥嵘的感觉，就像是从地下冲刺出来或是从隐藏

在森林深处的巨岩上砍凿下来的一般。公司的名称——“健康网”，几个深蓝色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字，嵌在大楼正面的外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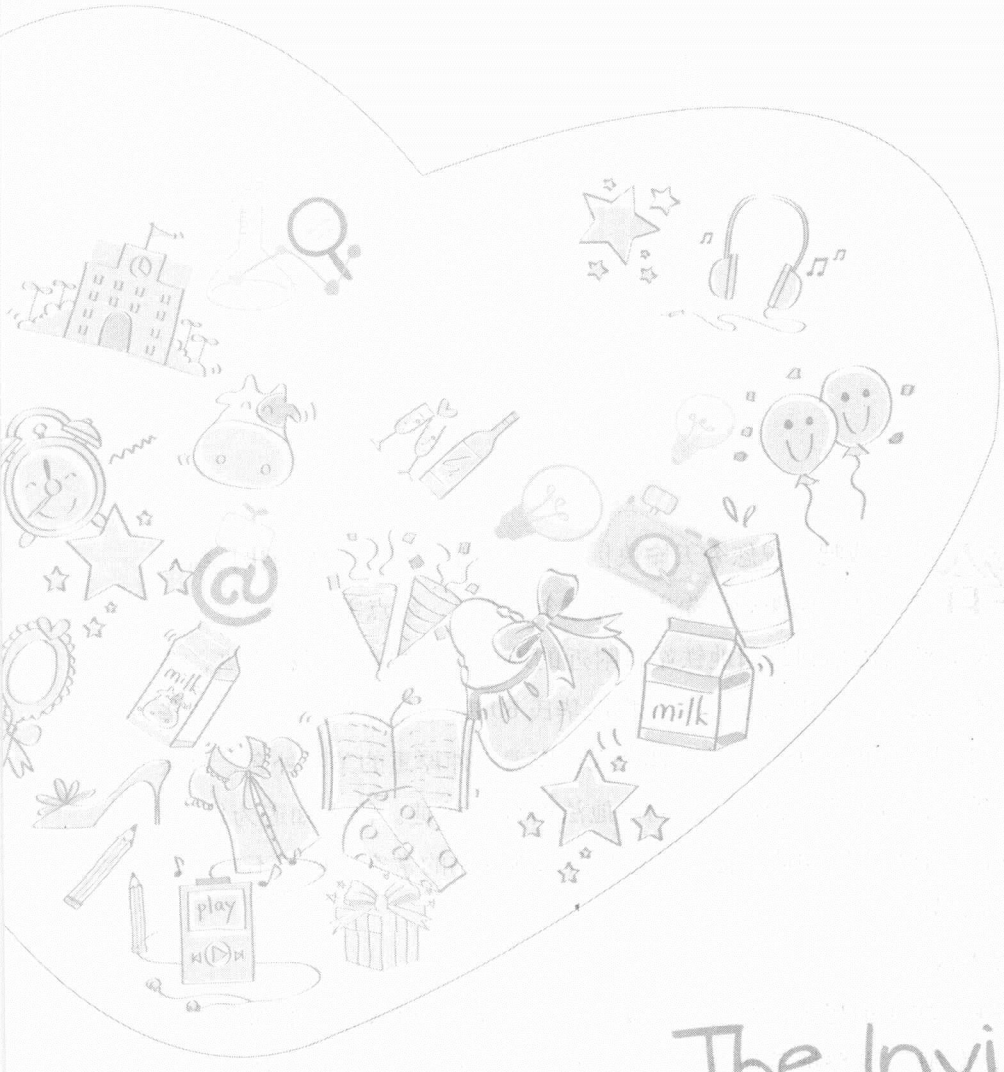
克劳斯一步并做两步地迈进大门。大厅的保安人员在他经过时忙向他致敬。在去往办公室的路上，他很高兴地看到那些早到的员工在走廊里忙碌的身影。他走过之处，问候声不绝于耳——他从不留意这些，他的大脑正忙着整理今天的工作日程呢。

在华盛顿特区一条大街的一角，地铁站的滚梯送上来一批又一批在国会山圆形建筑物下面匆忙赶路的上班族。那个女子被裹挟在人流中走了一小段路后，踏上了一幢华盛顿政府标准办公大楼的灰色石灰台阶。当保安人员仔细检查她前面的一位参观者的公文包时，她不得不稍作等待，然后走过金属检测器，沿着一条昏暗的走廊走进去。她转了一个弯，是一条更长的走廊，然后她走到了一扇玻璃门前，门上有两行白色的字——第一行是“公司责任办公室”，下面是“主任：埃丽卡 · 鲍德温”。

门的对面则光线明亮，气氛活跃，工作人员用颜色鲜艳的隔板创造了新的办公空间，接待员和她打了招呼，她径直走向了角落的办公室。

南部，查尔斯 · 克劳斯到了经理办公室，门口的接待员抬头看了他一眼，轻快地说了声：“早安，先生。”她递给他一杯咖啡和一摞文件。他笑着接过来，一步未停地走进了他那间由钢铁、铬、黑色大理石和皮革组成的办公圣地。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显示出的页面是一幅由方格与数字组成的迷宫。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起来。

当埃丽卡 · 鲍德温走进她的办公室时，电话已经在响了。“我是埃丽卡 · 鲍德温。”她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今天的日程表，并把电话夹到了肩窝里。她在椅子上坐好，用空着的那只手去拿黄色的便条纸。如果她认真去听的话，应该还能听到电话里靛蓝女孩那逐渐消失的旋律。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3 危险与乐趣

“给点零钱吧，祝您今天愉快！给点零钱吧，祝您今天愉快！给点零钱吧，谢谢您，先生。祝您今天愉快，给点零钱吧！”

那个人就坐在伍德利公园地铁站口附近的地上。他的衣服污秽不堪，头发乱作一团。太阳已经出来了，气温将近华氏 60 度（约 15℃）——这是华盛顿特区 11 月温暖的一天。可是，那个人仍穿着一件厚重的羊毛外套，口袋里塞满了塑料袋和其他纪念品。人们叫他法斯特 · 埃迪。没人知道为什么，或者他的名字是否真叫埃迪。他是伍德利公园地铁站的常客，他那不变的礼貌用语人人皆知。

“给点零钱吧。”

法斯特 · 埃迪抬起头，看到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站在他面前，挡住了阳光。萨姆 · 戈登把手伸进兜里，拿出了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和一个一角的硬币。

“今天过得好吗，埃迪？”

“还行，先生。还凑合。如果没有太阳雨就会来了。”

“原来如此。别淋着。”

“谢谢您，先生。”

萨姆转身离开了，却撞到路过的一位年轻女子。

“对不起，”他说，“非常抱歉。”

那个女子看了看他，又向别处看了看，然后又看看他。

“你不是在爱德华兹学校教书吗？”她问。

“是啊。”

“我是英文系的劳拉·西尔弗。”她说着伸出手去，“我在全校职工会上见过你。”

“我是萨姆·戈登，教经济学的。”

年轻女子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好像想起了什么。那么这就是那个把钱放到桌上让学生争抢的人喽。

“嗯，你怎么能付得起你的房租呢？”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好像善于散发钱财。我听说你给学生发钱。而现在又给这个人——”

“法斯特·埃迪吗？我给他的并不多。只是几个硬币和一个微笑。”

“难道你就不怕他把钱浪费在赌博和酗酒上吗？”

为了上滚梯，萨姆几乎跳起了探戈小步舞。他转向劳拉。

“就他目前这种情形，我很难说那是一种浪费。看上去他需要来一杯。”

劳拉盯着萨姆的眼睛。他肯定是在逗她，但是他表情平静，一丝笑意都没有。他只是在等着她回答。劳拉不敢肯定，她和这样一个毒害无家可归者却自认为是一种同情的人能有一次平和的交谈。但是这种对责任的冠冕堂皇的逃避实在是大错特错，令人心烦，她不得不作出回应。

“听着，萨姆，我希望这不会惹你生气，但——”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惹我生气。提出异议从来不会惹我生气。”

劳拉扭过头看了看正盘膝而坐、双手外伸的法斯特·埃迪。

“我就是不明白，把酒精送给酗酒者，把可卡因送给吸毒者，这怎么能算是帮助他们？”她说，“这就像给中毒者注入更多的毒液。我哥哥在公文包里总是带着V-8罐装果汁。当乞丐向他要钱时，他就给他们果汁。他知道用这种方法不会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萨姆能够看出来，劳拉深以哥哥为荣。“他从事什么职业？”他问。

“他是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律师。”

萨姆并不太喜欢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但是也完全没必要疏远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在爱德华兹学校有位朋友总会有用的。于是他什么也没说。

“挺棒吧？”劳拉问。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萨姆问。她一定要弄清楚他的真实想法吗？

“不是，随身带着V-8罐装果汁。”

“我不知道。我怀疑乞丐是否会在乎每天获得的维生素要达到最低的限度。他的生活糟透了。他只想要过好一点，他会试着在大街上卖V-8果汁。如果他成功了，那么你哥哥就给那个乞丐增添了麻烦，而营养方面的作用一点也没有。如果那个乞丐卖不掉，自己喝了，然后用本来要买一顿午餐的钱去买了毒品或酒的话，那么你那好心的哥哥改变乞丐的习惯了吗？或者说他做得就对吗？”

他们在去往滚梯的路上放慢了脚步。劳拉走了一会儿神。华盛顿特区地铁站内的滚梯昼夜不停，总能让她想起某部意大利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向下去的滚梯是通往地狱之路的超现实象征物，而向上的则通往救赎之途。萨姆也走神了，不过他想的是：挖这么深的坑修地铁，硬摊给公民的赋税得有多少。

“当一个人出于善心而捐赠时，”劳拉说，“我认为他有权决定何种捐赠方式更合适。”

“我同意。这是你的钱，或是你哥哥的钱，不过捐果汁而不捐钱，却是一种自私的行善。”

听到哥哥被说成是个自私的人，劳拉几乎怒目相向了。

“我认为，”萨姆继续说道，“你应该努力站在对方立场上去帮助他们，而不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当人们讨论摩托车头盔的事时，他们也是用这种逻辑辩论的。”

“你不会是反对头盔法吧？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还反对要求人们开车时必须系安全带的法律？”

想到萨姆即将作出的回答，劳拉大笑起来。

“这两种法律我都反对。”萨姆说。

“可是安全带是救命的呀！”劳拉愤怒地说。

“救命的东西我当然喜欢，但救命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如果是的话，你就会从华盛顿特区搬到一个更安全的城市。你就永远不会坐汽车，也不再吃冰激凌了。人生的目标是尽量活得丰富多彩——”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是经济学家。”劳拉打断了他。

“活得丰富多彩并非要有许多钱。我的意思是，要体验各种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东西。如果人们为了更舒适而不系安全带，或是为了省钱而买一辆比较便宜的无安全气囊的车，那么我认为他们有权利去冒这种生命危险。”

“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忍受安全带带来的不舒适或支付安全气囊的费用都是值得的。他们就想着永远不会发生车祸。”

“我不知道。”萨姆思索着说，“也许他们确实知道这些都是值得的，但就是对成本与收益有着不同的看法罢了。这让我想起了一次聚餐，坐我对面的是一家当地医院急救室的医生。他赞成强制性气囊，所持的理由同你赞成安全带是一样的，他告诉我安全气囊能保住人的性命。不过我提醒他说，装有安全气囊的车是很贵的。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些东西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并不值。”

“可更多的安全保护怎么会不值呢？”

“唉，”萨姆叹了口气，“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多一份安全就意味着少一点别的。强迫人们为他们的车买安全装置，可能就会使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大学或上不了音乐班。”

“如果孩子因车祸而死，那么大学或音乐班也都无所谓了。”

“很对。但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安全气囊也能导致儿童死亡。不过先不管这个。我们假设所有的安全气囊都很安全。”

“好。”

“安全气囊和安全带并非保障坐车儿童安全的唯一方式。还有其他更便宜的方式。你可以开得慢一些，也可以尽量少开车出门，下雨时你可以推迟出

门。把选择权交给做父母的，这比强迫他们按某一特定方式创造安全性要好得多。说出来很难相信，但是你肯定不想要最安全的汽车。”

“这太荒唐了。”

“也许是这样。但这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并不是说安全不好。安全好极了。我是说安全很可能会很昂贵。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使你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最安全的汽车就是没有汽车。这是唯一保证你不会卷入车祸之中的方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没有汽车太安全了。”

“这个理论倒是很有趣。但是人们若是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怎么办？若是他们的知识没有你我这么渊博，或者他们的信息没有我们这么灵通怎么办？他们会作出错误的选择。他们会安全吗？”

“我想知道，如果某个人自称消息比你灵通，而他却阻止你吃牛肉，或去滑雪，或住在某一地区，因为他——这位‘比你懂’的先生认为，这些行为的风险太大，那么你会怎么想呢？你觉得他的知识和好意会说服你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至少，考虑一下是否该停止这些行为对我也没什么坏处。”

“噢，不。你没有选择。我赞成那些忧虑过多的人出于好心自己掏腰包，向我们当中那些忧虑不多的人提供信息。但是我们谈论的是预先就违背人们的意愿，封杀掉人们的选择权。”

“我还以为你可以关掉安全气囊呢。”

“不启动安全气囊装置是违法的。从理论上说，你可以装一个开关。你必须得给华盛顿的某个官员写封信，解释你想关掉安全气囊的原因，比如说因为你的母亲偶尔会开你的车，而她只有 5 英尺高，如果气囊展开可能会导致她窒息。如果那位官员觉得你的理由尚可接受，他会回封信允许你把安全气囊关掉。那样做不是很周到吗？他给你发封信允许你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你的车。于是你要做的就是找个愿意为你装那个开关装置的机械工，他将不得不提出，如果某人因此受伤或丧命的话，你不能起诉他。如果他愿意做这个工作，你还得破费 500 美元。所以这件事其实并非真的是一种自愿行为。”

“你说得也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聚餐会上那个医生趾高气扬，看不起经济学家和其他‘低级生命形态’。他告诉我，如果我要是像他那样在急救室工作，看到时速 60 英里（96.54 公里）的汽车发生车祸后受伤者的样子，我就会同意他的看法的。”

“那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有点儿急了。‘你真的以为人们不知道以每小时 60 英里的速度撞到挡风玻璃上时，他们的身体会怎么样吗？你以为这是秘密，只有医生和驾校里那些看着血腥的电影以防酒后开车的人才知道吗？我们知道，医生，这些我们都知道。也许有些人不系安全带是因为他们对成本与收益的价值观与你的不一样。’”

“他怎么说？”

“我没有给他回答的机会。我问他，他的车是否有安全气囊。其实我就是随便问一问，没想到真让我问着了。他的车没有安全气囊。他说他正在寻找一辆车，只有克莱斯勒和梅赛德斯将安全气囊作为可选配件提供，可是这两种车他都不喜欢。他就是个宁要风度不要安全的家伙，可是，他却仍然想否定别人的选择权。我永远也没办法弄明白他那种人。”

“那么你可能也永远没办法弄明白我，”劳拉高兴地说，“我觉得系安全带挺好。”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所以无论我什么时候开车，都会系上安全带。”

劳拉一时不知如何应付萨姆。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把等候地铁这件事变成了一次智力竞赛，而他似乎总是占上风。地铁总算来了，这让她长出一口气。地铁车厢里很挤，他们被挤得紧紧地挨着，随着地铁的启动，他们不停地轻轻晃动着身子。

有一阵子，萨姆松开地铁扶手擦眼镜。当他用衬衫一角来擦拭镜片时，劳拉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他让她想到了一块写满公式、到处都是尘土的黑板。他的雄辩引发了她的热情。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耶鲁的学生宿舍里，在深更半夜为某个哲学观点争论不休。

“咱们直说吧。”劳拉说，“你自己系安全带，可你却不想强迫别人去保护他们自己，帮助别人有什么不好？”

“任何一个类似强制使用安全带这样的法律，自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对人们的选择权限制越多，即使打着帮助他们的旗号，你也在剥夺他们承担责任的机会。我不喜欢别人替我作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别人也不愿意。”

“但是当你知道人们经常出错时你会感到舒服吗？”劳拉问。

“会，可能我认为他们出的错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不过有选择，要承担责任才叫生活，就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在挫折中成长。我父母刚结婚时，他们在密苏里大学城买了一幢房子，就在圣路易斯城外。那幢房子是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前后修建的，是幢漂亮的老房子，有着吱吱叫的木板和两个壁炉。那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可是即使我父亲和房主达成了这笔交易，仍然存在一个问题。”

地铁到站了，下去了一大半人。劳拉和萨姆找到座位并排坐下了。

“房子易主时，”萨姆继续说，“必须要遵守新的房屋法。那幢房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和房子一样宽，非常可爱。根据房屋法，高于地面3英尺（0.91米）的阳台必须得在上面加防护栏。我们的阳台离地4英尺（1.22米）高。所以如果我们想搬进去的话，就必须加一道防护栏。”

“装一道防护栏很难吗？”

“有两个人对此感到非常不安。第一个是房屋的前任主人。他已经将这幢房子彻底修复了一遍，以确保它尽可能像1906年新建时的样子。他有一张本世纪初拍的这幢房子的照片，没有护栏。第二个感到不安的人是我父亲。”

“他可能不想花钱装护栏。”

“事实上他倒不在乎花多少钱。当我父亲在买房合同上签字时，卖方同意，如果市政府强迫他们装护栏的话，由卖方出钱支付装新护栏的费用。我父亲的不安另有原因，他喜欢有一个具有轻微危险性的阳台。”

“真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劳拉打断他说，“我怀疑你们家是否存在一种怪异基因。”

萨姆笑了。“承蒙夸奖。”他说，“不管怎么说，我父亲和卖主去参加了市

政府听证会，要求基于历史原因取消装护栏这项命令。卖主为了向市政委员会说明保存历史真实及时代风格的重要，说尽好话，费尽口舌，可一点用都没有。市政委员会主席坚持说，他要对可能在阳台上玩耍的儿童负责任。我父亲解释说，他没有孩子。市政委员会主席反驳说，现在没有以后会有，事实的确如此，他在为以后出生的孩子和任何可能来访的孩子担心。”

“有道理啊。”

“是啊，可是我父亲的回答这么多年来让我一直记忆犹新。他站了起来——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站起来作了一次演讲。他说做父母的目标不仅仅是使孩子免受身体上的伤害，他们的目标还应该是教孩子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危险和让人兴奋的东西。他喜欢没护栏的阳台，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得不教孩子小心谨慎。显然你不可能让一个婴儿或只会蹒跚的幼儿一个人待在离地面 4 英尺高的阳台上。但是，他说，给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一些责任心，让他自己照顾自己不从阳台上摔下来，这应该是一种明智之举。4 英尺的高度是孩子学习这一课的理想高度。如果弄不好，你可能会摔得鼻青脸肿，可能会摔断腿，可能——”

“会摔断脖子。”劳拉插话道。

“没错，正是这个原因使议员理直气壮地把我父亲当做疯子。不过我父亲知道，摔断脖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到处都装有护栏，那你的生活会因此而枯燥。不仅仅因为你没办法给孩子责任心去学会应对危险，还因为 7 岁大的孩子喜欢接近阳台，有时候还喜欢从上面跳下去。我父亲常说：‘危险与乐趣是并蒂莲。’”

“这句话说得好！”

“他说这是句英语谚语。他还常说，脚趾亲近青草的感觉好极了。即使后院里有蛇，聪明人也光脚走路。”

“着履足无觉。”劳拉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她有些走神。

“你说什么？”萨姆问，“着履？”

“就是穿鞋的意思，‘着履足无觉’是 19 世纪诗人杰勒德 · 曼利 · 霍普

金斯的一句诗。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对物质享乐的追求，腐蚀了我们感受真实的能力。”

“我父亲没怎么教我们诗词，但我想他会喜欢这句诗的。”

“那么你父亲失败了？”

“是呀，我可以想象当时他一定气疯了。”

“和你那次与医生聚餐后回家的情形差不多，我猜。”

“一周后，我们装上了护栏。”

“你母亲怎么想？”

“对此她一直保持沉默。不过多年以后，她告诉我父亲，那天晚上他失败了她倒挺高兴。在对待危险与乐趣这件事上，她和我父亲的看法并不一致。”

“我想我们俩的看法也不一样。”劳拉说。

“没错，两性差别万岁。”

劳拉笑了。她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明细单到底能拉多长。

“关键是，”萨姆继续说，“政府使儿童远离危险这种做法实在不怎么样。而到处树起篱笆创造一个几乎无危险的世界，把成人当做儿童看待，那就更错了。一个几乎没有危险的世界不仅乐趣不多，而且因为我们总被当做小孩子，也使我们缺乏人性。”

“为什么？你认为这使我们更卑鄙吗？”

“不，我说缺乏人性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缺少了使我们本质上是人类的东西。”

“可为什么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就会使我们缺乏人性呢？”

“作为人类，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就是作出选择。这可以使我们预测未来，意识到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如果你将风险从未来拿掉，你也就失去了选择权和应对风险并获得回报的挑战。你也失去了责任。儿童无法很好地预测未来。所以我们对待儿童和对待成人并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把成人看成儿童时，我们就失去了人类基本的应对不确定性并作出选择的挑战。”

“可是头盔法和这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如果某个没上保险的疯子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最终我这个纳税人得替他付住院费。这么看来，我好像有权利保持他的脑袋完好无损。”

“所以这同V-8果汁是一样的，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一个给孩子零用钱的父亲也有权采取家长式作风。我想知道政治上正确的术语会是什么。”萨姆抬头盯着地铁车厢的天花板，好像答案就在那上面似的，“家长式作风？这个词真难听，你觉得呢？”

“噢，我不知道。”劳拉答道，“谁都会逐渐变成那个样子的。”

“在我听来那就像是霉菌。保证那些没有保险或无力支付医疗援助的人能够得到医疗援助，这看起来当然是人道的。可摆出一副慷慨大度的姿态后，为什么要把穷苦人当做小孩子一样对待，对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指手画脚呢？如果你要大发慈悲，那就慈悲为怀好了。为什么不说‘我接受你，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我会站在你的立场上帮助你。’当然，我不认为应该立法去保障那些在高速路上飙车的人能得到医疗援助——”

“你在开玩笑，对吧？让人们从阳台上摔下去是一回事，可你怎么能反对帮助那些无力帮助自己的人呢？这太自私了，太邪恶了——”

“邪恶？”萨姆惊奇地问，“邪恶？”

“好吧，也许只是像恶魔。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征服和残暴的结合体，不过越来越倾向于残暴野蛮。”

“欢迎你来到精彩的经济学世界。生活中每样珍贵的东西都有代价。”

劳拉看着他笑起来。

“你说得对，”她说，“你的确不太容易生气。”

“如果你也持有我的观点，那么你就会习惯被冒犯了。”

“如果我持有你的观点，萨姆，我就会在地铁里多读些书，少说些话。”

“如果你持有我的观点，你也只好孤军奋战。不过，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从这句话中你可以得到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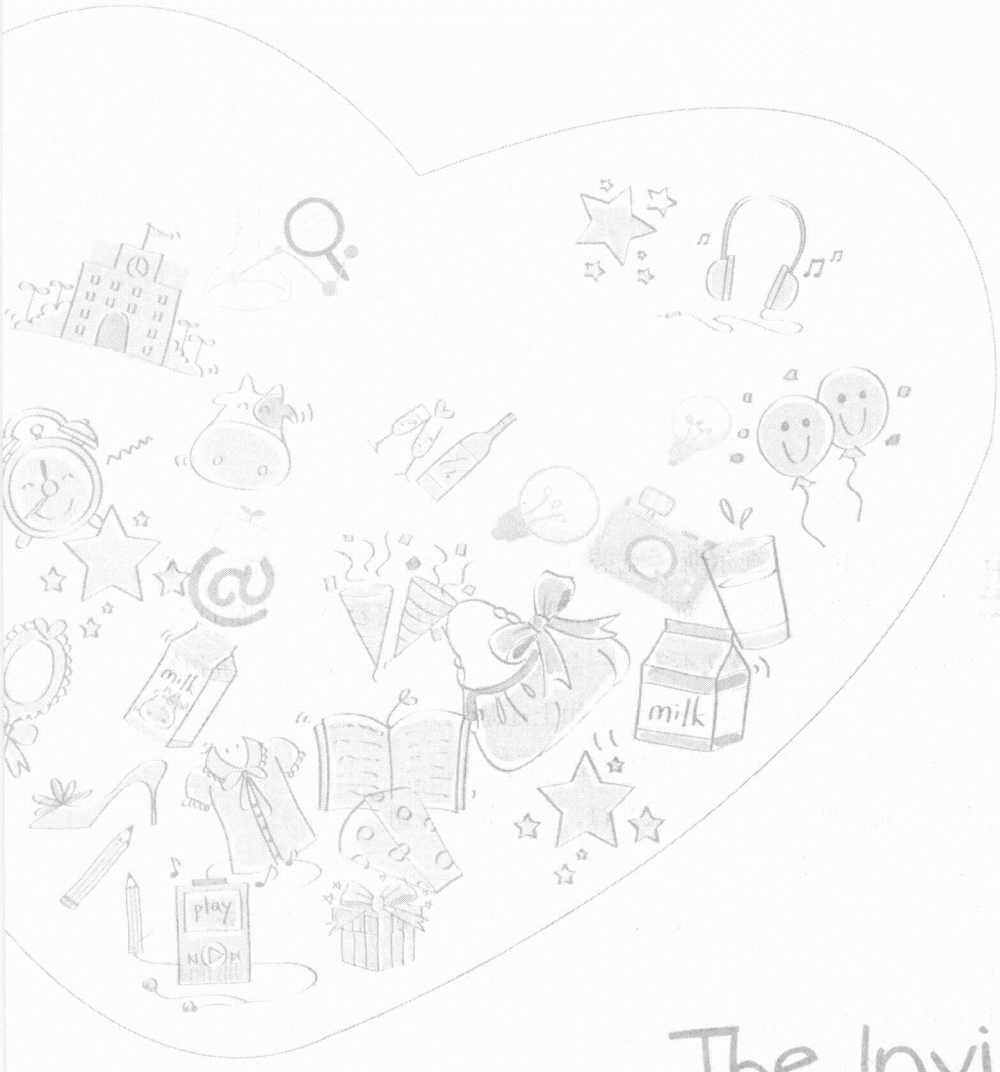
萨姆冲劳拉笑了笑。劳拉分不清这个笑容到底是想表明这只是个玩笑呢，

还是想借此缓冲他论点的无耻。她倾向于相信弗洛伊德的名言：没有玩笑。

“我弄不懂你。”她说，“你的自信近乎专横，但要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你又觉得不舒服。你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的人，但你又给乞丐钱。还有，你教室里吉米·斯图尔特和唐娜·里德的海报是怎么回事？你把它贴那儿干吗？”

“它就该贴在那儿，再见。”

萨姆到站了，还没等劳拉叫他进行解释，他就走了。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4 晤谈一室

健康网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克劳斯面无表情地坐在办公桌后。隔着宽敞的黑色大理石桌面，他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坐在对面的人。霍华德·坎特雷尔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一会儿把他的蓝色运动上衣的纽扣解开，一会儿又扣上，始终不敢确定到底是扣上还是解开更合礼数。他的脖子后面，夹克与衬衫之间，衣领窝窝囊囊地在里面鼓着。

“什么事？”克劳斯懒得等这个人开口，终于问了一句。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克劳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下意识地解开他那件价值2 000美元、在香港定做的手工西服的扣子，平整了一下衣领。他走到右侧的墙边。那面墙几乎全是玻璃做的，可以看到大楼的后院。一个弯腰驼背的年迈的园艺工人正在用耙子整理一个日式花园内用白色石子铺就的旋涡形图案。克劳斯观察了一会儿这个园艺工人。不用回头他就知道，坐在那边的那个人还在不安地蠕动着，像一条鳗鱼。

“告诉我，坎特雷尔，你做调研主管多久了？”克劳斯没有回过头去看那个人，相反，他继续观察着那个园艺工人。来访者站起身来，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椅子与老板站的地方相距约有10码远，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和老板讨论他的就业史，让他很不习惯。但是他又不敢绕过桌子走过去。他担心那样做有点太不知好歹了。于是他又慢慢坐了下来。

“4 年了。”他说。

克劳斯离开窗子，回到了桌旁。他说：“你的研究室一定很忙。”

坎特雷尔点了点头。

“也许你在研究室里花的时间太多了，而没有用足够的时间去管理你的手下。”克劳斯隔着桌子探过身去。尽管隔着一张硕大的桌子，他仍然像个阴影一样罩住了另一个人。“调查主管这个职位责任重大，你的工作是解决问题，我的工作是运营这家公司。”

“我知道，我也想解决问题。我，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一边说一边纠正自己，“但我认为您应该了解一下发生的情况。我们新开发的抗抑郁药临床检验的结果并不好。我很担心它会影响到整个公司。我们在这个产品上下的赌注太大了。我们必须着手准备缩小规模，我想——”

“我并不关心你是怎么想的。我付给你工资并不是让你想事儿的，特别是有关公司战略的事儿。我付钱给你是让你管理调研部，并且把它做好，解决问题。以前我们也碰到过这类问题，你知道该做什么，你会把它处理好的。”

克劳斯的桌面上除了一台放在一边的笔记本电脑外别无他物。在光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桌面的映衬下，笔记本电脑的黑色亚光外壳如同一个淡淡的阴影。克劳斯把电脑拉到桌子中央，打开盖，启动它。不一会儿，他就全神贯注于显示屏上的数字，去寻找机会。会谈结束了。

“绝对能处理好的，没问题。”坎特雷尔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口挪动。他稍停了一会儿。自他走入这间办公室以来，他的身体第一次放松了下来。“我只是想让您知道一下，万一出了什么事呢。我知道您最讨厌令人吃惊的事了。”

“你的工作是确保不出事。有一件事比令人吃惊的事更让我讨厌，那就是失败。你知道我们最近这个季度的业绩让人很不满意。如果抗抑郁药辜负了我们已经做出的投入，我们的股票还得大跌一次，我也没有必要向商业媒体作解释了。别弄砸了！”

坎特雷尔笑了笑，试图表明他绝无弄砸了的想法。他一小步一小步地退出了办公室。克劳斯低着头，心思全在屏幕上。随后他又抬头看了看，发现

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克劳斯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摇了摇头。

因为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所以周一的职员会议只好在公司责任办公室负责人埃丽卡 · 鲍德温的办公室一角举行。在她办公桌旁开阔的空间里，摆了一圈各式各样的椅子，有一些是政府部门使用的标准的灰色金属椅，有一把不带椅罩的橘黄色椅子，形状很是古怪，还有一把的颜色则颇似绿色的棒棒糖。

这次周一例会共有 5 名女士和 5 名男士参加。埃丽卡 · 鲍德温可能是年龄最大的，但也只有 36 岁。这些员工都穿着商务休闲装。只有埃丽卡 · 鲍德温身穿一套剪裁得体的海军蓝色的正装，以防万一要去国会山办事。

会议首先回顾了上一周公司责任办公室热线电话 1-800-2677-737 接到的举报电话。这条热线是公司责任办公室专为调查公司违纪行为而设的。像往常一样，今天也会在讨论重大情况前，先来点“开胃菜”。有一个举报者是一家汽车制造厂的装配工。他打来电话说，有一款车型在转向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而公司却把实验结果销毁了。

“对于稳定性，目前尚无类似里程数和保险杠那样的联邦标准。”埃丽卡 · 鲍德温摇着头向年轻的员工们解释道。另一个举报者是名妇女，她举报说，她在所工作的石油公司遭到了性骚扰。

埃丽卡 · 鲍德温叫了几个自愿者跟踪调查所有提到的举报情况。大多数情况都是石沉大海。有一些则会转给其他政府机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它们对相关问题拥有正式的管辖权。但另一些则会成为公司责任办公室当前调查或立项调查的对象。这些案例多为企业失职行为，或者是应受谴责但法律目前尚鞭长莫及的行为。

埃丽卡接下来让马歇尔 · 杰克逊向大家介绍一下他对健康网所作调查的最新情况。马歇尔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是两名黑人员工中的一个。他拥有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这两个学位和他的智商结合在一起着实了得。他到公司责任办公室工作尚不满一年，就已经全权负责健康网的调查事宜了。

“谈论健康网就像是谈论一个职业罪犯。”他开始介绍，“从小偷小摸到杀人放火，他们无恶不作。在美国，他们解雇了几千人，把生产基地设在了海外。他们的高级经理中没有一个是女性，也没有黑人。他们生产的药品存在极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海外，他们以极低廉的工资雇用童工来装配医疗器械，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借此剥削工人。至于他们药品的价格，简直就是漫天要价。”

杰克逊继续罗列着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况，每个方面都有有力的证据和资料。当他讲完后，埃丽卡·鲍德温让大家就如何更好地调查发表看法。有些人赞同对该公司的所作所为召开国会听证会，这是公司责任办公室对该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正式传讯的先决条件，也是之后其他政府部门进行调查的必经之路。但其他人则觉得要谨慎行事，时机是否成熟还是个问题。

埃丽卡·鲍德温仔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她几乎没说什么，放手让她的员工就各种可能性提出赞同和反对的看法。最后，讨论逐渐停息下来，她发表了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尚未准备好。”她说。员工们对此颇感惊讶。埃丽卡一向以主动出击而闻名。“在这场智力游戏中，我们还缺少一些证据。”她继续说，“我们不能肯定缺少的是什么。就目前而言，我们掌握的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东西。其违法活动所涉及的范围的确让人震惊，但我想要掌握的是足以使健康网在所有美国人心目中身败名裂的证据。当我们找到这家公司的那种罪证时，我们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想让这件案子更加明确。你们认为如何？”

公司责任办公室的决策取决于共识。员工们常常听从主任的判断，但并不总是这样。今天他们同意埃丽卡·鲍德温的推断。他们同意等待。会议结束了，大家说说笑笑地出了办公室。埃丽卡让马歇尔·杰克逊留了下来。

“作完报告后你就没怎么说话，马歇尔，你不信任我吗？”

马歇尔笑了。他文质彬彬的，却身材高大，把这个比他矮的女人完全罩

住了。有时候埃丽卡担心，对于公司责任办公室来说，他有点太聪明了，他需要以华盛顿的方式磨炼自己。

“我相信你的直觉，”他回答说，“我不明白的是通过等待，你希望得到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找出他们的许多污点了吗？”

“的确，”埃丽卡说，“但那只是污点，我想要罪证。我们现在举行听证会能怎么着呢？健康网会不痛不痒。他们的声誉会受些影响，也许还会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或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调查。”

马歇尔·杰克逊什么也没说。埃丽卡·鲍德温走到办公室的一扇窗户前。她向外望去，看到了这幢大楼外生锈的垃圾箱。

“要不是阿拉斯加海岸第二次石油泄漏事件，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个公司责任办公室。”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但是我们无足轻重。我们窝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大楼一角的临时办公室里，人手少得几乎都没法开展工作。议会偶尔会给我们一点事情做，可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垃圾堆里挖掘其他部门吃剩的残羹冷炙。”

“这再一次让我想起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工作，”马歇尔说，“我想我在这儿工作就是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是啊，是啊。”埃丽卡说着走到他面前，双手兴奋地挥舞了一下，“我做这个工作就是想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如果我们能逮住健康网及其首席执行官，那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充当‘看门狗’的部门了。我们就会是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联邦贸易委员会、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这些机构的神经中枢了。到那时，我们就再也不用挖掘人家不屑理睬的问题、靠拾人牙慧过活了，我们就会风光起来。没准儿我们还能在内阁中争得一席之位呢。最终我们将有能力震撼整个商业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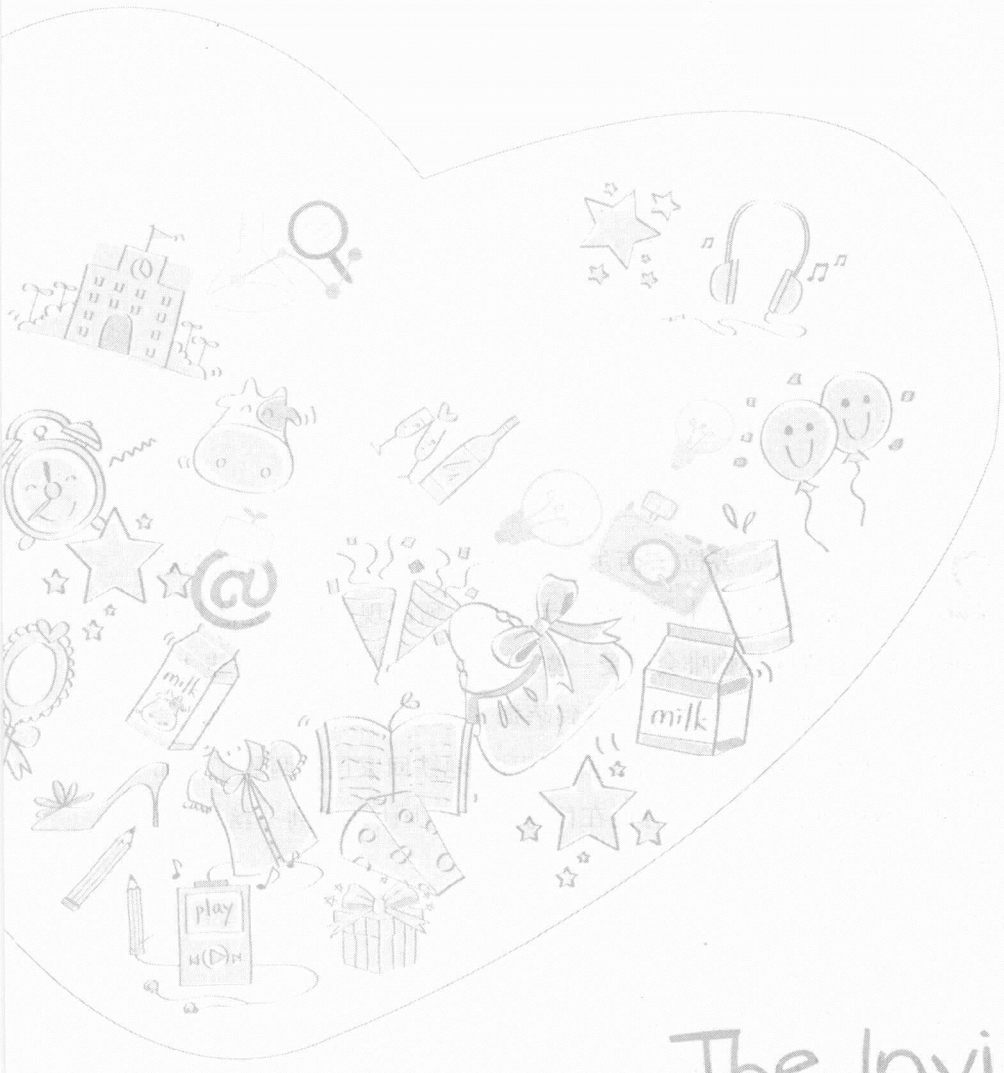
埃丽卡·鲍德温离开了窗户，站在了马歇尔·杰克逊的面前。现在她的声音没有刚才那样尖锐了。

“你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马歇尔，”她说，“你在管理法方面的背景将成为调查健康网的关键，这你知道，不是吗？”

“我知道。”

“我真希望我能够多付给你一些工资，哪怕只赶上你拒绝的那家纽约律师事务所所能支付的薪金的一半也好。我只能希望这种追踪调查的惊险刺激能够多少补偿你一些。告诉你吧，这会是一场追踪调查。查尔斯 · 克劳斯会动用他强大的力量，不惜一切阻止我们开展工作。准备打一场硬仗吧。克劳斯一贯如此。不过我保证，最终我们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马歇尔点点头，向他的办公室走去。他涉世尚浅，还不太清楚这场追踪调查会有多么惊险刺激，不过他很高兴能和埃丽卡 · 鲍德温并肩作战。他从未见过查尔斯 · 克劳斯，但是他怀疑，即使克劳斯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也未必能阻止埃丽卡 · 鲍德温搞垮他的努力。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5 欠薪与加班

12月的一天下午，劳拉·西尔弗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正在为第二天备课。她已经上了整整一天的课，所以现在感到无法集中精力应对手头任务。也许喝杯咖啡会好受一些，于是，她向教师休息室走去。

大厅里空无一人。她走进休息室，看到萨姆·戈登正坐在一张沙发上，边喝咖啡边看书，她有些惊讶。距上次他们一同乘地铁回家已经两周了，那次讨论可以说是不欢而散。不过，有他在休息室，多少让她感到一丝轻松。他可是个不错的“调剂物”。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她问。

“我在这儿上班，不记得了？”

“你真有意思。其他人好像都回家了。”

“我只是在做些收尾工作，你呢？”

“我在努力找做收尾工作的状态。我不想把事情搞砸了。”劳拉把咖啡壶倒空，又重新沏了一壶，然后坐了下来，“你快告诉我这很容易，让我好受点。”

“当然很容易呀，你在做什么呢？”

“你读过《远大前程》吗？”

“谁写的？”萨姆怯怯地问。

“一个英国老头儿，叫狄更斯。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当然，我听说过。”萨姆生气地说，“他写过《双城记》，我上高中时读

过那本书。不过恐怕我们那时候没学《远大前程》。”

“如果你读了的话，没准儿会改变你的一生呢。它会阻止你误入歧途学了经济学。”劳拉大笑着说，“其实我觉得你会喜欢那本书的，那是一个关于赚到钱和没赚到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高尚者与卑下者、穷苦人与当权者的故事。故事很吸引人，让人不忍释卷。最初的电影版也很不错。我得为明天的课布置一份家庭作业。”说着说着，她已经从讲述那本书的热情中恢复了常态。“我们就要学完这部作品了，所以我需要最后一份作业总结一下所学的内容。你刚才说这很容易，对吧？”

“没错。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勉强能够控制好我的课程。我曾经和你一样，晚上点灯熬油地为第二天的课程备课，或是为学生批改作业。要教授一些人们普遍不相信的东西太费精力了——特别是如果你想把它做好时。如果你想偷懒，你每年都可以靠留相同的作业混日子。学生们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变得碌碌无为。所以如果你想做好，就该时刻准备努力工作。”

“说得很对，所以我们不仅薪资不足，还要超额工作。”

“我们并没有薪资不足的问题。”萨姆说着把头歪向一边，困惑地看着她。她怎么会认为他们薪资不足呢？

“没有吗？也许你正在大把大把赚钱，因为你是教经济学的。可我只赚我们国家资本中的 26 000 美元，我的薪资不足。”

“我不知道薪资不足是什么意思——”

“别做诡辩家。”劳拉打断了他。

“诡辩家是干什么的？”

“就是靠玩弄一些措辞和概念，只求辩论的乐趣而不讲真理的人。你以后再听到时，可别忘了这是个贬义词。”

“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薪资不足是什么意思。当人们说他们薪资不足时，通常是指他们希望赚得更多。那样的话，谁都薪资不足，或是认为自己薪资不足。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也都是那么想的。我发现有太多人，在可以选择满

足于现状而过得更加快乐的时候，却常常对经济状况不满，这真是令人吃惊。”

“当老师才赚 26 000 美元，而首席执行官、运动员、影星都赚几百万美元，你应该感到不满才对呀。”

“可那有什么不对吗？”

劳拉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在萨姆面前来回踱着步，她的长裙飘来荡去。萨姆看着她停下来，把头发捋到后面，用一个大发夹夹好。她的动作短促有力，同时在心里整理思路。接着她正视着萨姆。

“有什么不对？”终于她爆发了，“你怎么可以把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在硬木地板上拍皮球相提并论呢？”

“让我试试看，我们每年教育 30~150 个孩子；而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却能给几百万人带来娱乐享受。”

“可是后者无关紧要，前者却令人崇敬。”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所以我在高中教书而不去——”

“打篮球？”劳拉嘲讽地问。

“不，”萨姆继续镇定地说，“所以我在高中教书而不去用我的经济学知识背景从事其他薪水更高的工作。”

“我敬佩你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你还没有正面回应我的观点——后者无关紧要，前者却令人崇敬。”

“哪个是哪个？”萨姆问。

“真有意思。你刚刚承认你宁愿教高中而不去赚更多的钱。”

“那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一个篮球运动员的技能在你眼里一文不值，但是在别人看来，他却是天才。你承不承认他至少应该和精神病医生赚一样多的钱？他们都是在帮助人们忘记烦恼。”

萨姆把手放在脑后，向后一靠，咧嘴笑了。“真正的关键，”他继续说，“在于这个世界是个美妙的地方，而我们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更美妙的是，在美国，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是天生的经济学家，或篮球运动员，或管道工。我本可以选择一个全然不同的职业，既有威望、

金钱，还很刺激，但是我选择做一名经济学教师，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怀疑这对你不一定是最好的。”

“阿门。”劳拉说着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在萨姆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听上去你就像潘洛斯大夫。”

“谁？”

“伏尔泰著的《老实人》里的潘洛斯大夫。他总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因为我们可以按自由意志作出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伏尔泰是在讽刺自由意志的吸引力。有时候能够作出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很糟的。仅仅因为你或者我自由地选择做了教师，并不能改变教书赚钱少这个事实。”

“那要看你按什么标准来说了。今天美国教师的生活水平超过了大部分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你就想着它比其他职业更具内在美德就行了。但是旁观者眼里出美德。在市场体制下，没有旁观者。没人会明确决定应该有多少这种或那种工作，或是薪酬结构应该怎样。那是由市场这种客观力量决定的。”

“这听上去不像是高度称赞，倒像是控诉。意思就是说，没人负责，不是吗？各人顾各人！意思就是说，没人监管这个机制以确保其公平、公正。”

“你说对了。但这并不是缺陷，而是优点。在这种机制下，权力得以分散，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就像是热带雨林——如果你不去骚扰它，它自己生长得挺好。除了管理整个体制的规则外，没人负责监管。在经济体制中，无人负责可以分散权力。这种权力分散可以防止腐败——除非每个人都腐败。如果每个人都腐败了，那这个社会用任何制度都无法约束了。可是在一个权力集中在上层手中的制度里，上层的腐败诱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喜欢没有控制的体制。”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赞同这样一种体制，把首席执行官和篮球运动员变成庄园主，把我们变成农奴。”

现在萨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开始踱步。他和劳拉的谈话太投入了，他们谁也没注意到清洁工进来收拾垃圾筒——已经 5 点多了。

“那还能怎么样？”萨姆说着恳求地伸出他长长的胳臂，“如果我们强行提高高中教师的薪水，那么就会有比教师职位多得多的人想当教师。你怎么来决定由谁来干这份年薪 10 万美元或 100 万美元的高中教师工作呢？那会产生敬业的教师吗？或是你该指派一个正直的教学监督者，由他来选出最佳的教师来从事这种高薪的工作。但是这个监督者的正直能持续多久呢？当年薪是，比方说 10 万美元时，那些想当教师的人会很快意识到没有足够的职位。他们不会等着任命通知。他们会以含蓄或直白的方式亲近监督者并影响其决定。这个世道谁能保证这个选人的体制永远公正呢？”

“世上总有好人。腐败并非不可避免。一个董事会或委员会就能保证只有最好的教师才会当选。”

“我不知道，在一个不良的体制里没有好人可言，要不就是好人都被那些不怎么好的家伙排挤走了。我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经济大权高度集中的世界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萨姆回答，“我姐姐住在休斯敦。20 世纪 80 年代末，许多苏联犹太人来到美国，她和她丈夫成了房东——他们自愿帮助那些新移民适应美国的生活，带着新移民熟悉环境，直到新移民有了自己的汽车……在新移民刚来美国的一天晚上，我姐姐带着一对夫妇去杂货店，那只是一家普通的美国杂货店。你走进去，抓过一辆购物车，最先看到的就是农产品。那对夫妇举止大变，他们想高兴地大叫，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丰盛的瓜果。他们装了满满一车葡萄、橘子、梨和各种甜瓜。在前苏联，这些水果只有特权人士才能享用，要不就得去黑市上买，可是价格太高，他们吃不起。后来我姐姐又带他们逛了逛店里的其他地方。那对夫妇想买点儿酵母粉，却怎么也没找到。我姐姐觉得挺没面子。在这样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国家里居然没有酵母粉？于是她找到店主。店主走到后面，拿出一个箱子，里面有 24 包酵母粉。那个苏联女人拿了两包，店主把余下的放到了货架上。这没什么，是吧？但是那个苏联女人却对我姐姐另眼相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觉得我姐姐竟然能够让店主把放在后面的，专为特殊顾客准备的特殊商品拿出来，那她肯定是个大人物——就像在前苏联那样。我们无法想象生

活在一个酵母粉、肉类、水果、好工作或住房的分配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有地位，或你是否认对了人那样的体制里会是什么样。那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的体制也是一样。要想得到一份工作同样要取得老板的欢心。”

“没错。可是我们有成千上万个老板，而那些雇用阿谀奉承者或行贿者的老板最终只能落得个公司业绩很差的下场。”

“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上吧。如果我们的体制这么好，那为什么就不能支付给教师足够生活的薪水呢？”

“你要死了吗？想要来这儿教书的健康人多着呢。如果你想要指责谁的话，那就指责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吧。有太多的人愿意在现有的薪水标准下教书，这就使得薪资无法提升。如果你想找些聊以自慰的东西，那就想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吧——教师是个相当棒的工作。你有暑假，而且一旦上完了课，你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下午 3 点半就回家。如果你对这行还算擅长的话，看着一盏盏明灯在年轻人心里亮了起来，那也是一种享受。而这种享受也是这份工作所付酬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从事一个令人讨厌到只能靠支付高薪才能吸引来人员的工作，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我同意，”劳拉承认，“可是多数教师拿较低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不同意。他们可以随意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呀。许多人都有机会从事薪水更高的工作。”

“可是那些没来得及选择的人就陷在里面了。我很遗憾。这似乎很残忍。”

“残忍？残忍是指虐待小猫或从孩子手中抢走糖果。不过我同意经济生活是有起有落的。如果你知道一种方法可以摒除其艰辛而仍能维持其运作的话，别忘了告诉我。”

“难道就不能少一点艰辛，但基本上仍能维持其运作吗？”

“让你说着了，”萨姆停下来，想了一会儿，“你觉得我残忍吗？”从他问话的方式来看，他对此似乎真的很感兴趣。

“我尽力做到心胸宽大，”劳拉回答，“你那恶魔似的头脑已经有所进步了。

但我还是觉得我的薪资不足。”

“那就别干了，去弄个MBA，去贩毒，去拼命工作，或找份兼职。别抱怨，对让你不满的现状采取些改变措施。责怪体制很容易，但你可以努力去改变你的现状。除非你想鱼和熊掌兼得——这是体制不允许的。有时候最好的工作，也是最高尚的工作，薪水却不高，因为有许多人争着抢着来做这种工作。”

“那为什么运动员就能赚那么多呢？谁不想风风光光地生活？”

“许多人都想过那种生活。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把篮球玩得像跳芭蕾。当供给少时，工资就会高。所以尽管有数百万人都想成为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的工资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那你如何解释赚几百万美元的首席执行官呢？他们大肆削减工作职位，大幅降低工资，这又有什么技能可言呢？凭什么每个首席执行官，无论好坏，都赚那么多钱呢？”

“当我的学生们刚来选我的课时，他们以为做一个首席执行官就是坐在一张老板桌后数数钱，喝喝咖啡，不时地打打电话。他们以为就像摸彩票一样，中大奖的就做了首席执行官，没中的就只能去干工资最低的工作。”

“你是说其实不是那样的？”

“真好笑，也许你也该来听听我的课，”萨姆说，“你会发现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比你想象的要辛苦得多。经营一个大企业比表面看上去要困难许多。我猜之所以普通的首席执行官也能赚许多钱，就像美国男篮职业联赛后补队员也是百万富翁一样，他们看上去普普通通，但是比你我可强多了。不过这个体制并不完美。有些首席执行官能大赚特赚是因为董事会太弱了。有些首席执行官通过操纵财务信息误导董事会以牟取私利。还有许多首席执行官有意无意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损害了他的雇员、顾客或是股东的利益。但是不负责任或不胜任的首席执行官想找份工作更难。我们这个体制会惩治独裁者。卑鄙无耻的首席执行官们会发现要想找人给他干活越来越难，要想找人雇用他也越来越难。这就是我们这种体制得以自律的东西。我们这种体制的可爱之处就在于，雇用与解雇的大权掌握在负责企业生存的人手上，这是一种极

为有效的方法。我宁愿选择这种解决方案，也不希望把经济大权交给一个委员会或董事会，或是华盛顿的一个政府部门。那就会创造另一类独裁者，他们只会更不负责任。”

“我更相信政府，萨姆。我有几个亲戚就是当官的，所以也许我有点偏心。”

“我可以理解，但是关于减少你的不满情绪这件事，我是认真的。”他继续说，“当你对环境不再不满时，日子会好过得多。所以如果你觉得赚 26 000 美元太少，那么停止抱怨，采取行动吧。”

“对于我的教师生涯，想要知道我最终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还为时尚早。不过我的确有去学法律的想法。”

劳拉停下来，一方面是想要营造一种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喘口气。她以为萨姆会赞成她的想法，所以他的反应出乎了她的预料。

“这个想法不好。”萨姆想都没想就说。

“为什么？”劳拉的声音无意间提高了许多。

“别放在心上。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等我们谈完了，我会毁了你的一生的，你可能还会因此而恨我。另外，我饿了，想去吃点东西吗？”

“和一个能毁了我一生的人？”劳拉眉毛高挑，希望在他的傲慢面前找回点颜面，“我得回去工作了。”

萨姆耸了耸肩，看着劳拉走回了她的教室。他觉得这次谈话的结束方式也不怎么优雅，只能下次应对得好点了。

萨姆去邮箱处查收邮件。除了一大堆司空见惯的来自教材出版商的垃圾邮件外，有一个写着他的名字且盖有红色“绝密”戳的信封。他坐下来开始读信。

亲爱的戈登先生：

有关你的行为有某些说法，对此我十分关注，上周我们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谈。

我已经和几个学生谈了话。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他们的证词基本上

证实了我们谈到的那些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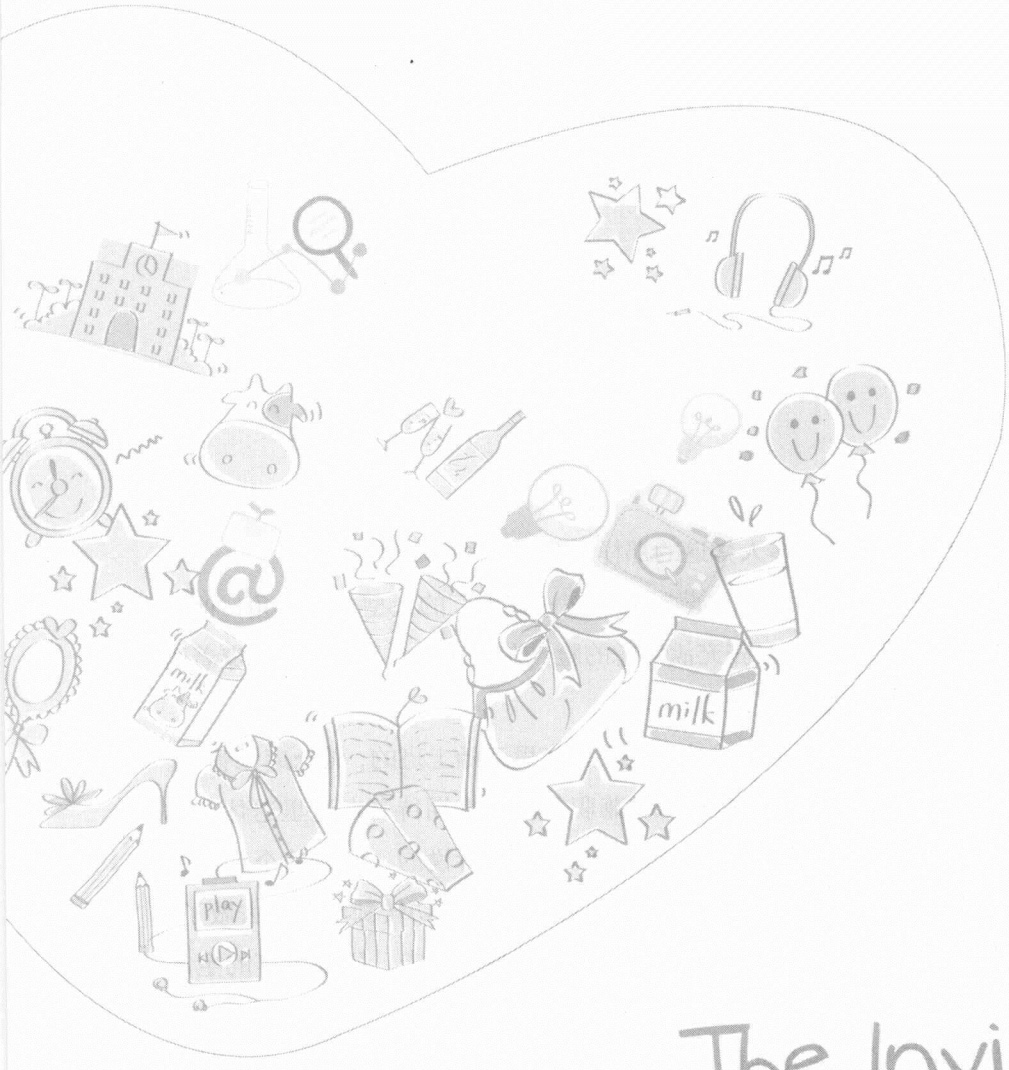
基于我的调查和我与董事会主要成员的讨论，我被迫建议解雇你。学校政策要求全体董事会成员就我的决定进行投票。一旦他们这么做了，你将有机会上诉。

这个决定以及所有细节仍是绝密的。现在公布出去对爱德华兹学校或你本人都没有好处。我们对你不会有任何指控；如果你觉得换一份工作以避免董事会的正式决定对你更有利的话，我们会提供一切方便。

诚挚的

富兰克林·哈金

校长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6 关 张

“正如你们中许多人知道的那样，我有一些坏消息。”

讲话的人叫乔治·萨瑟兰。在一家工厂的大型仓库一角，他正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几百张充满焦虑的脸。在这300多人中，有的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不过大多数人都穿着工作服。

“我在这个镇子上出生。我就是在这个仓库里开始上班的，做仓库保管员。我大半辈子都在这里工作，包括全职或兼职。我一直期待着在这里退休。你们中的许多人也有相同的想法，可是正如你们已经听说的，拥有这个工厂的公司——健康网，已经决定关闭这家工厂，把这里的一切转到墨西哥去做了。下个月的某个时候，这个仓库里所有的东西就要被海运走。隔壁工厂的生产设备也要封存了。”

萨瑟兰低头看了一会儿地面，他努力保持平静，他不想看到这么多勤劳诚恳的人脸上的痛苦。当他看着地面时，他注意到地面上一尘不染，整个工厂都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自己家的车库一样井井有条，摆放有序。想到这些人以及他们干的活儿，一股自豪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

“你们是这家公司的骨干。能管理这家工厂一直是我的荣幸和幸福。根据法律，健康网应该提前3个月就通知你们。另外，这个月底还应该额外支付你们50美元。”

他说不下去了。人群对这个消息报以诅咒与怒骂。乔治·萨瑟兰等着他

们发泄完心中的怒火，屋子又静了下来。

“你们生气，我不怪你们，我也很生气。我知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只能如此了。如果我能在什么地方给你们提供帮助的话，随时欢迎你们来找我。明天见。”

人们走出了大楼。乔治·萨瑟兰留了下来。他喜欢在空无一人的仓库里，听着他的鞋子在干净的地板上走动时发出的声响和回声。他最早开始在这里工作还是在上高中时，在办公室打零工，然后开叉车。他过去特别喜欢这幢大楼的高大宽敞，高高的天花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物品，置身其中时他就会暂时忘记自己房子的局促，在这里他感到很自由。

他努力使自己面对未来，可他想象不出没有这家工厂、没了工作之后会怎么样。他看到叉车整齐地停在一边。他们曾经有一队叉车，不是 8 辆就是 10 辆，现在只有两辆了。过去美好的回忆袭来，他禁不住坐上一辆，沿着以前储放货物的路线开动起来。这个路线他太熟悉了。他分明看到年轻时的他在 20 岁生日的那个晚上，开着叉车走在这条涂成蓝色的路线上。他和另一个叉车司机打赌，他可以闭着眼睛在这条蓝色路线上开一个来回。他赢了，而那个家伙却不给钱，说他一定是搞了什么鬼。乔治没往心里去。他喜欢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那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几个高中同学去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去了，但是乔治没去。那时候谁需要大学文凭呀？只要你肯努力，在工厂找个工作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现在，美国到处都在关闭工厂。他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

晚上开开叉车让他头脑清醒了。引擎的轰鸣声把他早些时候说过的话一扫而光。都是屁话，没一句好话。他把叉车开回原处，走出工厂，锁好厂门。停车场已经空了，再也没人值夜班了，工作已经被转到别处去做了。

还是把车留在停车场走着回家比较好，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想想怎么和家里人说，老婆孩子正在家里等着他呢。他知道向他们解释这一切并不容易，但他也知道整个镇子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得告诉家里人这个最坏的消息——工作没了。多数人在经济上或心理上对这个打击都毫无准备。

整个城镇都会受到冲击。就像俄亥俄州或其他地方的任何小城镇一样，许多家庭都有着相同的希望与梦想。而在今晚的饭桌上，爸爸妈妈将不得不告诉孩子们：艰苦的日子要来了。度假不得不推迟，自行车现在也不能买了，手镯也得再等等看。买新车自然是不可能了。第二辆车也不得不卖掉了。

妻子和年纪稍大一些但尚未工作的孩子们不得不出去找工作了。可是这是个小镇子，没有那么多工作可找，拼命找也找不到。许多公司和商店都要破产了，因为绝大多数顾客都没钱光顾了。勒紧裤腰带，祈求上苍帮助的日子到了。在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子都会很难过。

乔治·萨瑟兰并不是个悲观的人。可是一想到这个城镇和他的家人以后面临的情形，他不由得在镇中心的一棵大橡树下停了下来，双手抱头坐在长椅上。最后，他站了起来，顺着枫叶大街朝北走去。路面有坡度。隔着三个街区他就看到了自家门廊的灯光。他心一横，加快了脚步，努力做出一个笑脸去面对妻子和孩子。

查尔斯·克劳斯打高尔夫球就像他开车一样，就像他使唤员工一样，就像他做任何事一样——带着绝对的自信和一丝凶狠。他用一个加大号的长打杆击中了球，高尔夫球箭一般地飞上了蔚蓝的晴空，落到了两边树木茂密的平坦球道上，在大约250码处停了下来。

“好球！先生。”

克劳斯没吱声。他在想着下一杆。称赞“好球”的人是健康网公司传媒部主管鲍勃·布莱肯希普，他正挥舞着球杆准备把球从球座上击出去。为了减少开球的难度，他选择了一支三号木而没有用长打杆。

一天中的第一杆总是很难打。而和查尔斯·克劳斯一起打无疑又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压力，比赛不可避免地变得激烈起来。那么布莱肯希普真的想打败他老板吗？事实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他要年轻一些，但输球的通常是他，无论他打得多么卖力。

让布莱肯希普大为欣慰的是，他的挥杆和手腕伸直动作都还不错。“往左

点，往左点。”他抬头看球时暗暗地着急。在普通的球场布莱肯希普打得还可以。可是这个场地太难打了。克劳斯两年前建了这个高尔夫球场，紧邻公司的总部。开球台与第一个球洞间，弗吉尼亚松林占据了平坦球道的右侧，球很容易落在里面就看不到。

球越过球道，然后钻进了树林里。布莱肯希普小声地骂了一声。

“你的肘抬得太高了一点。”克劳斯用责备的口气说。

布莱肯希普迅速地点一下头表示承认，努力平息自己的怒气和沮丧。要一个加击的机会——最好想都别想。

两个人上了球车，由布莱肯希普驾驶。他宁愿坐在克劳斯的办公室里——尽管那样也不舒服，也不愿意到这儿来，一面装做很高兴的样子，一面还得抽空在车上完成一些工作上的事。但是克劳斯喜欢这样。当他得知布莱肯希普玩高尔夫球时，很是兴奋。克劳斯讨厌公关事务，只有和着高尔夫球这种糖丸，他才能勉强把它吃下去。

当车开到他的球像兔子一样扎进树丛里的地方，布莱肯希普从车上跳了下来。他敷衍了事地查找了一下后就不再找了。如果球友花太长时间寻找丢失的球的话，克劳斯会很烦的。毕竟克劳斯能打出一个小鸟球[①]，而他跃跃欲试要打第二杆进入果岭的心态是很明显的。布莱肯希普在他丢球的地方扔下了一个新球。这一杆他打得太谨慎了，离果岭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呢。

对于球伴的胆量之小，克劳斯不满地摇了摇头。他选了一支铁杆，“啪”的一声打出了一条完美的抛物线，球落到了果岭上，离洞只有 15 英尺远。然后他不耐烦地等着布莱肯希普上了果岭，又轻推了两下。最后克劳斯轻推了一下，打一个小鸟球。球在洞口转了一圈后掉了进去。克劳斯心满意足地咕哝了一声。

布莱肯希普以标准杆打完第二洞和第三洞。可是四洞打下来，克劳斯已领先 5 杆了。他赢定了，不过还要做出比赛的样子，他喜欢这种方式。所以整体看来，今天情况还不坏。这使布莱肯希普有了足够的胆量来谈正事。

---

① 指某洞的杆数低于标准杆一杆。——编者注

“您想没想过俄亥俄州那家工厂，在麦塔隆的那家？”他在去开第五次球的路上问。

“我当然想过。”克劳斯瞥了布莱肯希普一眼，好像他的司机是个疯子似的。布莱肯希普一直目视前方。“那件事不用伤脑筋。”克劳斯继续说，“麦塔隆的工厂是有工会的。把它移到墨西哥后，5 年之内可以给我们的销售额增加 2 000 万美元，那可是税后的 2 000 万呀。”

“我知道，我已经写好新闻稿了。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想得更多一点？”

“什么更多一点？”

“那个镇子的日子可不好过啦，我们是那儿最大的雇主，会有许多负面的报道。”

克劳斯再次看了看布莱肯希普。

“你的工作是阻止那种报道。关于这方面，你在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的运气并不好。我已经尝试去宣扬一些消息，说我们的一些美国工厂即将增加出口以供应那家墨西哥工厂，但是效果一直不明显。”

“那就再努把力。”

“我会的。我只是在想，给当地的慈善机构联合道路捐笔款怎么样？只是一小笔款，做出一种善意的姿态，您知道，来带动地方经济，帮助镇上的慈善机构。然后——”

“那你说的‘一小笔款’是多少？”

“我不知道，也许 10 万美元。那比搞一个体面的下岗再就业培训项目要省钱，而且也就相当于给每个居民 1 美元。那会表明其实我们是关心他们的，我们——”

“我们在解雇赔付上已经花了将近 10 万美元啦。完全没必要。你应该让媒体大谈特谈这方面的事。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布莱肯希普？”

对于麦塔隆的工厂，布莱肯希普已经没别的话可说了，他已经尽力了。他的思绪回到了下一洞上，590 码，5 标准杆。

埃丽卡 · 鲍德温在乔治敦的别墅的灯都熄了，只有这座房子最舒服的椅

子旁的那盏还亮着。埃丽卡穿着灰色毛衣，盘腿坐在椅子上看文件。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是如此。她那一头红发随意地披散下来，加上她那圆圆的阅读眼镜，看上去活像一只异种猫头鹰。她从文件上抬起头来看了看钟，然后起身打开电视看 11 点的晚间新闻。

“今晚的头条新闻：弗吉尼亚的健康网处境更加艰难。俄亥俄州麦塔隆的工人在这家保健集团里遭到了极糟糕的待遇。现在请看来自我们克利夫兰的子公司WNSN的报道。”

“谢谢你，丹。我们现在和凯茜 · 萨瑟兰及她的三个孩子在一起。凯茜的丈夫乔治担任健康网在此地的工厂负责人将近 10 年之久。健康网作出重选厂址这一决定对你的生活有何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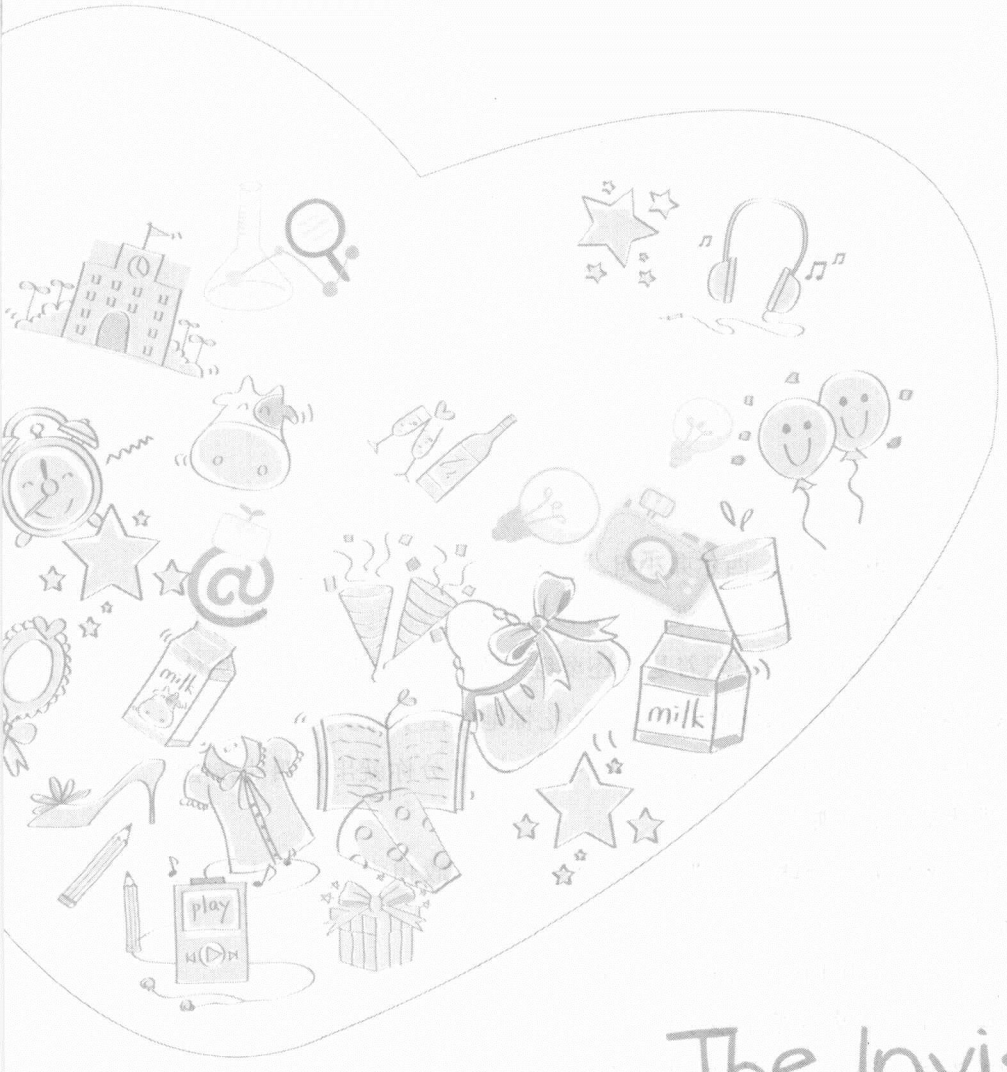
埃丽卡看了这场访谈。这位妇女有着一张坦诚的面孔，这使她的话更有分量。身旁的小孩子也有助于这次新闻报道。她告诉采访者说，她可能无法还清银行按揭了。她身边一群工人打着标语抗议健康网离开该镇。

埃丽卡接到过一个电话，被告知这条新闻将要播出。这条新闻可能会打乱她的计划。这样一来国会必然要施加更大的压力举行听证会。除了对健康网进行一次正式的调查之外，她可能别无选择。可是她还在等待一个关键的证据，有了那个证据，她就可以通过公司责任办公室的调查对健康网宣判死刑。她要尽力争取时间，直到得到那个证据。

美国南部，在北弗吉尼亚的一间公寓里，一个年轻女子坐在床上，用梳子一遍又一遍地梳着她那一头金色长发。她也在看 11 点的新闻。她看到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讲到对按揭的忧虑。新闻报道结束了，主持人回到了画面。

“如果你的雇主做事不负责，而你想让人知道的话，请拨打公司责任办公室的热线电话：1-800-2677-737。”

那个女子扔掉梳子，爬下床，记下了那个号码。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7 剥削消费者

“_____共 20.4 美元，西尔弗小姐。”

劳拉弄不明白，干洗 4 件罩衫怎么会这么贵。1 月份的一个下午，她站在国会干洗店外，正想着是否还要继续保持对丝绸和亚麻的热情，萨姆 · 戈登匆匆忙忙地走来洗他的衬衫。他吃惊地停住了脚步。

“嗨，劳拉。”他低头看了看表，“刚下午 4 点 15 分你就出来四处转啦？恭喜你。明天的课备好啦？”

“没有，我晚上再备课。我要去办点儿事。真不敢相信女装干洗要这么贵。”劳拉像是在自言自语。

“等一会儿我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我马上回来。”

尽管国会干洗店离爱德华兹学校很近，劳拉还是有点惊讶竟在这儿看到萨姆。他的洗衣袋里似乎全是皱巴巴的纯棉衬衫。她很高兴地看到，虽然他不经常光临洗衣店，但操作干洗机还是蛮熟练的。萨姆出来后发现劳拉正坐在隔壁公园的长椅上。

“你刚才扔进去多少件衬衫？”她问。

“8 件。”

劳拉本想问问这 8 件衬衫他穿了多久，6 个月？ 1 年？不过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收你多少钱？”她问。

“每件只收我 1.5 美元，如果我不介意星期四再取的话。”

“我洗 4 件罩衫比你洗 8 件衬衫还要贵。你觉得这公平吗？”

“经济学家们都不太擅长‘公平’。这或许有损于我们的社会形象和人气指数。”

“毫无疑问，这是你们形象不佳的众多因素之一。你就告诉我你觉得是否公平吧！”劳拉说。

“先让我问问你。你是真想知道我的观点呢？还是只想找个人证实一下你心里的难受滋味？”

劳拉笑了。

“别人的愤怒可以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萨姆继续说，“我倒不会愤怒，不过我可以让你高兴起来。”

“说下去。”劳拉立刻说。

“可能你已经料到了，我认为这件事与公平不公平没关系。如果你——”

“你只关心利润。”劳拉打断他。看到萨姆无动于衷，劳拉再次怒火中烧。“这就是你的公平标准。如果你问我，我会认为这是个被歪曲了的标准。”

萨姆向后一仰，靠在椅子背上，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看必须得先消消你的气。”萨姆说，“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来杯咖啡怎么样？”萨姆说着指了指街对面的暴躁豆咖啡店。

“噢，我想——”她犹豫着说。

“我请客。”

“我可要先说清楚。就算干洗店那么贵，我还是可以偶尔喝喝拿铁的。不过从现在起我的衣服可能就不会那么平整了。”

“没事，我不会向领导汇报的。”

“我想我有时间。没问题，我们走吧。”

劳拉怀疑萨姆与校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她听人说过萨姆正在接受某种调查。有人甚至说这个学年结束后萨姆就得走人了。这些谣言通常是从学生中传出来的。她的教龄还不太长，所以还无法判断学生的话到底可不

可靠。

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暴躁豆咖啡店里多数情况下都没什么人。只有零星的几个顾客一边啜着咖啡，一边读着书报。萨姆和劳拉走到里面的柜台前。劳拉点了一份脱脂拿铁，萨姆要了一杯茶。他们在前面的窗户旁边找了一张桌子。劳拉轻轻地把洗好的衣物放到一张空椅子上。

“劳拉。”

“萨姆。”

“你看，你彻底误解我了。如果你想听我对此事的看法，可以。如果你想因为不满而泄愤，那我们就别谈干洗店的事，改谈学校政策好了。你选择吧。”

劳拉真想选择学校政策，那样或许就可以发现有关萨姆的传言背后的真相了。她告诉自己，那纯粹是出于爱打听别人私事的原因，并非关心他。萨姆太反动了，她跟他肯定成不了亲密的朋友。

“喂，我想在不满中泄愤。”她笑着说。

“多数人都这样，我想要是没有愤恨，那世界会多好。”

“可能你是对的，开始吧。”

“你觉得你是干洗商的牺牲品，毕竟干洗商很贪婪，对吧？”

“我会把你这句话看做一个设问句。”

“但是阻止那些贪婪的人伤害顾客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萨姆问道。

“你可以设定一项法律，要求他对男女衬衫收取相同的费用。”

“那是一种方法，但成本很高。”

“谁的成本很高？干洗商吗？”

“事实上可能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避免因规章制度引发的成本方面，商家总是很有创造力的。最终常常是消费者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付这种成本。在我们谈的这个例子里，干洗商要么提高男衬衫的价格，要么不再洗女衬衫，以免违反法律。在你对公正的急切要求下，消费者却遭了殃。要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既可以保护消费者，又可以让那些为这个案件争论不休的律师做些更有建设性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赞成什么也不做。”

“说得真好。”劳拉嘲讽地说。

“考虑一下干洗商。”萨姆愉快地置劳拉的反应于不顾，“他索价越高，他赚的钱就越多。如果他通过生产次品来降低成本的话，他还会提高利润额的。那么对伪劣产品索要高价就极有诱惑力了。”

“我注意到了。而你则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劳拉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加怒不可遏了，萨姆居然如此令人生气。

“我的确尊重他们的权利。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别忘了，我也是个消费者。为什么我就不担心干洗商的贪婪呢？”

劳拉犹豫了一下。

“其实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她说，“你觉得商家有权利，我不觉得。”

“可是我为什么会坚信一个允许消费者被剥削的理念？你看我像商家的马前卒吗？”

萨姆张开双臂让劳拉查看，劳拉忍不住笑了。

“那你为什么能忍受他们赚取高额利润呢？”

“因为利润对消费者有利。有潜在的利润才能刺激商家去取悦消费者。当商家有了竞争对手时，欺诈消费者只能把消费者推到竞争对手那边。工资和工作环境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个雇主都希望一年只给员工 1 000 美元而让他们每周工作 100 个小时。”

“他们难道不是吗？那不正是我们需要工会和最低工资法的原因吗？”

“私有部门的劳动力中大约有 10%的人加入了工会，而不到 5%的人赚取最低工资。那么你说另外 85%左右的人为什么能赚比最低工资多几万美元的钱呢？我们怎么才能避免被剥削呢？”

“这我倒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很好。”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以来，工会成员在劳动力中的百分比每年都在下降。而这段时期工资却在不断提高，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各种新颖的措施都被应用上了——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体检、工作地点设置健身房，应有尽有。那么为什么对利润异常饥渴的商家愿意采取这些改善措施呢？是竞争

促使他们这样做。如果你想吸引熟练工，你就不得不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资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你觉得你拿 26 000 美元少了，那么爱德华兹学校为什么不更少付一些呢？因为如果他们想吸引合格的教师来此工作，他们就不能那么做。价格的高低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吸引顾客，你就不得不将价格定在略高于成本的位置上。否则，你的竞争对手就会用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质量将你的顾客拉过去。”

“你的这个竞争理论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了吧？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揭露干洗商内幕的文章。他们串通一气把价位定高。这难道不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吗？”

“对此我表示怀疑。首先，串通一气设定价格是违法的行为。其次，如果我是个干洗商，我要是想勾结同行剥削顾客的话，我会选择宰男顾客，而不是女顾客。我敢打赌，需要干洗的男衬衫比女罩衫多多了。不过就算他们合伙向女顾客索要高价，你知道要想保证每个参与者都遵守约定有多难吗？合伙索要高价的联盟通常会自动瓦解，因为参与者会发现，在这种约定中耍点花招的诱惑力是难以抵抗的。他们会采用降低价格或提供其他优惠措施的手段来抢顾客。就连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总是意见不统一，价格总是要靠激烈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数相对还算少。另外，就算你说的都对，那么肯定会有个人出来开一家新的干洗店，把女式罩衫的价格定得比合伙定高价的那些干洗商低得多，还能赚取大把的钞票，而且来自女士的生意会源源不断。”

“只要有人注意到了这个商机。”

“按你的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就连爱德华兹学校的英语教师都知道了。有个老掉牙的笑话，讲的是有两个经济学家沿着大街走。一个对另一个说：‘看，有张 20 美元的钞票。’另一个说：‘别费神去捡它，如果它是真的，早就有人把它捡走了。’”

“我想经济学幽默都有点儿乏味。”

“对，是有点儿。”萨姆承认，“不过利润确实很快就会被人夺走——就像

大街上的钱一样。抓住机会的方法就是找出顾客的需求，然后尽可能便宜地提供给他们。为了留住顾客，你得想法子持续降低价格，提高质量。物美价廉是现代商家的秘方。看看这些吸管——”

“吸管？”

“对，喝水用的吸管。纸制的吸管就挺好用，但是就连吸管这样小的产品，也得到了不断改进。你可以买到纸制的或塑料的，彩色的或带条纹的，只要稍稍多花一点儿钱，你还可以买到可以弯曲的。你甚至还可以买到一端带有小勺的。再拿洁齿线来说吧。你可以买到带有薄荷味的或不带薄荷味的，上蜡的或不上蜡的，用防水技术处理的或带有水果香味的。没有人在闲坐着。人们在不断地寻找改善生活的方式，消费者所有可能有的消费需求都有人在研究。”

“我不知道。这太烦琐了，我们需要那么多种吸管或洁齿线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是否需要很多种手机、很多种癌症治疗方法、很多种衬衫或很多种麦片一样。不管是琐碎还是崇高，你都不能阻止市场去满足消费者的每一丝每一毫的欲望，正如你无法阻止热带雨林的自由生长一样。热带雨林真的需要 10 种以上的花吗？每平方英寸的地方都得有生气吗？难道就不能有个地方可以不被打扰吗？在热带雨林，各个物种都在争夺阳光、水分和养料。在市场上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在市场上，消费者是争夺的对象，消费者就是吸引发明家们注意力的阳光。利润就是每一次新发现的回报。竞争随之而来，竞争使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薄。干洗业绝不是一块处女地。如果通过为女士提供干洗服务可以赚到很多钱的话，我想某些人早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你喜欢茶吗？”

“当然。”

“你觉得我们需要那么多种带有咖啡因或不带咖啡因的热饮吗？你不会只满足于喝咖啡的，你正在喝脱脂拿铁。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喝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吧！”

“我承认，”劳拉笑着说，“我通常更喜欢喝咖啡。”

“那么你会有咖啡喝的。如果由市场作决定的话，你会喝到许多不同种类和口味的咖啡。”

“这有点儿像毒瘾。我想我已经是市场机制带来的产品多样性的奴隶了。”

萨姆笑了，他们谈话的时候又进来几个顾客。店里的桌子开始满了。能坐在窗子边让萨姆感到很高兴。他喜欢人来车往的大街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

“还有更惨的奴隶呢。”他说。

“可是如果物美价廉是市场准则的话，”劳拉说，“那么为什么东西越来越贵了呢？竞争好像并不管用啊。”

“竞争的效果被通货膨胀给掩盖住了。物价比 50 年前或 100 年前高多了，不过收入也提高了许多。为了看清市场给我们提供了多么好的服务，你必须去除通货膨胀对两者的影响。”

“那么你发现了什么呢？”

“100 年前一个学校的教师一年只赚 300 美元多一点儿。”

“噢，我赚 26 000 美元还觉得低呢。”

“那时候的物价也很低，一打鸡蛋只要 20 美分。不过当你年薪达到 26 000 美元时，鸡蛋卖到 1 美元一打也比以前便宜多了。如果你广泛比较一下各类商品的价格，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水平比 50 年或 100 年前的人高出不知有多少倍。而那种比较在很大程度上还掩饰了经济创新带来的真正冲击——你所享有的商品和服务是那时候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你有薄荷味洁齿线、脱脂拿铁、小汽车、电脑、互联网、抗生素，以及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其他让人难以置信的进步。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由市场和竞争所赐。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十分肯定。”

“什么事？”

“我知道 100 年前的学校教师从来不会被干洗商剥削——她们几乎都得用手洗衬衫。”

劳拉笑了，她向窗外望去，发现人行道上的行人比刚才多了。她想看看表，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还想再待几分钟。她喜欢这种谈话，而萨

姆的论证中还有些地方让她不能罢手。

“好吧，”她问，“那么没有竞争者的行业会怎么样呢？当然，你认为消费者不应该被垄断资本家剥削。”

“垄断这种现象既不常见，也不正常。看看那些农场主为了使他们的谷物免于与其他作物竞争花了多少心血呀，在商业当中也是如此。每个行业都有竞争者，即使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听说过柯费尔与埃瑟吗？”

“听上去像是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们是制造计算尺的。”

劳拉一脸的迷惑。

“早在我们这个时代前，这种计算尺就消失了。”萨姆解释道，“我爸爸曾经有一个。那是一种原始的用来做乘法、立方根和其他计算的工具。柯费尔和埃瑟做的计算尺最好，市场份额极大。1967 年，他们共同对 2067 年世界将会是什么样进行了研究。但这次研究却没有预见到仅仅是发生在 5 年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袖珍计算器的问世。这项发明将计算尺永远地扫出了历史舞台。竞争可能来自任何地方，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微软的创始人比尔 · 盖茨才会寝食不安。”

“我不相信，萨姆。现在那个家伙可拥有很大一个市场。”

“可是比尔 · 盖茨就是寝食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做不到不断创新的话，他的下场就会和柯费尔与埃瑟一样。也许某个兼并事件就会把他淘汰出局，或是另一种操作系统，或是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

“那么比尔 · 盖茨应该做什么呢？”

“他不应该在如何去欺骗消费者上面花很多时间，那样只能加速其未来竞争者的成长。他应该为消费者服务，是利润推动他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萨姆，你把商业说得像是文明的板球游戏，人们穿着白衬衫，说着英语。在比赛最后，两队都高兴地拉起裁判——也就是消费者，一边唱着‘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人’，一边把他举到他们的肩膀上。可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更无耻的斗争，更像是橄榄球赛，而消费者总是被按倒在地。”

“好吧。假设通过某些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奇异事件，你不知怎么投身进了龌龊的商界，你希望你的雇员是粗鲁的还是可爱的？”

劳拉想到自己去经商，不禁笑了。

“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待过吗？”没等劳拉回答，萨姆又问道。

“有过一次，和我父母。我想是在亚特兰大。”

“你知道他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吗？”

劳拉转了转眼珠：“得了吧，萨姆，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座右铭呢？”

“对不起，我一直在课堂上用它举例，所以我忘了并非谁都对它耳熟能详。丽嘉酒店的座右铭是——‘最高的价格，最大的利润’。”

“你在开玩笑吧？”

“当然是开玩笑。那是他们的秘密座右铭，他们只是在董事会上制定剥削消费者策略时才用。这也是玩笑。丽嘉酒店真正的座右铭是——‘女士和先生服务于女士和先生’。”

“这个座右铭倒挺文雅。”

“这绝不是说要在服务上缺斤少两。我钱包里正好还有一个例子。”

“你钱包里？”

“我是个怪人。难道你一直都没注意到吗？”萨姆把钱包里的一张纸展开，“其实是我这个星期上课要用，所以我才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厂之一默克公司的一位董事说的话——‘我们要记住，药品是为病人而生产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药品是为人们服务的，不是为了利润。利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的话，利润总会有的。我们记得越牢，利润就越大。’这难道不奇怪吗？如果你过于专注收入的话，你就不太可能成功。成功的公司，比如沃尔玛、西南航空、联邦快递以及默克，它们以低廉的价格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特别的服务，所以它们才能成功。同时，它们还迫使竞争对手努力达到它们的水平。”

“你不会是说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对赚钱没兴趣吧？”

“不，我认为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喜欢钱。但是贪婪绝非成功的关键。你认

为谁会更好地为顾客提供服务呢？一个假装关怀他人的贪婪自私的家伙？还是一个真诚对待顾客的好人？”

“这太荒谬了，萨姆。好人不会在商界成功。”

“我并不是说现代企业中的头头们都是关心别人的绅士，但是这个世上的人渣们也同样进不了公司的高层。你还记不记得你那次问过我，那张《生活多美好》的海报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我们在地铁里时，我问过你。”

“我喜欢那部电影，因为它展示了商业上两种被嘲讽的观点。吉米·斯图尔特扮演的乔治·贝利永远也不会做对不起顾客的事；而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扮演的波特先生就喜欢享受收回房子并把住户撵到大街上去的喜悦。在这部电影里，乔治是个英雄，但是他很可能是个蹩脚商人。”

“就因为他人太好了？”

“不是。他是个蹩脚商人是因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利润才能使公司生存下去。没有利润你就破产了，根本帮不了你的顾客或雇员。波特也是个蹩脚的商人，因为他为人阴险自私，随意把顾客和雇员赶走。在现实世界中，你既要有波特的强悍，也要有乔治的善良。对了，每次我看这部影片都要大哭一场。”

“哼！我还以为你在拿到经济学学位之前，就已经不得不把泪腺切除了呢。我怀疑善良在董事会或是市场上能有什么用。”

“但它确实有用。善良意味着言而有信，意味着毫无怨言地为别人服务，这在商界可能比在其他领域更可贵。看看那些畅销的商业图书吧，它们并不是讲如何欺骗顾客，如何剥削雇员。它们通常都是在教你有关真诚、领导艺术和激励机制等知识。在许多书中，作者都把宗教原则应用到了商业中。”

“我觉得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老实说，我有一件事得向你坦白。很高兴你坐下来了——我要说的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老实说，我没怎么读过商业类图书。”

“绝大多数英文教师都没读过。可那意味着你对商业的看法可能主要来自狄更斯的某本小说，或好莱坞电影，或是一部电视剧。所以你一想到商业，

就看到烟囱向空气中喷着毒气，一个阴险的商人坐在一大堆钱袋中间，一边高兴地搓着手，一边谋划着怎样用更新、更刺激的方法去剥削他的顾客。在通俗文化中，商业总是被描绘成如此荒谬的样子，因为这样好卖。人们喜欢被牺牲的感觉——这样他们就可以憎恨压迫者了。但是坏蛋们经商时往往不成功。那些能够提供物美价廉服务的更讨人喜欢的竞争者总是能做得更好。在市场的核心处，有一颗看不见的心在愉快地为顾客服务。需要再来一杯吗？”

“谢谢，这次来杯无咖啡因咖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当然了，女士。”萨姆说着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点一下头，一幅滑稽的仆人相，“资本主义听您差遣。”

萨姆去叫饮品的时候，劳拉不禁在想，萨姆算不算是个典型的经济学家呢？她一直把经济学家想成是只对钱感兴趣的人。可是在萨姆的世界里，钱好像只是配角而不是主角。

“小心，很烫。”萨姆回来了，他一边把饮料放下来，一边对劳拉说。

“太好了。就应该很烫才对。”

萨姆想谈点儿有关法律案子或咖啡之类的事情，不过他保持沉默什么也没说，两眼望着窗外。这是他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光线在逐渐变暗，但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街上华灯初上，人们正匆匆忙忙地下班回家。萨姆双手捧着茶杯，微笑着看着劳拉，他看到她眼里的怒气已经全消了。

“这么说来，也许是贪婪有点被夸大其辞了，”劳拉说，“那你为什么在班上玩抢美元的游戏呢？”

“有些学生以为那个游戏的目的是告诉他们贪婪是好的。但那根本就不是游戏的目的。我只是想展示一下私利的力量。如果你知道有人在外面天天抛美元，那你就会花时间去找出是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才能到那个地方。你会花时间想办法跳得更高，或是搭个台子什么的帮你够得更高。私利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们都想做得更好，我们都想出人头地，这是人性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市场则把我们的本性引导到一条可以为他人服务的途径上。这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教我们的。人们认为

他相信贪婪是好事，可其实他只是想解释私利的力量而已。”萨姆停下来抬头盯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你早餐吃什么？”他突然问。

“通常都是一个烤面包圈。”劳拉答道，她对话题的这一转变有些迷惑不解。她想，天花板上边能看到什么，萨姆怎么就把话题扯到面包圈上了呢？

“那么你在哪儿买面包圈呢？”

“我家附近的拐角处有个小店。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家里现在还有吗？”萨姆没有理会她的问题继续问。

“我想应该是没有了。我会在回去的路上买一些，或是明天早上再买。”

“你要不要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你要过去呢？”

“为什么？”劳拉一头雾水地问。

“如果他们不知道你要过去，也许他们没有做那么多面包圈呢。”萨姆完全不理会这个问题的荒谬性，靠在椅背上，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萨姆？他们总是有足够多的面包圈。”

“想没想过为什么呢？”萨姆问。他兴奋地把身子探过来。“你上床睡觉时，有没有担心过这个城市的面包师不能为第二天做出足够多的面包呢？从来没有！但是为什么没有呢？有时你只买一个，有时你买一打，有时你一个也不买。但无论如何整个城市第二天仍会有足够多的面包圈，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你和那些与你一样喜欢面包圈的人不用预订，只要去就有。这难道不神奇吗？”

听着萨姆大谈特谈起面包圈，劳拉不禁咯咯地笑起来。

“你的面包师要靠 1 000 多个你看不见的人来帮助他把面包圈送到你的手上——有农场主、卡车司机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整个过程并没有人协调，华盛顿并不需要一个面包圈监管者去命令他们努力工作。没有人会让面包师早上 3 点半起床干活以保证面包的新鲜。就算是让一个朋友在早晨 3 点半起床来帮一个忙，我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会感到不能容忍。但是为了保证面包新鲜，一个与你完全陌生的人却心甘情愿地早起干活，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喜欢你，而是出于私利，通过让顾客满意来保证生意能够做下去。”

“我仍旧觉得，我宁愿由某个出于别的动机而非私利的人来提供服务。”

“私利并不意味着冷酷或自私。3点半起床的面包师可能出于某种崇高的目的。他可能计划攒一大笔钱，然后把它捐献给慈善事业。他早起可能是为了确保他能赚来足够多的钱供他的孩子上学，或为家人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他可能充满了对许多人或许多事业的热爱。但是市场最有力的东西，是你的面包师不必出于对你的喜爱而对你善待有加。竞争与私利结合在一起为你服务，不用任何人操心。市场机制运转得如此完美，我们甚至从来都没留意过。”

“从现在起我会留意的。市场的确不同凡响，但是它也并非就是完美的。”

“我觉得它就是完美的。”

“完美的？你在开玩笑，对吗？”

“未必。一个完美的体制也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的结果。我愿意忍受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完美。因为当你要干涉一个复杂的体制时，你常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规章制度却常常把我们想要帮助的人给害了的原因。这就像是说，我觉得雨林里没有足够多的黄花，你可以人为诱使雨林多开些黄花，不过它们可能会因先天不足而不够健康，还可能因此造成其他一些你看不见也不喜欢的后果。因为黄花多了，那么最终红花可能就会少了，而一些蜥蜴、青蛙、蝴蝶还要靠那些红花为生呢。我宁愿依靠竞争去约束市场中不完美的地方。”

“我更愿意相信规章制度，我认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对市场有利的制度去完善市场。”

“也许吧，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看看互联网是如何发展的吧。问题出现了——孩子们看少儿不宜的东西，要保证网上交易的安全性，等等。而各大企业纷纷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它们并不是只找出一种办法，它们找出了许多种办法供消费者选择。这些解决方案并非十全十美：一些小孩还在看他们父母极力阻止他们看的东西，而信用卡信息仍然被窃取。但是如果政府插足进来力图使之更好，你认为互联网现在会在哪儿？听其自然，它会发展得挺好。”

劳拉想了一会儿。

“你喜欢雨林，”她说，“而我喜欢英国花园。你喜欢野生的面貌，而我喜欢有些人工雕琢。如果你有个花园，我想你需要一个园艺工，或是几个园艺工。”

“如果你知道如何把一个凡夫俗子变成一个无所不能且难以被腐化的园艺工的话，我一定言听计从。”

“我会告诉你的。”劳拉停住口，身子前倾，双目放着光。“我几乎忘了今天干洗店的事了。如果竞争能做出保护消费者这样的好事，那么为什么女人就得比男人多付钱呢？”

“只是瞎猜啊，可能干洗女装的成本要比干洗男装高，更高的价格只是反映了成本。”

“怎么可能呢？它们难道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在同样的地方洗的吗？”

“也许是洗女装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呢！女装上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你是指捏褶吗？阿玛尼[①]先生？”

“应该你告诉我才对。时装并非我的专业领域。但如果女装洗起来更费时间的话，干洗店就不得不多收钱以收回成本。不管什么原因，我的想法是，如果你开一家干洗店而对男装女装收取同样价钱的话，你会赔钱的。如果你提高男装的价钱而不提高女装的价钱，那么你的顾客就会去比你收费低的竞争对手的店里洗衣服，而你的生意也就完了。如果你降低女装的价钱，我猜你无法收回成本。”

“我不信。”劳拉说。

“没关系，我们去收集些资料吧。”

劳拉不解地看着萨姆。她捧起花大价钱洗好的衣服随着萨姆走进了夜色，心里纳闷他们这是要往哪里去。太阳下山了，气温明显降了下来。劳拉真希望她是穿着毛衣出来的。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萨姆脱下外套，一边走一边把它披到劳拉肩上。

“啊，谢谢。你行吗？”

---

① 阿玛尼，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译者注

“我没事，”萨姆安慰她说，“走不远就到了。”

他们沿着大街往回走，在国会洗衣店门前停了下来。

“干吗？”劳拉问。

“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我们到了。”萨姆说着，挂在入口的铃铛响了起来。“你好，威廉斯太太。”

早在萨姆来这儿之前，威廉斯太太就在国会洗衣店了。这家店是她的领地，她骄傲地站在柜台后面，灰白色的头发整齐地盘着。她透过厚厚的眼镜打量了一下萨姆。

“你好，戈登先生，”她和所有的顾客打招呼时都面带微笑。“你好，西尔弗小姐。”她的语气里有一丝惊讶。

“你对女式罩衫的收费与男式衬衫不一样，”萨姆说，“那是为什么呢？”

威廉斯太太看上去放心了。她还担心劳拉对刚刚在这儿洗好的衣物不满意呢。

“女人的罩衫比男人的衬衫小，”她说，“放在我们用来干洗男式衬衫的机器上并不相配，所以只能用手操作。那样的话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所以我们收费就多一些。我们洗小孩衬衫的费用也贵一些，道理是一样的。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在街对面也开一家干洗店，与你的店竞争，”萨姆眨着眼睛回答威廉斯太太，“我一直在想办法把价钱定得比你的低一些。现在我明白了，我还是想点儿别的事干吧。谢谢你，打扰了。”

萨姆和劳拉走了出来。萨姆想宣布胜利，可是他欲言又止。

“好吧，”最后劳拉说道，“你是对的，我错了。真难相信干洗商们会靠剥削妇女和儿童来狂赚钱。”

“别这么快就放弃你的观点，”萨姆说，“也许他们对儿童衣服索取高价，只是想掩饰他们基于性别歧视的定价策略而已。也许洗女式罩衫确实成本较高，但尚不足以让他们定那么高的价。另外，你还可以认为，干洗机器的制造商和干洗店串通一气，拒绝设计生产适用于小号衬衫的机器。当然，可能

没有那么多的女式衬衫要干洗，这使得生产适用小号衬衫的机器无利可图，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不过高兴点儿吧。威廉斯太太知道我的许多秘密。她知道我会把食物弄到衬衫上；她知道我买便宜的漏水钢笔；她通过我的衬衫，知道有关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她知道了我刚刚和她的一位顾客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她对这个事实似乎很感兴趣。但是她可能并不知道衬衫干洗费用如此定价的真正原因。她只是一个单一的资料点，就像我们在经济学中说的那样，让我们到现场去上课，收集一些真正的证据，第一手的证据。”

“这听起来很有趣，”劳拉说。她既惊讶又高兴，萨姆竟站在她这一边，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沾沾自喜。“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但是我想我没有理由把英语课拉到干洗店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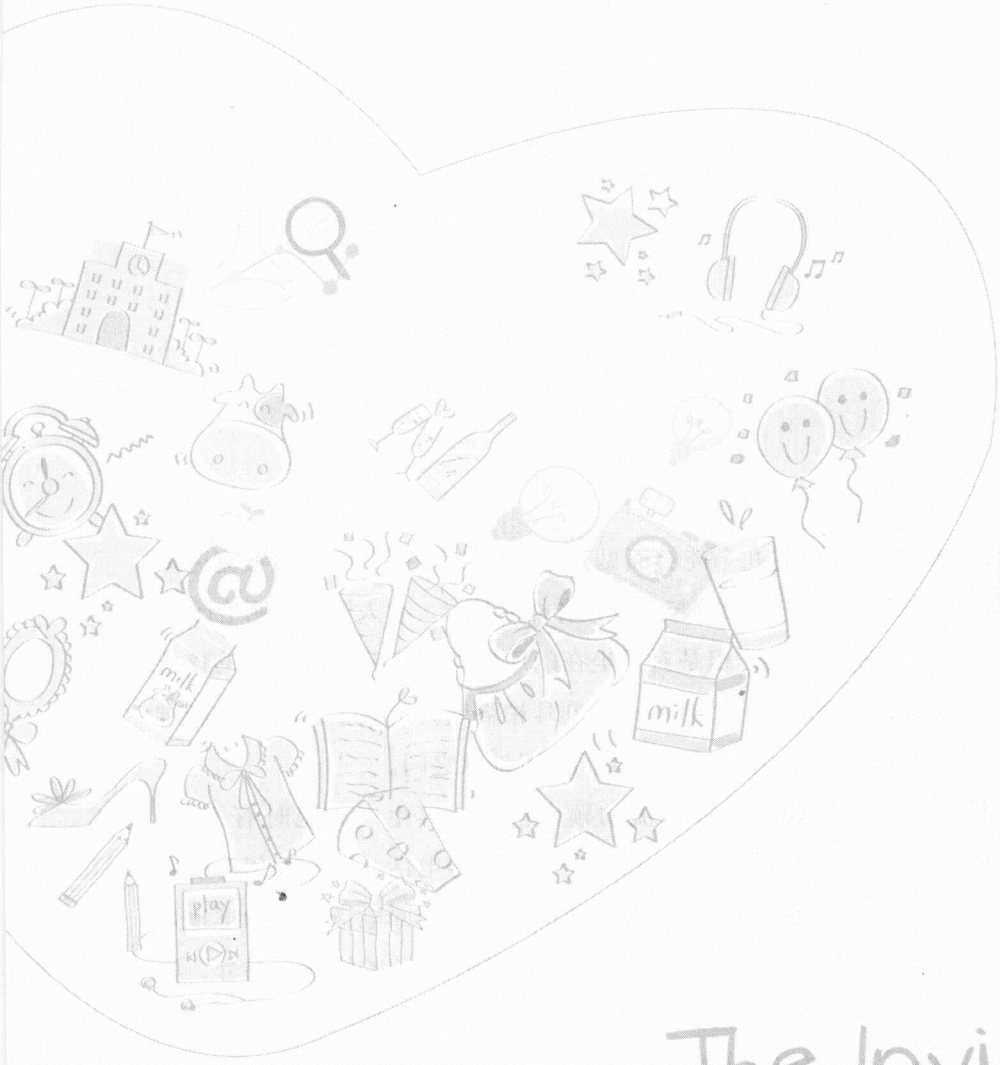
“狄更斯难道没写过剥削劳工的工厂和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吗？”

“我仍然觉得那有点儿夸张。”

“我想是吧。嘿，去吃点东西怎么样？”

劳拉看了看表，摇了摇头：“我很想去，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下回再说吧。谢谢你的衣服。”她说着把外套还给了他。

虽然天气有些凉，萨姆还是决定不坐地铁，而是顺着康涅狄格大街走回杜邦中心边的公寓去。这次对话还是蛮友好的，但他担心劳拉的工作是否是她拒绝晚餐邀请的真正原因。他决定下回如果再和劳拉聊天，就聊点儿别的什么，不再谈经济学。可是能聊点什么呢？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8 神奇的手指

健康网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面见查尔斯·克劳斯的雇员给在克劳斯办公室工作的三位女性起了各式各样的外号。有人管她们叫哈比[①]，有人管她们叫查尔斯的天使。但是对于坐在门厅处招呼克劳斯的客人的接待员，所有人给她起的都是同一个名字——刻耳柏洛斯。这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三头狗，它的尾巴和鬃毛是蛇，专门守卫地狱之门。

刻耳柏洛斯的这个职位上人员流动频率很高，其生产力也时有不同。刻耳柏洛斯的职责范围很有限，她为公司所有的人接电话，知道如何对所有那些找克劳斯先生的人说他正在开会，方便的时候他会回电话。冲咖啡也是她的工作。偶尔她也要在办公室边的玻璃小屋内干些复印的活儿。另外，她也是供客人们在等着见克劳斯时欣赏的装饰物。公司里另外两个女性都是技术娴熟的行政助理，已经跟随克劳斯多年了。

目前这任刻耳柏洛斯名叫希瑟·哈撒韦，是一个来自圣迭戈的年轻女子，她曾在国会山工作，充当一位加州议员的低级职员。如同这个职位的所有前任者一样，她身材修长，金发碧眼，体形姣好。今天，她坐在克劳斯办公室外面，正在想着那天晚上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个俄亥俄州的妇女，想着站在那个妇女身边的孩子，想着孩子们脸上的天真无邪。他们对将要发生的事一无

① 哈比，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有着女人的脸和胸，秃鹫的爪和翅膀，是欲望强烈的怪物，总是在饥饿中煎熬，因而会贪婪地吃任何抓到手的东西，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最邪恶的恶魔。——译者注

所知，仍然是一副非常快乐的样子。一想到自己竟在能做出这种事情的公司工作，她就生气。有没有替他们出气的办法呢？也许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在她辞职之前，她有机会干点什么。

对讲机的嘀嘀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什么事，克劳斯先生？”

“哈撒韦小姐，请把‘神奇的手指’拿给我。”

“神奇的手指”是克劳斯对便携式碎纸机的叫法。希瑟常常在复印机旁用便携式碎纸机销毁废文件。但是有些时候克劳斯要亲自来干这个活儿，他会让希瑟把碎纸机拿进办公室。希瑟一直好奇为什么克劳斯不让别人来做这件事。他不可能喜欢销毁文件的。他肯定是在掩饰什么。

希瑟·哈撒韦提着碎纸机进了克劳斯的办公室。克劳斯深色的大理石桌面上放着一摞文件，码得整整齐齐，就像一座白色的小岛。希瑟瞥了一眼挂钟，快 11 点了。她的心开始猛烈地跳起来。这可能就是她的机会。

“你今天看上去很可爱。”当她将碎纸机放到他的椅子旁时，克劳斯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放到她的胳膊上。

她挣脱了他的手，回到外面自己的办公室。现在她又看了看表，马上就 11 点了，克劳斯总是会在 11 点准时吸一支烟。他不在办公室里吸，而是从办公室后门走到有着日式花园的后院里去吸。这是克劳斯对别人的态度作出的少数几个让步之一。他倒不在乎使来访者被动吸烟而冒犯他们，但是如果让他们认为一个保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只是因为缺乏戒烟的毅力而是个烟鬼的话，那会让他很不自在。

果然，11 点，希瑟听到克劳斯站起身走出办公室进了后院，满足他的尼古丁瘾去了。行政助理玛吉的办公室就在克劳斯办公室旁边，她可以从窗户看到后院的情况。希瑟通过对讲器找玛吉。

“玛吉，我是希瑟。”

“你好。”

“克劳斯先生刚刚出去吸烟了。”

“我看到他了。”

“我要复印点儿东西，而克劳斯最讨厌别人用复印机干私活了。你知道，他总爱突然闯到复印室看你在印什么。你能不能在他进办公室时用对讲器通知我一声？”

“没问题，亲爱的。”

“谢谢你！”

希瑟深吸了一口气。这时候没人打电话来，也没什么人预约。她从桌子后面匆忙出来，进了克劳斯的办公室。通往后院的门还大敞着。

看到克劳斯桌上那厚厚的一摞文件尚未被粉碎，她感到异常高兴。希瑟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对尼古丁心存好感。她抓了一把文件，有二三英寸厚，然后冲向复印机。复印前她犹豫了一会儿。是把所有的文件都塞进去呢，还是挑重要的呢？她的时间并不多。克劳斯很快就会回来。为了显示自控力，他从来都是没等吸到一根烟的一半，就把烟掐了。

怎么办？希瑟感到内衣已经被汗浸湿了。去他的，就从头复印吧。可千万别卡纸。她把所有的文件全放到复印机里，焦急地看着复印机有条不紊地一页一页复印。好像这点东西复印起来永无止境，不过最终还是复印完了。她把复印件塞进桌子下面她的大号提包里，拿着原件冲进克劳斯的办公室。就在她进入克劳斯的办公室时，她听到身后她桌子上的对讲机嘀嘀地响了起来。是玛吉！要悬！

她的时间刚好够她把克劳斯桌子上的文件码好，溜出门回到了接待区。当克劳斯叫她进去把粉碎机拿走时，他似乎没有怀疑什么。

当天夜晚，希瑟在家里看了一遍今天白天她鼓起勇气所获的成果。纸上满是数据和术语，她完全不知所云。她不知道自己的这次冒险是否会有任何价值或回报。如果这些数据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话，也许别的什么人能够弄明白。她只知道克劳斯既然想私下里把这些文件毁掉，肯定有他的理由。这就足够了。她已经尽力了。

她拨了 1-800-2677-737。

“你已经拨通了公司责任办公室的热线。请在听到嘀声后留言。请务必留下你所在公司或单位的名称，以及关于你所提供事件的尽可能多的细节。如果你有印刷材料，你可以把它们寄到华盛顿特区 5273 号信箱。谢谢你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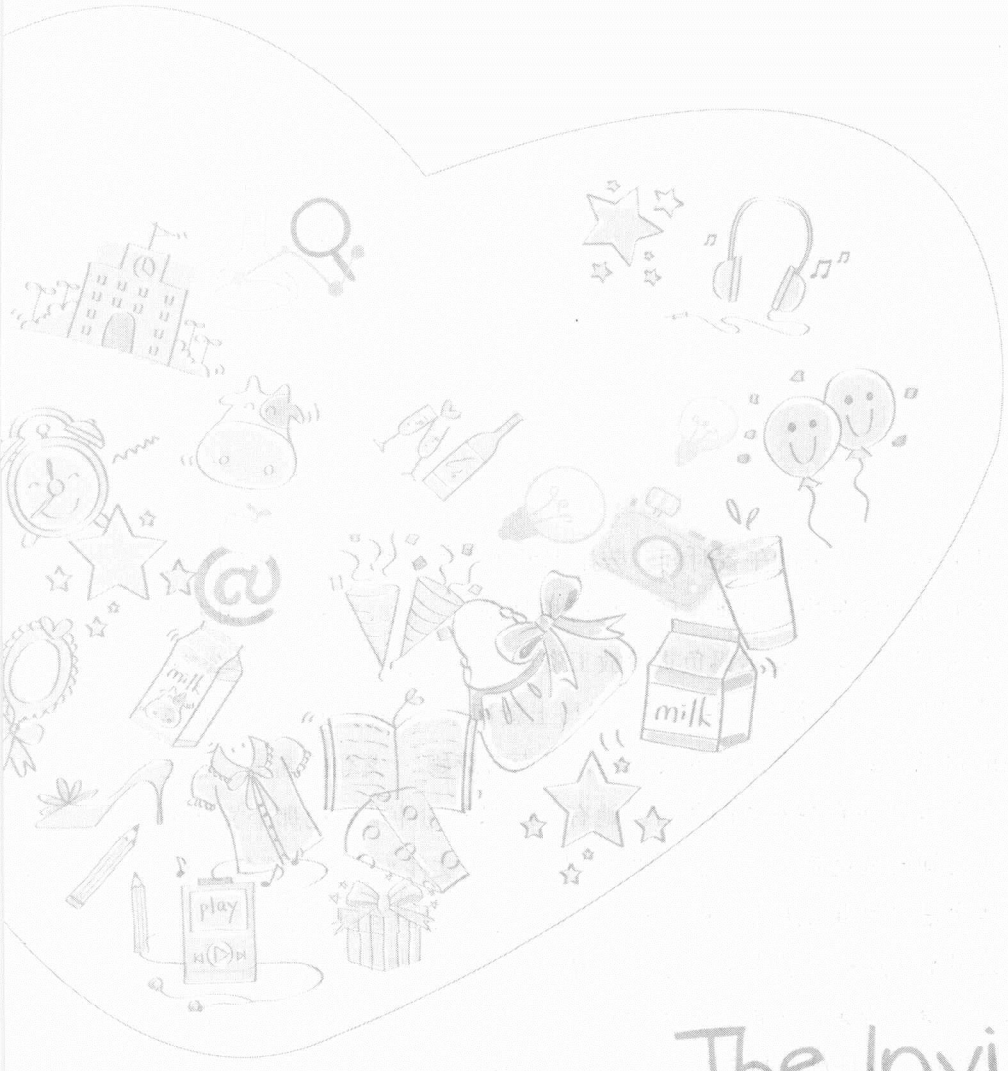
希瑟记下了那个地址。她在白天复印的材料上贴了一张便条，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大信封里。第二天，她去了离她的住处最近的邮局，把这包东西寄给了公司责任办公室。

两天之后，埃丽卡 · 鲍德温坐在她的办公桌前，把希瑟寄给她的信封撕开。在这摞纸的第一页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健康网公司的某个人想把这些东西毁掉。”落款是“健康网的一个朋友”。

埃丽卡盯着那长长的几栏数据。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这张便条上只是暗示它们与某件事有关，与健康网调查的核心秘密有关，而这就是将这宗案子的所有线索串连起来的最后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她想到了保罗 · 西蒙多年前唱过的一首歌，一首关于数据的歌。那首歌并不流行，但一直是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我无限地爱你，
你尽可相信我。
当时代变得莫测，
总能听到重要的数据。

她一边哼着这首歌的曲调，一边在她那杂乱的桌面上清理出一块空间，把这摞文件放下。她盯着一栏栏整齐的数据，期待着灵感的出现。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09 诱　惑

3月上旬一个周五的午餐时间，劳拉到爱德华兹学校去领她的工资单。这个月的课时排得很满，所以显得格外漫长。她一直在盼着周末的来临。校长秘书洛伊丝·麦卡锡负责发放工资单，可是这时她并不在办公室。

办公桌前贴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马上就回来”。就在劳拉转身要离开时，她的目光扫到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上面有萨姆·戈登的名字。她已经听到有关萨姆现在有些麻烦的传言。她有一股强烈的冲动要把那个文件夹拿起来，不过她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她又看到文件夹旁的一份备忘录，上面的黑体字是“董事会决议”和“申诉机会”。这时洛伊丝回来了。

劳拉去员工休息室取了她的午餐：一份酸奶和一个苹果。申诉机会——听起来不妙啊。这么说来，萨姆可能真的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了。想到这里她顿觉不安，其程度之深让她始料不及。他很特别，他的人生观与她的大不相同，可是她却因此而喜欢与他接触。首先，他似乎是个好人。他竟会面临开除，这真让人难以相信。他能做了什么事呢？一次申诉能使萨姆有希望保住这份工作吗？

对于3月份而言，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劳拉决定到学校的广场上去吃中饭。学生和教师经常在校园里吃中饭和进行社会活动。一个圆形的砖砌庭院周围种满了鲜花和小树，还有一圈长椅。萨姆·戈登静静地坐在一张长椅上，一边吃着格兰诺拉麦片一边看书。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劳拉问。

“当然。”萨姆说，可脑子里却在拼命地想出一个与经济或公共政策无关的话题。然而，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下节课是什么？”他希望能从劳拉的回答中找到些谈资。

“高年级选修课，诗词课。讲的大多数是19世纪英国诗人的作品。”

这可不是我的长项，萨姆想。不过他决定就谈这个话题。

“今天讲什么呢？”他问。

“《尤利西斯》，丁尼生的作品。读过吗？”

“没有。这首诗怎么样？”

“不怎么样。它当然是部好作品，否则我也不会让学生学它了。但从诗的角度来讲，它不怎么样，一般吧。”

“能给我读一段吗？”

要为萨姆·戈登朗读《尤利西斯》，劳拉感到颇不自在。她环顾四周，没人注意他们。有几名学生坐在庭院的一角，在听一个学生弹吉他。还有几个教员坐在长椅上。这些人离他们都比较远，似乎没人能听到他们这边说话的声音。既然这样，给他读一段又有何妨？她如是想。萨姆肯定在找一个话题来打开话匣子，而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正好可以拿来一用。

“我就给你读结尾的部分吧，写得很精彩。如果你喜欢的话，回去后可以自己去读前面的部分。”

“太棒了，那就开始吧。”萨姆说。

“我先给你讲一点故事背景。你知道尤利西斯[①]这个人，对吧？就是奥德修斯，他在特洛伊战争中战斗10年。10年在外的征战与冒险后，他最终回到了家乡。他很害怕，害怕他所发现的一切。珀涅罗珀对他一直忠诚吗？”

“是说他妻子吗？”

“你答对了。”

---

① 尤利西斯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编者注

“然后呢？”

“别担心。她的确有成群的追求者。你可以想象尤利西斯不在期间，他妻子竟吸引了一大群追求者。当这些追求者向她示爱时，她就编织东西。她答应她的追求者说，只要她干完手里的活儿就给他们答复。每天晚上她都把当天织好的东西给拆了。通过这个办法，她一直拖着没有给他们答复。”

“这个女人肯定不简单。”萨姆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利西斯假扮成一个乞丐回到家里，追求者在他家门外安营扎寨，还在想着得到珀涅罗珀的垂青。尤利西斯设计遣散了那些追求者。他和珀涅罗珀团聚了。他们拥抱在了一起，然后——”

“晕过去了。”

“没有。丁尼生不想那么写，那太简单了。他写的是最后几年的事。重新团聚的高兴劲儿已经消退了。尤利西斯已经成了一个老翁。他成了国王，每天的国家事务让他疲惫不堪。他一直在怀疑他的日子到底过得好不好。曾经是伟大的战士和航海家的他，正面临着一个黯然的前景：虚弱，死亡。丁尼生就是从这儿开始写他的故事的。”

“听上去太压抑了。”

“这部诗作的绝大部分都有一种伤感的气氛，但是结尾并非如此。这首诗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尤利西斯在向人们讲故事。他想知道他还能否把他的海员们召集起来，进行最后一次勇气之旅，一次几乎难以想象的伟大之旅。由于参加者年事已高而使得这次旅行更为壮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说得好。我要在课堂上用用这句话。”

“可是岁月不饶人哪。”

“没错。不过别忘了，这是一个老人对未来前景的想象。而丁尼生想要说的是——至少我认为丁尼生是想这么说——当你的能力衰退而仍为人们所关注时，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心中仍然有勇气去考虑重新披挂上阵。”

“我喜欢这个故事。”萨姆说。其实他真正喜欢的是坐在 3 月温暖的阳光

下，和劳拉在一起聊一些与工资或价格无关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你得知道，”她继续说，“在尤利西斯谈话过程中会提到快乐岛。根据希腊神话，快乐岛就是极乐世界——冥府或地狱的对立面。坏人入地狱，好人则去快乐岛。”

“快乐岛上有没有刻耳柏洛斯，或是就只有一只，在冥府？”

“刻耳柏洛斯！你怎么知道刻耳柏洛斯的？”

“有点不明白，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突然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小时候我爸爸常常给我讲希腊神话。我猜是这种三个头的狗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吧。别管它，你读你的。”

劳拉停顿了一下。她再次向四周看了看，确保没人注意他们。然后她吸了一口气开始朗读。

众生皆难逃一死，
但死前尚可完成崇高事业，
人类与神斗争，
岩石间迸出火花，
夕阳西下，玉兔高升，
纷乱中低吟四起。

“这是丁尼生描绘大海发出的各种声音的手法。现在尤利西斯与他尚在人世的朋友们说话，邀请他们和他一起去进行最后一次航行。”

来吧，朋友们，
去寻找一个崭新的世界，为时未晚，
抛弃凡尘，作好准备战胜夸张的皱纹，
因为我的目的是
远航至落日与星尘之外的地方，
直到我剩下最后一口气，

海湾也许会把我们吞下，
我们也许会抵达快乐岛，
见到我们知道的伟大的阿喀琉斯。

萨姆注意到劳拉已经不再照本朗读了，而是在凭记忆背诵。她双目合闭，诗句起伏跌宕地从她口中涌出来。她是如此专注、如此动情，以至于萨姆想把目光从她那纯洁的面孔上移开片刻都做不到。

光阴如梭，时光虚掷，
我们已无当年的力量去撼天动地，
也无同样的英勇气魄，
时间与命运催人老，但是，
去奋斗去求索永不言败的意志仍在。

劳拉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犹如在观众鼓掌之前交响乐的最后一个音符一般。萨姆想对劳拉说，他深为这首诗所感动，可又怕把劳拉营造的这种气氛给破坏了。劳拉感受到了这一点，这让她有些不自在。

“抑扬格五音步诗。”她最后一边说，一边吃惊地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萨姆问。

“抑扬格五音步诗。这是谈论诗词韵律的一个术语。没想到诗的韵律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最后两句诗？”

劳拉犹豫了一下，不过她还是又背诵了一遍。

“最后这句是一句很精彩的宗教信条。”萨姆说。

“对。”劳拉说。她找到了一个缓和她所创造的亲密气氛的方法。

“它比‘女士和先生服务于女士和先生’略微文雅些。”她说。

“哈，你还记得！”

“是啊。我当时可是在认真听讲。不过可不要把良好的记忆力同轻易认输

搞混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不说明我认同它。我仍然认为公司应为剥削消费者付出代价。”

“可是公司的确付出了代价。”萨姆真想这么说。把消费者惹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再买你的东西了，他们的朋友在听到他们的劝告后，也不会再买你的东西了。但是萨姆并不想破坏彼此的情绪。他很自豪居然能和劳拉就诗词进行一次谈话，他可不想毁了它。

“哎呀，都这么晚了。”萨姆假装大吃一惊地说，“你还没吃东西呢。可是我得走了，我得去见可爱的哈金老校长。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谈论公司责任问题。”

提到哈金校长，劳拉想起了在校长办公室看到的标有萨姆名字的厚文件夹。“他可能要有麻烦了。”劳拉心里涌起一阵同情。

“嘿，萨姆。我知道现在才邀请你有些唐突，你明天晚上有事吗？在乔治敦我父母家要举行一个家庭宴会。你愿意来吗？”

萨姆眼睛一亮。

“我很愿意去。我需要穿西服打领带吗？”

“如果你想和我的家人谈论政治，那么穿上一件约束狂人的紧身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劳拉想，“哎，总算把他请动了。”

“随便你。我会在你的信箱里放一张纸条告诉你怎么去。”

“一切当然会很好，”劳拉想，“能出什么差错？萨姆或许会卷入一场关于公司责任和政府干预的争论。但那能糟糕到哪儿去呢？”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0 悲　惨

乔治·萨瑟兰揉了揉眼睛，走到他所住的这家汽车旅馆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有一个生锈的脸盆——今天早上他想找点热水。他讨厌墨西哥，讨厌灰尘，讨厌这份工作。他思念在俄亥俄州的妻儿。他在墨西哥已经待了将近4个月了。前两个月是监督从麦塔隆迁过来的健康网工厂建设情况，后两个月是确保一切工作运转正常。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把这家工厂交给新的正式经理接管了。

乔治胡乱地穿上了昨天穿过的衣服，出门上了他的皮卡。引擎磨磨蹭蹭地启动不起来，它和乔治一样也不愿意面对新的一天，不过乔治还是哄着它启动了。他将车驶向了镇子边的临时机场。

路上他经过了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堆七扭八歪的简易木屋。路上有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还有一只山羊和两只鸡在四处闲逛着。看到汽车来了，孩子们慌忙跑到路边拼命地招手。乔治报以微笑，也向孩子们挥了挥手。

今天早上从弗吉尼亚的公司总部要来两个重要人物，乔治去接他们。这个地方没有正规飞机场，只有一个供私人飞机起降的小型临时机场，周围用铁链子围着。乔治把车停在链子围栏旁等着。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只想把这趟差事干完，领了工钱然后回俄亥俄州。他双目盯着远方，想着妻子和孩子。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大约半小时后，一架小型喷气式飞机从天而降。它缓缓地停在乔治的皮卡对面。飞机的门开了，有两个人从里面爬了出来。

第一个出来的是个年轻人，比乔治预料的年轻多了。他不可能超过35岁。这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跟着他下来的女人则更年轻，也许30岁——不会比这更大了。她穿得很休闲，斜纹棉布裤子，白T恤和一件摄影师通常穿的马甲。乔治向他们招了招手。他们看到了乔治，向他这边走来。

“我是乔治·萨瑟兰，这儿的工厂的临时经理。欢迎你们来墨西哥。”他说。

那个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乔治仍然对他微笑着。他一定期待有一个更体面的欢迎会。

“你好，”最后年轻人伸出了手，“我叫鲍勃·布莱肯希普，健康网公司公关部经理。这是艾丽斯——她是个摄影师。”

姓什么的艾丽斯？乔治想，这个家伙也太无礼了。他怀疑这是布莱肯希普第一次来墨西哥。除了他那身昂贵的西服之外，他还带着一个奶油色皮包——它的价值一定与多数墨西哥人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

穿着笔挺西装的布莱肯希普闷闷不乐地钻进了布满灰尘的皮卡。艾丽斯对此倒毫不在意，她的心思都在周围的环境上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致。她脖子上挂着一架大尼康，还背着一个装满了摄影器材的大包。他们钻进了皮卡，两个乘客都把包放到了膝盖上。布莱肯希普可不想让他那价值300多美元的皮包在车斗里颠簸。艾丽斯则很在乎她的照相机。

“对不起，卡车脏了点，”乔治说，“不过在这儿，所有的东西都这样。”

“工厂怎么样？”布莱肯希普问。他不想在卡车上费心思。

“很好。所有的事都运转正常，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你会拍到一些好照片的。”

“这些照片是用来登在年度报告上的。既然工厂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切正常，那我还需要一些照片作为背景资料——用来应付新闻发布会。”

乔治苦笑了一下。工厂的问题从第一天开始就被解决了。

“艾丽斯是我们最好的自由职业者之一。”布莱肯希普继续说，“她可以使一家工厂看上去像一座天主教堂，或者你希望它像什么，它就像什么。我们有个工厂在——”

“停车！”艾丽斯突然大声喊。

乔治惊呼着把车停了下来，他什么也没看到，而坐在窗户边的艾丽斯却闪电般地下了车。她向着乔治在去往机场的路上路过的那片简易房屋和小孩子们走去。孩子们一拥而上把她围了起来。一只山羊试着想挤到中间去。当孩子们得知她想为他们拍照片时，他们变得更加兴奋了。艾丽斯花了好一会儿才使他们安静下来，以便她能够开始拍摄。

“艺术家，”布莱肯希普笑了，“只有艺术家才会在贫穷中找到美感。这些是无家可归的孩子吗？”他问。

“恐怕不是。”乔治耐着性子回答，“这是我们多数雇员的住处。那边正在晾衣服的女人就是我们一个监工的妻子。”

布莱肯希普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乔治不知道该为谁感到难过，是俄亥俄州那些被眼前这些孩子的父母顶替的工人，还是在这里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却只能赚取俄亥俄州工人从前赚到的一小部分工资的墨西哥人。

“这儿的人一天只赚 8 美元左右，”乔治接着说，“监工能拿到 10 美元，一年下来大约只有 2 000 美元多一点。当你有 6 个孩子要养活时，这点钱根本就不够支付买房的分期付款。”

“我早就知道我们把工厂迁到这儿是为了节约开支。我只是从未料到这儿的人会生活得这么惨。”布莱肯希普说。

“就是这么惨。”而且，他们死得也很惨，乔治心里想。

他们两个人坐在满是灰尘的车里，一句话也不说了。

几分钟后，艾丽斯回到了车里，兴奋地晃着头说：“这些孩子多漂亮呀，他们太天真了，可是又太……”她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字眼。

“我不在乎那些孩子怎么样，艾丽斯，”布莱肯希普打断了她，“把胶卷给我。”

“什么？”

“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健康网雇员的家属。把胶卷给我吧。我们可不想让这些照片由于疏忽，出现在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把胶卷给我吧。”

艾丽斯的肩膀耷拉了下来。她打开相机的暗盒，取出胶卷递给了他。布莱肯希普把胶片从胶卷里拉出来，曝光了。他们又花了10分钟才到达工厂，一路上三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看上去这是麦塔隆工厂的完美复制版。”当乔治把皮卡驶进停车场时，布莱肯希普愉快地说。

“从外面看是这样。里面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简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儿没有原来工厂里的安全设施。这儿没有职业安生卫生管理局强迫我们安装安全设施。在这儿，即使有很高的事故率，也不用担心工人补偿金。”乔治尽可能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气说着，可是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听到这些话，布莱肯希普的脸有些红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他走开了，去找电话查看他在弗吉尼亚的办公室电话留言，乔治则把艾丽斯带到了工厂的主楼。她像只小鸟般从这儿飞到那儿，再从那儿飞到这儿，充满活力，寻找着合适的角度。乔治真羡慕她的鉴赏力。他不明白，她怎么会为健康网公司做事。每个人在现实中都需要妥协，他猜想。

“如果我能在什么地方帮上你的忙的话，尽管告诉我。”他主动说，“你在路上拍的照片真是可惜了。”

“没事儿。布莱肯希普不只是个疯子，他还是个傻子。他拿走胶卷的那个相机是我的第二个相机，镜头不同。我包里第一个相机里的那卷胶卷有许多很好的片子。他把它们漏掉了。”

“求你点儿事好吗？你能不能给我洗一套？”他停下来，拿出他的钱包。“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在俄亥俄州的住址。你能给我寄一套照片吗？回美国后我怎样才能和你取得联系？”

“没问题。你喜欢那些孩子和小羊的照片？”艾丽斯笑了。

“是呀，孩子和小羊。谢谢你。”

这一天的剩余时间似乎没有尽头。艾丽斯逛遍了整个工厂，乔治则整天陪着布莱肯希普，向他介绍有关工厂的信息，并确保他心情愉快。乔治几乎

为他感到难过。布莱肯希普对于行使权威有着连续不断的需求。也许在弗吉尼亚他几乎毫无权力，而来墨西哥正好给了他一次差遣人的机会。乔治不在乎这些，就想把他打发走。乔治在这里的工作还有一个星期就结束了，然后他就可以回美国了。

最后，乔治把他的客人们送回了那个临时飞机场，飞机驾驶员和飞机正忠于职守地等着他们。然后乔治匆忙赶回工厂。太阳快要落山了，他的办公桌上一片灰暗，但是他没开灯。他给俄亥俄州家里的妻子凯茜打了个电话。他向她讲了今天的烦心事——接待来自弗吉尼亚的一个年轻的经理。天黑了，窗外的墨西哥农村景色逐渐模糊成了一片。乔治问起了孩子们的情况。

“他们挺好。”她回答。

在她的语气里有着某种顾虑，这让他有所警觉。

“怎么啦？”乔治问。

“他们挺好，真的。”

“怎么啦，凯茜，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知道他们的情况。”

“他们没事，只是在学校的日子不太好过。你知道学校里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他们说什么啦？”

“噢，乔治，我也不太清楚，你知道孩子们会怎么说。他们——”

“他们说了些什么，凯茜？”乔治努力克制着自己，可是声音还是越来越大。

“他们说他们的爸爸是个叛徒。你知道麦塔隆镇是非常团结的。”凯茜等待着乔治大发脾气，可是他没有。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桂河大桥》那部片子时的情形吗？”他平静地说。

“当然记得。”她不知道乔治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乔治仍保持着冷静，这让她长出了一口气。

“我也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记得，不过我是在汽车电影院看的。”

“嘿！你和谁一起去的？”

“别紧张，那时候我 11 岁，和家人一起去的。所以我真的看过这部电影。”

她笑了。

“它始终是我最爱看的电影之一。”乔治继续说着。他坐在黑暗里，办公室被一片阴影笼罩着，这种黑暗掩去了他与妻子之间的距离。他几乎忘了他是在墨西哥，而他妻子则在东北方几千英里之外。“英国军官亚历克·吉尼斯与他成为日本战俘的士兵们共同建桥。当他知道日本人是敌人时，他就把建设大桥看成是恢复他手下人士气的一个方式。当我接受墨西哥这份工作时，我就知道我会后悔，可是我是为了我们才接受它的——我们需要钱。就这么简单。我还想到只要有事情做，我的心情就没那么糟。而且这也只是临时的一份工作。不过也许我只是在自己愚弄自己，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结尾时的亚历克·吉尼斯。我是敌人的同伙，我太无耻了，我——”

“噢，亲爱的，你别无选择。我们的分期付款还没有付清，家里还有好几张嘴在等着吃饭。换成工厂里的其他人，他们也不会拒绝这份工作。我们是幸运的。但并不是你要关闭这儿的工厂，而是健康网公司。除了你，镇子里没人能在那边盖起一座新工厂。如果把这份工作交给一个陌生人而我们都要挨饿，那样你会觉得更好吗？”

“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我还是觉得不好受。让你跟着我一起吃这么多苦，真难为你了。现在我只能祈求上天能让我有份稳定的工作。”

“上帝保佑。”

“邮箱里有来信吗？”

“没有，亲爱的，没什么重要的。”

乔治已经给可能性较大的雇主发出了40封求职信。绝大多数雇主用一份简短的现成回信感谢他发来简历，并告诉他一旦有空缺会马上通知他。

“我知道你告诉过我，但我必须要问一问，我忍不住。对不起。镇子里怎么样了？”乔治问。

“糟糕透了。没几个人找到工作。人们很快就要没钱花了。上个星期埃德

的电器店破产了。近期内没人会买新电视机了。他们说连电路城公司[①]也要撤离了。”

“你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昨天我在杂货店遇到了苏茜，她说杰克这个月连5辆车都没有卖出去。你可以想象其他人会怎么样。这个镇子垮了，乔治，它要垮了。”

“应该有项法律保护我们，可是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别担心，凯茜，我们会渡过难关的，整个镇子也会。”

“我爱你，乔治。”

“我也爱你，凯茜。我会很快再给你打电话的。”

他放下电话，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妻子、孩子和家乡。最后他在黑暗中站了起来，把工厂大门锁好。他没有告诉妻子，他的一部分内疚心理来自于他对这座砖和水泥建筑的热爱。看到这座新工厂建成完工、工人招募完毕、机器安装到位，他感到很自豪，而这种自豪又让他感到羞愧。这儿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美。他知道，尽管心中充满痛苦，这个活儿他干得还是蛮漂亮的。

走向卡车时，他停下来观赏了一会儿星星。回到美国的家乡后，星星就会暗淡许多。在这儿，星星就是灯光构成的穹隆，笼罩着四野。他遥望横贯天际的银河，心里寻思着怎样才能找个办法让自己的良心释然。可是星星只是眨着眼睛跳跃着。他没能找到任何答案。北美草原狼断断续续的号叫声把他带回到了现实中。他爬进卡车，驶进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

① Circuit City，美国电路城公司，创立于1949年，曾是美国第二大电子产品零售商，已于2008年11月宣布破产。——编者注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1 舌 战

劳拉·西尔弗父母家的休闲别墅坐落在乔治敦的一条林荫大道旁，红砖砌成的建筑物似乎在向人们显耀主人的财富与权势。萨姆抬头看了看这幢房子的前脸，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事。他的衣着还是非常得体的，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蓝色运动上衣。上门做客时带上一瓶酒的做法广为美酒鉴赏家们沿用，然而对萨姆来说却是一个风险很高的策略。所以，他带了一束鲜花。

当他拾阶而上走进别墅大门时，萨姆对今晚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他很喜欢劳拉，甚至可以说，他很了解她。别忘了，他还听过她背诵丁尼生的作品。但是他也意识到，他们之间还没有发展到要深入了解她的父母或今晚她家的客人们的程度。他作了一次深呼吸。一切都会好的，准备行动。他按响了门铃。

劳拉的父亲开了门，他作了自我介绍，并安排萨姆到起居室一角的一个吧台边。萨姆高兴地看到许多客人已经到了，但也立刻看出他并不属于这儿。华盛顿的男男女女有着某种时尚，就是总喜欢摆出一副自信而优雅的样子，随时在告诉别人“我发迹了”或“即将飞黄腾达了”。那是一种言谈举止、随意谈笑的方式。

萨姆没有跟上这种时尚。这种时尚诞生于权势的行使过程之中。萨姆知道要获得这种时尚，代价不菲。但当他紧握花束站在那儿，斯文地平整他的运动上衣和卡其布裤子时，他是多么羡慕其他年轻男女端着酒杯的那副冷漠

高傲的表情。让他们见鬼去吧，他想。也许找到劳拉的母亲弄杯酒，他就能找回一些自信呢。

当他向四处环顾时，发现劳拉正在楼梯口处。她向他走来。今晚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裙和一件羊绒衫。萨姆想起了西纳特拉的歌《今晚你的样子》。萨姆为什么从未注意到劳拉是如此美丽动人呢？她的面容光彩照人，神采奕奕，相比之下，屋里的其他人黯然失色。

“萨姆！你果然来了！来见见我的家人。”劳拉挽住了萨姆的胳膊。萨姆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宽慰无限。他在想能否找个法子使她今晚就这么一直待在他身边。

总算见过了劳拉的母亲和她的哥哥安德鲁——那个消费者权益捍卫者，用他装满V-8小果汁的公文包保护街头乞丐每日最低需求的安德鲁。

“那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萨姆喽。”当萨姆递上鲜花时，劳拉的母亲说。萨姆闻听此言既惊又喜，原来他人未到，名声倒先到了。他从未想过劳拉会把他的事讲给父母听。劳拉递给萨姆一杯酒，萨姆高兴地接了过来。

不久所有的人都进了餐厅。桌上摆着12副餐具，水晶制品、瓷器以及银器在枝形吊灯的照耀下交映生辉。绝大多数客人都是安德鲁的朋友，他们供职于这个城市的各种国家机构或律师事务所。人们谈论着华盛顿的方方面面，或针贬时弊，或随意调侃，餐桌上气氛热烈。酒壮英雄胆，萨姆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谈论了。他的诙谐幽默和不凡见解渐渐地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让他心里暗自得意。

对劳拉而言，今晚的一切都很美妙。整整一天，她都在为萨姆能否和她家人及安德鲁的朋友处得来而惴惴不安。看来，她根本不用担心。萨姆应答从容，举止得体，做得很好。她也喝了不少酒。既然她最大的顾虑已经证明是杞人忧天，她就在桌子一端和别人开始大谈特谈起来。

盘子被撤下，饭后甜点上来了。劳拉陶醉于这个美妙的夜晚，纳闷自己开始为什么要那么紧张。她望了望萨姆，他正在和安德鲁的一个朋友聊天。一切都太好了。

她哥哥的声音打断了她的遐想。当用甜点的盘子摆上桌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在这段短暂的沉默期间，在桌子中间与萨姆对面而坐的安德鲁夸张地清了清喉咙，微笑着看了萨姆一眼。

“告诉我，萨姆。”他特意大声说道。其他人都停止了交谈，等着听安德鲁的话。“劳拉告诉我，你不相信政府对公司制定的监管制度，她说你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狂热信徒。”

萨姆知道安德鲁在引他上钩，而他通常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劳拉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这就使萨姆在应答时格外谨慎。劳拉看到萨姆奇怪地歪了歪头。她看得出来他在犹豫。劳拉一心希望萨姆能对此置之不理，开个玩笑，对安德鲁讲什么都行，就是别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谁会喜欢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呢？”萨姆若无其事地问。劳拉长出一口气。萨姆是个好人，也是个聪明人，他没有上钩。

“毕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压迫人。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萨姆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就另当别论了。”

一些客人赞赏地笑了起来，等着看安德鲁怎么说。

“得了吧，萨姆，我说正经的。我们不谈社会主义，就谈公司除了营业额之外的义务。你真的相信公司除了赚取利润外就没有别的要做的了？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不是吗？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只有尼安德特人[①]才会相信的那些东西啦。”

后来，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以后，萨姆回想整个晚上发生的事，他能够准确地认定就是在那一刻，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去他妈的吧，放开手去应战吧。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尼安德特人相提并论让他忍无可忍了。

“责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萨姆说，“它还可以表示一种义务，而义务又有一种债务的意味，好像欠谁什么似的。当你说到公司责任时，你确切的意思是什么？”

---

①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旧石器时代广布于欧洲的猿人，1857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谷地。——译者注

“用不着这么学究气，”安德鲁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公司有责任善待工人，生产安全的产品，关心环境保护，关照所在的社区。”

“这些都是很可爱的想法，不过也是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有责任的公司就从不解雇工人吗？它们总是会提供医疗保险吗？开设员工子弟幼儿园？8个星期的带薪假期？高工资？那么当利润不高或者亏损时，它们怎么办？”

“你弄拧了。”安德鲁说，“要想准确地定义当然不容易，但是当一个公司做事不负责任时却有许多清清楚楚的例子。比方说吧，你觉得一个鞋厂把工厂设在亚洲某个国家去剥削那里的工人怎么样？”

“那又怎么不负责任了？”萨姆问道。

安德鲁生气地哼了一声。

“我想你认为一小时付给工人30美分是负责任的。”他说这句话时并没有看萨姆，而是环顾在座的其他人以寻求赞同。

“那也比另一种情况强。”

“什么情况？”

“一小时赚不到30美分。当鞋厂把工厂移到美国，你买鞋时倒是良心上过得去了，但是你却把，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那些贫苦不幸的人的工作给夺走了。最终那些失业者可能又会找到一份工作，但很可能一小时工资不到30美分。”

“你在回避问题，”安德鲁说，“为什么要关闭印尼的工厂？鞋厂完全可以付给工人一份可以过活的工资嘛。”

“在印尼，一小时30美分就是一份可以过活的工资。那些人不是奴隶，制鞋厂也没有拿枪押着他们干活。你以为一经宣布要在那儿建一个鞋厂，需要招聘许多工人时，那儿的人会说‘不，让他们上别的地方建厂招人去’吗？他们会在大街上欣喜若狂排着大队去争取这个‘被剥削’的机会。悲剧的一面并非在于他们一小时赚30美分，而是一小时30美分是他们的一个最佳选择。从根本上讲，他们之所以勉强糊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落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受教育水平低，并不是因为他们被跨国公司剥削。”

“说得倒好听。你倒是在美国过着舒适的生活。难道你不觉得，说‘一小时 30 美分是一份可以过活的工资’这种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好吧，”萨姆没有理会安德鲁话里暗含的侮辱，“你想让印尼人拿上高工资，那么谁应该去支付这笔费用？通过给产品定高价而让消费者去支付吗？或者是以较低的投资回报率让股东去支付？或者是通过让为这家鞋厂打工的美国人拿低廉的工资而让美国人去支付？你真正想要的是一项由鞋厂出资设立的针对印尼人的福利政策。”

安德鲁嘲弄地笑了笑：“得了吧，你这是在歪曲我的意思。”

“我不这么认为，”萨姆答道，“你想要行善事，但是你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要有人支付多出的工资，拿别人的钱去行善事当然容易了。”

“你听上去像个干会计的。当工资提高，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工人们会对他的工作感到更加自豪。”安德鲁说。

“你听上去像个写科幻小说的。当公司从自己的私利角度出发可以支付比市场能够忍受的更多工资时，公司不需要引诱或是订立制度就能够做到慷慨大方。它们本身的私利就会推动它们这么做。但是要支付比这还多的部分，那就只能是一个福利项目了。”

“但是鼓励更多的慷慨行为以改善社会发展状况，有什么坏处呢？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的。”

“但是公司不会从中受益，”萨姆回答，“那就使整个概念变得有害无益了。假扮成一副好心肠的样子，蒙蔽了人们而作不出真正的选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肯定要有人为你所提倡的慷慨付出代价。而通常付出代价的恰恰就是那些你口口声声宣称要关怀备至的工人们。根据你的说法，有责任的公司应该提供医疗保险、员工培训及员工子弟幼儿园，但是工人们会为这些好处付出低工资或低就业率的代价。”

“没错，”安德鲁以挖苦的口吻说，“仁慈的公司正在运作，要避免一切有损利润的事情，确保神圣的营业额保持在一定的额度。如果员工的成本上去了，那就从员工的福利里捞回来。”

“但这并不是公司的错。当你用附加的利益使某个工作更有吸引力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想得到这份工作，那就把工资给压低了。”

萨姆可以感受到他的引擎转速已经接近红色警戒线，马上就要超出安全范围了，但是他已经不能自已了。他的情绪也影响到了安德鲁。

“这是我长久以来所听到过的为公司的贪婪所作的最有创意的辩护了。工人们被剥削，你还责怪他们咎由自取。”

劳拉听明白了，萨姆在此所阐述的，和他那次就教师工资的话题向她所阐明的是同样的观点。

“安德鲁，他说的是劳动力也存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当劳动力的供给量升高了，工资就下降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另一个埃丽卡·鲍德温也学着像安·兰德那样思考问题了？”安德鲁听到桌子一头的劳拉竟然跟着这个毫无同情心的经济学家人云亦云起来，他十分恼火。“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成了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女王了？”

“我只是在澄清他的观点，”劳拉红着脸说，“我可没说我同意这个观点。”

安德鲁转回头来看着萨姆：“你活在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在那里工人和消费者的信息都极为灵通，所有的事情都能顺畅地自我调整。”

“而在你的世界里，”萨姆反驳道，“只有你是信息灵通人士，其他所有的人都需要你的智慧。”

“你就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你所忠爱的市场可能会带来不公平的或是灾难性的后果，你在学校里花了太多的时间去生吞那些有关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等方面的理论。而往往那只手就在工厂或消费者的喉咙处，随时会扼杀他们。我们需要更多仁爱的企业，由社会政策去引导它们。”

“我可不像你那么妄自尊大。”萨姆说。

屋里的气氛又紧张了一分。劳拉拼命地想着岔开话题的办法，场面已经失控到危险的程度了。她和萨姆就经济学互相争论是一回事，但发展到令人不快的地步则是另一回事了。她转向父母寻求帮助，可是他们两个人都被这

场争论给吸引住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神。

“你比市场聪明多了，”萨姆继续说道，“甚至比那些必须靠作选择而生活的工人也聪明多了。你想把成人当做孩子去对待。如果可以你还想禁止香烟——”

“我当然想这么做了。”

“你还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公司责任的名义，你会为那些给慈善业捐赠的公司拍手叫好。”

“你难道就不会这么做吗？还是慈善业的心肠过于好了不合你的口味？听听你自己都在说些什么吧。我是想要禁止香烟。而你呢，则是想为了确保穷人们以贫困来培养他们的品格，因而要禁止慈善业。”

“这你就大错特错了。不过先不谈这个，还是说公司的行为吧。当一个公司向慈善机构捐一笔钱时，这可能是一次良好的公关行动。这有助于扩大该公司的知名度，可以使得公司所在社区变得更适于居住，还可以为公司吸引更多的工人。这很好。但是如果首席执行官是因为喜欢与音乐人交往而把公司的钱捐给了乐队，或是因为害怕政治压力和像你这样的人制定的制度中所暗含的威胁，而把公司的钱捐给流浪者收容所的话，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那样有什么不对吗？你只是证实了我的观点，即你不关心老百姓。谁会在乎公司因为什么才捐款？只要最终结果是艺术更加繁荣，无家可归者有地方遮风挡雨，吸毒者可以有地方戒毒，那么出于什么原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使世界更美好。”

“但那不是你的钱。”萨姆竭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怒火，竭力不在说话时带出火气，可是徒劳无用。美酒，唇枪舌剑的互相攻击，以及在座的其他客人通过缄默而表达出来的对他的不满，让他感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所有这一切将他推向了一条不归路。

“你说什么？”

“那是公司的钱，不是你的。以额外福利的形式送给工人的钱不是你的，即使它确实能改善工人们的生活。捐给慈善机构的钱不是你的，即使它能使

世界更美好。”

“你这是在诡辩，强词夺理。公司的钱来自社会，属于社会，所以社会也应该有权决定怎么花，而不只是首席执行官有权。”

“你说对了一半，”萨姆反驳，“首席执行官不能随心所欲地花公司的钱。但是他确实有某种责任——对股东的责任。股东们对公司进行了投资，股东们也在承担风险，他们有权要求回报。当一个首席执行官建一座豪华的公司总部作为个人享乐场所时，那是不对的。对一个首席执行官来说，由于个人好恶而把钱花在慈善事业上，同样不对。首席执行官应该把钱花在雇用更好的工人上，或是更新工厂设备上，或是任何对企业的长远生存与收益最有效的事物上。那才是公司的真正责任。而在我看来，正是市场约束了首席执行官的行为，强化了那种责任，而不是某个极易受政治影响力或某个社会精英批评家所左右的华盛顿政府官员。你会用‘我正在使世界更美好’这句话来使你的行为名正言顺。在你的头脑里，人们不太知道怎样理智地花钱。在你的头脑里，股东就是一群只知道剪息票的肥猫。他们把钱都花在花天酒地上，花在豪华游艇和时髦汽车上，而这些钱可以被更好地用在你所认为的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是对于这种你所谓的善行，我并不认同。”

“你有完没完？”

“安德鲁……”劳拉用请求的口吻说。

“这个人是条毒蛇。”安德鲁看着劳拉说。他又转头看萨姆：“你很危险。你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认为公司的贪婪是正当的。你把安·兰德说成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你为世界上那些查尔斯·克劳斯们和所有那些靠压榨别人赚钱的人辩护，而我尤其讨厌你用你那毫无人性的世界观去毒害我妹妹。”

在座的每个人都在等待萨姆的回答，他们都以为会有另一场激烈的口头回击。萨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心。”

萨姆转头看着劳拉的母亲。

“西尔弗夫人，好像我已经不受欢迎了。”萨姆没有等对方说什么礼节性

的客套话，接着说道，“对于今晚可爱的晚餐我深表感谢。”他停下来，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对不起，影响你们享用饭后甜点了。”

他看了看劳拉。她双眼直视前方，拒绝接触他的眼神。萨姆昂首挺胸，尽量保持潇洒的姿态走出了大门。拂面的晚风让他感到十分凉爽。好吧，就这么着吧，他想。萨姆往家里走去。一想到劳拉家宴会上的聊天继续进行的情形，他的心里真是又羞又恼。他们肯定在极尽嘲讽之能事嘲笑挖苦自己。他想象着劳拉也加入其中。这不能怪她，是他自己把一切给搞砸了。

到家后，他在屋里踱了一会儿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生闷气。他怎么能够让自己被激怒了呢？当时他都在想些什么？都 30 岁的人了，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回顾了一下今晚的辩论，思索着怎样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徒劳！当安德鲁向他挑衅时，他就应该一笑置之，不放在心上。但是他心里清楚，当他对某事感到如鲠在喉时，他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他的目光落到了咖啡桌上的一堆书上。有一本他昨天才买的英文诗选集，里面收录了丁尼生的《尤利西斯》。一看到这本书就让他反胃。你以为你是谁呀，竟想骗取劳拉这样的女人的好感？他伸手拿起那本书，一甩手恶狠狠地把它扔到屋子另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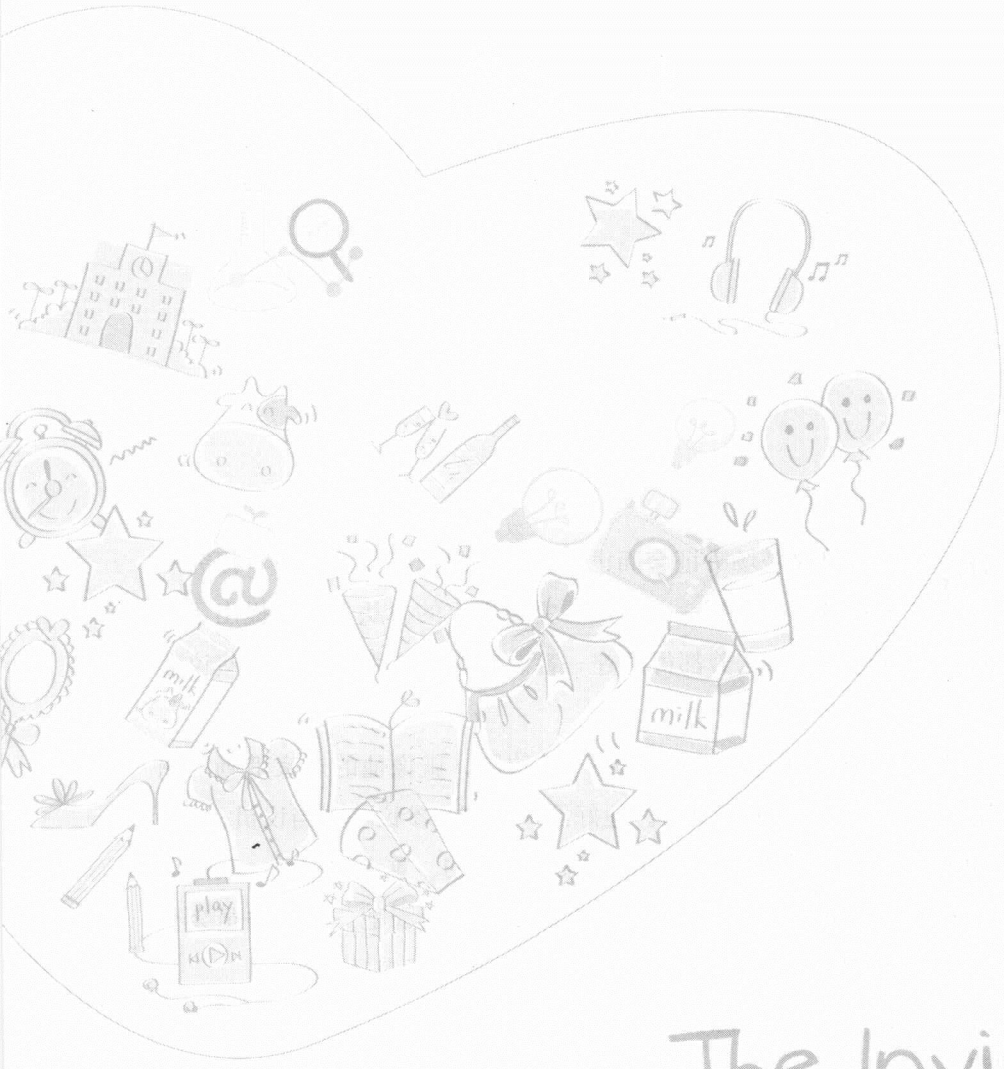
这本廉价的平装书经不起这么一摔，有许多页纸都脱落了。看着被毁坏了的书，萨姆的怒气全消了。他坐下来，双手抱着头，深吸了几口气。他关了灯，播放起西纳特拉的《在深夜》。他躺在黑暗中，听着歌声在房间里飘荡。他想起了今晚刚见到劳拉时的情形。她站在楼梯口，满面微笑，驱走了他所有的恐惧。他怎么会成了这样一个大傻瓜呢？

当门铃响起时，萨姆正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最后一声铃声让他清醒了。他条件反射地看了看表——凌晨 1 点。一想到可能是劳拉来看他、安慰他了，他体内的荷尔蒙就迅速上升。他冲到门口，满怀希望地把门打开，可是门外并没有人。在他脚下有一个信封。他隐约听到远处有跑动的脚步声。谁会在凌晨 1 点钟给他送信呢？

回到屋里后，他把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看，除了正面有他的名字外，别无任何标记。今天白天萨姆举行了一次考试。这个信封也许是某个没参加考试的学生送来的，想让他给予特殊照顾。

可是萨姆想不起来谁没参加考试。他把信封打开，里面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希望这些东西会对你有所帮助，一个朋友。"附在这张纸条后面的是一叠信用卡收据和一份政府信笺上的绝密备忘录。收据和备忘录上的名字使萨姆激灵地打了个冷战，他不由得把这些东西放下了。这些收据是由一位很有声望的参议员签收的。这位参议员的世界观与萨姆的有着天壤之别。这位参议员作为参议院中的关键人物，每天都出现在媒体的头条新闻中。这位参议员也是萨姆在课堂上极力避免提及的人，因为他的女儿就是萨姆这个班上的学生。

萨姆再次拿起备忘录，仔细阅读了一番。他立刻就看出了收据与备忘录之间的关联。现在，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出一个如何处理这些东西的方法来。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2 困　兽

“当然，这仅仅是场听证会而已。我们在此互相交流一下，探究一下各种各样的，嗯——方法，需要探究的方法。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不管怎么着都得调查一番。我想再次强调一下这些议程的非正式性。”

拉希议员的开场白一向都是啰里啰唆不着边际，就像他的老家俄勒冈州境内的河流一样四处分叉，纵横交错。他好像一直都在参议院里当议员。

“今天我们在此看一看我们经济体制中某些关键的、重大的方面。我们已经决定关注健康网公司，嗯，因为，嗯，多种多样的原因吧。我们委员会全体委员对于公司责任办公室，即‘公责办’的大力合作深表感谢。”

参议员拉希把目光从发言稿上移开，慈爱地看着坐在大厅前排的埃丽卡·鲍德温。

“公责办在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拉希继续说道，“他们是我们这个体制的守护者，一旦什么地方出现故障，他们就会立刻作出反应，再也没有什么比如今在街头巷尾四处泛滥的、毫无约束的贪婪更加危险的事了。”

埃丽卡·鲍德温假装在浏览一些文件。她觉得拉希的发言真是又臭又长，尽管她认可他说的实质性内容。不过她清楚，他讲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给记者们听的，并不代表他本人的观点。听到查尔斯·克劳斯作为第一证人被介

绍时，她抬起了头。

她憎恨他。她憎恨他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对自己的行为竟毫无负罪感。她一定得小心行事，要是一时冲动感情用事，那就危险了。

对健康网公司的调查已经启动。这些听证会只是一系列程序的开始。不久后，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话，证据就会越来越多，知情者也会开始出现。但她仍然没弄明白她收到的那摞文件意味着什么。

参议员拉希开始问第一个问题。

“克劳斯先生，我想用一个一般性问题开始我们的听证会。你认为21世纪公司的责任是什么？”

克劳斯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健康网公司法务部门的员工们，朝他们咧嘴一笑。他们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了，为克劳斯可能说的话而担心。克劳斯的笑容让他们更加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21世纪公司的责任，”克劳斯开始说话了，就像是在自言自语，“听上去挺像那么回事。我想想——21世纪的公司有许多责任，对所在社区的，对整个社会的，以及对全体人类的。够不够伟大？要不要我把对宇宙的责任也加进去？老实说吧，我有且只有一个责任，”克劳斯又停顿了一下，“那就是赚钱。”

大厅内响起一阵惊叹声。克劳斯又回头看了看他的律师们。看到他们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就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只有一样东西比法律更让他讨厌，那就是律师。他们坏了他不少事，他的许多计划都被他们阻拦了。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时地让他们难受难受，即使他们站在他这一边。

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卡什曼无人不知，他一直是公责办成立的催化剂。虽然拉希是委员会主席，但谁都知道，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卡什曼。

“克劳斯先生，你对你的员工及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当然也有些责任。是你的员工在为你生产产品，而他们的社区则为他们创造生活质量，以确保他们在那儿能安居乐业。”

“我付工资给他们了，不是吗？而且有许多时候付得太他妈多了。我的董事会认为，这种慷慨可能会有助于避免类似今天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显然一

切都是徒劳。”

健康网公司的一位律师闻听此言叫苦不迭。

“我很高兴你为工人的利益作出了你的贡献，而我们也在以我们的方式作着我们的贡献，”卡什曼接着说，“让我们谈谈具体的事项吧。健康网公司在中国境内有生产设备吗？”

“你知道的，我们在那儿有工厂。”

“在那儿的工人平均工资是多少？”

“那是本公司机密，不能外传。”

“那么健康网公司在墨西哥有生产设备吗？”

“刚刚投入生产。”

“在那儿的工人平均工资是多少？”

“哎呀，又是机密。”克劳斯微笑着看着委员会成员，耸了耸肩。

“也许你确实不想与别人分享这些细节情况，克劳斯先生。”现在的发言者是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卡门，“但是这已经广为人知了。在美国境外，你的许多工人每小时赚不到 1 美元，你觉得付这么低的工资公平吗？”

“公平？我不知道公平是什么意思。”克劳斯满脸无辜地说。大厅里响起一阵嘲弄声。委员会主席用手势让大家保持安静。“我没听到我的员工有什么抱怨呀。”克劳斯继续说。

“他们可能是不敢说出来，克劳斯先生。”参议员卡门继续说道，“除了工资低廉外，我们还有无数次工伤事故的报告。”

“我可不相信那些二手的报告，议员先生，我倒是愿意在您方便的时候领您参观任何一家健康网工厂。”

埃丽卡听了一会儿就不听了，这些都是例行公事。她的心思都在围着对健康网公司的调查将来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情形打转。最后议员们也懒得这样不痛不痒地盘问克劳斯了。他们转向下一个证人。埃丽卡抬头看着他在麦克风前就位，这个人叫乔治 · 萨瑟兰。他看上去很面熟。埃丽卡想起来了，他和他的家人曾作为“不稳定的经济新状况”的标志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

那篇报道使公众们对举行健康网听证会的要求进一步高涨。

萨瑟兰在桌子后面坐稳后，调整了一下麦克风。他没有克劳斯那种不可一世的派头。看得出来，他有些紧张。俄亥俄州的珀金斯议员试着尽量使他轻松自在一些。

“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萨瑟兰，这位俄亥俄州的公民，来这里和我们委员会对话。萨瑟兰先生，欢迎你来到华盛顿。”

“谢谢你，珀金斯议员。”

“你是从麦塔隆来的，是吗？”

“是的，先生。”

“那是个很不错的小镇，很不错。它与整个俄亥俄州乃至美国许许多多的小城镇没什么两样。那里有着勤劳的人们，和睦的家庭。人们乐于工作，且十分努力。”珀金斯已经不再是和乔治·萨瑟兰谈话了，他是在向大厅里的所有人讲话，这样就给乔治提供了一个保持镇静、放松紧张的神经的机会。珀金斯议员盛赞了一番美国小城镇的种种美德，然后才把注意力又转回到麦克风前的这个人。

“我想你带来了一些照片。”

“是的。”

珀金斯议员向一个助手示意了一下，那个助手忙上前在乔治·萨瑟兰左面竖起了3个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有一块软木板。乔治递给那个助手一个大号信封。她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照片，然后把它们贴到软木板上。照片上是一张张令人触目难忘的儿童的面孔，他们的父母就是健康网公司墨西哥工厂的工人。

这是一个奇妙的场面。中心位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乔治·萨瑟兰。他穿着他最好的西装却有些不自在，新理的头发使他显出一丝威严。他的身旁是一张张生活照：几个小孩，衣衫破烂，他们身后是一个个东倒西歪的茅草棚。而他的另一侧是查尔斯·克劳斯那张保养得很好却充满愤怒的面孔。这三幅画面会成为美国各大报纸头版上最为抢眼的图片。

“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照片吗，萨瑟兰先生？”

“噢，当然可以。当我在墨西哥工作时，一周会看见三四次这些孩子。你们看到照片背景里的那些茅草棚了，他们和家人就住在那里。”

“你进没进去过这些——”珀金斯议员停顿了一下想找出一个合适的字眼，“住所？”

“进去过许多次。我的一个监工就住在这间房里。”乔治站起身指了指照片里的一间茅草屋。

“你是说，”现在说话的是卡什曼议员，“一个监工赚的工资也只能使他们住在我们看到的这种茅舍里？”

“恐怕是这样。”

“那么他的工资是多少呢？”

“因为克劳斯先生刚刚作过证，我要是说出来恐怕不大合适。但我想您应该明白，那肯定没多少钱。”

“你在墨西哥做什么，萨瑟兰先生？”

“我曾经为健康网公司工作。”

“我想你不再是健康网的雇员了吧？”

“我现在谁的雇员也不是了，我正在找工作。”

“今天你是收到了某笔费用才来此作证的吗？”

“当然不是！”乔治断然否决。“对不起，先生。”他继续说，语气平缓了一些，“我是自费到这儿的。这么做似乎是对的。”

“的确，你会为此受到人们的赞扬。这些照片是你的吗？”

“是我从一个朋友那儿买的，这些照片是她拍的。”

“这些照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鲍勃·布莱肯希普与健康网公司的人坐在一起，他认出了照片里的情景。他努力想表现出一个有爱心的人初次看到如此贫困的场景时所应该具有的那种关怀。当然他也知道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但是乔治已经买通了他，让他保持沉默。布莱肯希普在他老板面前会绝口不提艾丽斯的事，反过来呢，乔治也不向媒体揭露布莱肯希普最初想要销毁这些照片的龌龊举动。乔治对布莱

肯希普说，如果把他有意销毁这些照片的事宣扬出去，肯定会有损健康网的形象；要是让克劳斯知道布莱肯希普在处理这件事上竟失过手，那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会变得很糟糕。所以，布莱肯希普很快就与乔治达成了协议。

现在卡什曼议员让乔治谈谈麦塔隆以及健康网工厂的关闭对其产生的冲击。埃丽卡觉得十分惬意。她喜欢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就和《时代》杂志的封面一样会帮她的大忙。这些照片的曝光会产生更多的头条新闻，会有更多的有关健康网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卑鄙事例被揭露。这时她感到她的呼机开始振动。她低头一看，是本地号码，她认出了来电话的人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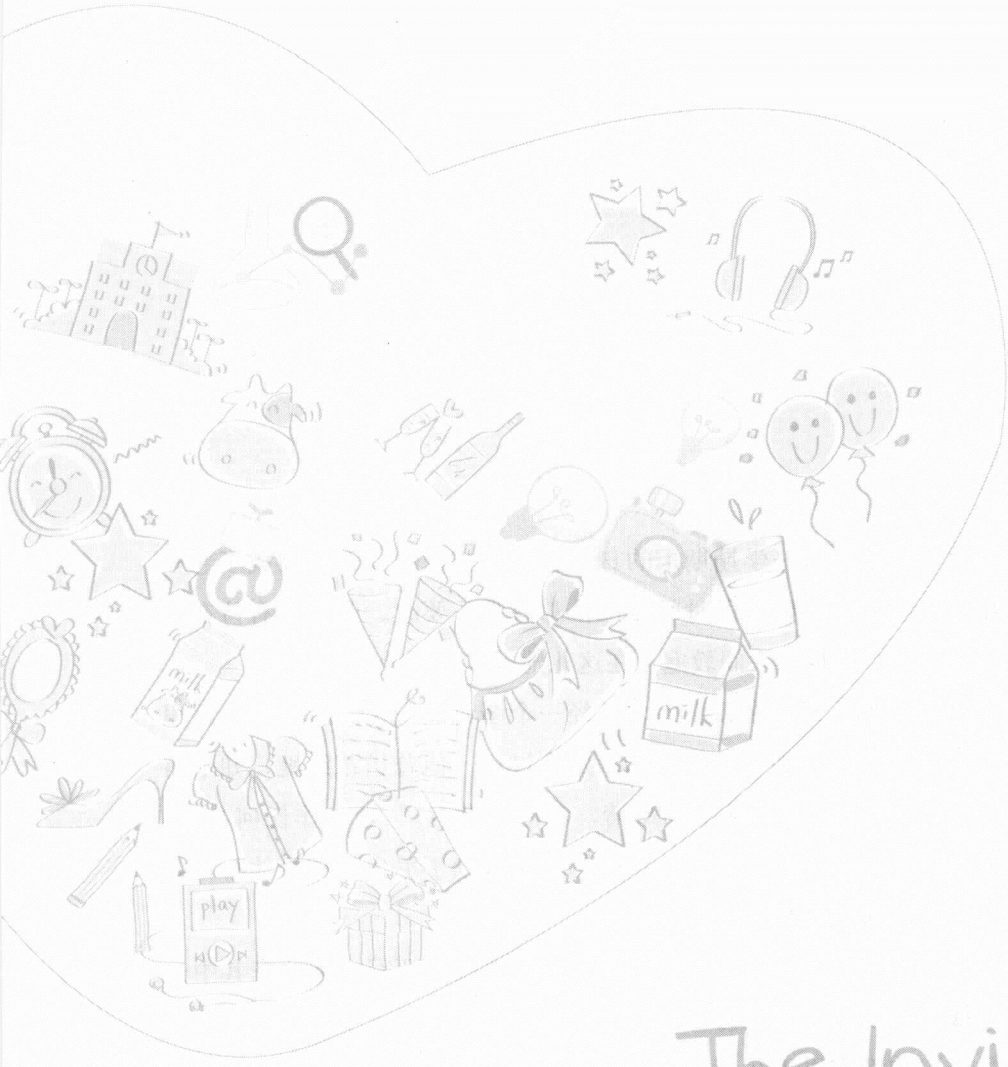
她离开座位，躲进过道里，打开手机回电话。

“我是埃丽卡 · 鲍德温，莱文博士刚刚呼了我。好的，有劳了。”她焦虑地跺着脚，等着博士来接电话。“戴维，我是埃丽卡 · 鲍德温，你刚才呼我了。”

埃丽卡全神贯注地听了两分钟，不时地点着头。

“谢谢你，戴维。你太棒了。”

埃丽卡在返回座位时想，那些文件真是大有内容，她真没想到居然还有比乔治 · 萨瑟兰的证词更好的东西。在回到听证会座位上时，她强忍着没有露出笑容。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3 游戏规则

5月中旬，随着这一学期期末的日益临近，劳拉的桌面逐渐成了卷子和书本的海洋。她这段时间没课，却有卷子要改。劳拉没有待在办公桌旁，而是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教室，在这儿她可以安静地展开工作。

自从在她父母那儿开过聚餐会后，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除了在大厅里冷淡地打过一两声招呼，她一直都没和萨姆讲过话。他曾送花给她，并附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对于那晚的事情，我深感歉意。"她没作任何答复。有时，她看到萨姆在校园里独自一个人吃午餐。她读丁尼生的诗给他听，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劳拉所在的教室本来是一间大教室，被隔板隔成了两间，劳拉在其中一间。这幢大楼其他部分正在装修，所以才把这间教室又派上了用场。当劳拉判卷时，另一边的教室里正在上课。劳拉坐在讲桌前，离隔板很远，不过她仍然能听到那边争辩的声音。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也是懒得判卷，她向隔板走去。她听出了萨姆的声音，那是他的选修课"经济学世界"。她贴近隔板，听那边正在讨论些什么。

"我知道这并不公平，但我还得再次说明一下规则。"她可以听出萨姆在耐心地讲解。规则？劳拉知道萨姆的课肯定有些与众不同。她早已作好心理准备去听萨姆那些缺乏仁爱和奉献的说教。但听上去萨姆这班同学正在玩某种游戏，这使她感到吃惊。

“规则是这样的，”萨姆继续说着，“你是一个独裁者。当你是独裁者时，你可以颁行一项法律，只能是一项，而且必须是法律而不能只是一个良好的意愿。你不能简单地下令让这个人爱上那个人，或是某种疾病马上消失，或是在交通事故中再也没有人员伤亡。你必须要在自然法和经济法的范畴内为你的选择辩护。现在谁愿意先来试试？”

“我想通过一项法律让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高中毕业。”一个女孩子提出这样一条建议。

“为什么？”萨姆问。

“高中辍学者导致太多的问题出现。他们会去犯罪，然后他们就不好找工作了，最后只能靠国家的福利政策生活。”

“那么每个人都得待在学校里喽。你想没想过，要想监督他们遵守这项法律会很困难呢？”

“没怎么想。”

“你准备每天都查考勤吗？对那些缺席的人，你准备怎么办？”

教室里一片沉寂，学生们都在想着可能的惩罚措施。

“你准备在他们违反规定的第一次就惩罚他们吗？”萨姆问，“还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

“三次好像比较公平。”女孩回答。

“我不知道，”萨姆说，“我觉得就算开始考勤，你还是会遇到学生缺课的问题。不过让我们假定每个人都遵守这项法律，那么对于那些因为不想待在教室里而把其他学生的课也搅了的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当然你真正想要的，是可以强迫所有的学生都对上课有兴致的法律。但是那就有悖于我们的游戏规则了。不过或许你可以想个什么方法来调动学生的兴趣。别人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彻底取消福利政策。”

劳拉听出这是埃米的声音，她很吃惊。埃米是她高年级诗歌课上的学生，她当参议员的父亲始终是扩大福利政策范围的拥护者。萨姆怎么应对这项建

议呢？

“那么你让那些靠福利过活的母亲的孩子们怎么办呢？让他们挨饿吗？”萨姆问。

埃米在回答前犹豫了一下：“我们会有一项临时政策，只帮助孩子们。”

“临时是多久？6个月？一年？你怎样保证是孩子们得到了钱，而不是父母呢？”

萨姆让埃米想了一会儿。他一定是在踱步。

“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餐厅，只有孩子可以去吃饭，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在父母去找工作时，孩子们不再挨饿。”埃米回答。

“这倒很有创意。那么如果在这项政策结束时他们的父母仍未找到工作，你准备怎么办？就让他们饿死吗？”

“这倒挺棘手。如果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即将断粮，这会激励他们找到一份工作。”

“说得好。”萨姆给予了肯定，“但是为了让威胁变得有效，你不得不去实施它。你忍心让那些孩子们挨饿吗？”

“私人慈善机构会照顾他们的。”

“也许吧，但在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说私人慈善机构永远也募不到与政府通过税收征集到的用于福利政策的同样多的钱。”

“有这样的理论？”埃米问。

劳拉也同样感到吃惊。她没想到萨姆会提出这个理论。

“有。”萨姆继续说，“下课后留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同时你或许要想一想，如果私人慈善机构在填补法律的空白时遇到麻烦怎么办？谁还能提出一项完美的法律？”

学生们不断地提出各种想法，萨姆一一指出其中的漏洞。不一会儿，其他同学也都加入到对萨姆提到的各种让人无法预料的复杂因素的讨论中来了。听着萨姆攻击每一项提议，甚至是那些她认为对他很有吸引力的提议，劳拉暗暗感到吃惊。同时，讨论之热烈也让她感到耳目一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它迫使你找出你所认为的最大的社会问题，然后提出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学生们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看法竟然千差万别，而他们想到的最佳解决途径也各有千秋，这真让人惊奇。一个学生想加大对吸毒者的惩罚力度，而另一个却想让毒品合法化。但是无论提出什么想法，每项政策都有不妥之处。劳拉想，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们理解，设计一项好政策并非易事。

让劳拉吃惊的是，她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正在想着的是萨姆，而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政策。他似乎是个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很公正。墙另一面的吵闹声把她的心思又拉回到了教室里。

“好啦，好啦。”

是萨姆。

“你们想知道我会颁布什么法律。这很公平。那会是我所认为的可以最大限度地改变美国并使它变得更好的法律。但是即使我相信它是最好的法律，即使我可以当一天独裁者，我也不会去通过这项法律。你们的任务是指出为什么要颁布这项法律。”

教室里变得鸦雀无声。

“如果我可以通过一项法律，”萨姆继续说，“而且只能是一项，那会是——”

萨姆停了下来，劳拉猜想他是为了获得某种惊人的效果。

“那会是，”萨姆又开口了，“取缔电视。”

萨姆此言一出，学生们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劳拉也备感吃惊。她还以为萨姆是要取缔规章制度，废除最低工资限额，或是什么与经济相关的东西呢。取缔电视？

“看电视完全是浪费时间。它是一种让人不易察觉的毒品，把我们作为人类的东西都吸走了。它把我们变成了傻瓜，靠把频道换来换去来逃避现实。”

班上一定有人在窃笑，因为萨姆作出了回应。

“你们觉得好笑是吧？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每天至少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至

少看两个小时的呢？三个小时的呢？你们认为你们能戒掉电视瘾吗？你们认为戒掉电视瘾后你们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吗？”

劳拉可以透过墙壁想象出萨姆的样子，他一定在来回踱着步，挥舞着手臂以加强他的观点。她笑了。她把桌子上那摞卷子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取缔电视，孩子们就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而不是傻傻地坐在角落里那个枯燥乏味的盒子前面。取缔电视，一家人就可以在晚饭后一起聊天。取缔电视，人们就会再次开始读书。取缔电视，人们就会学着坐下来思考——这是一门在电视时代已经消失了的艺术。”

“可是有些电视节目挺好的呀。”一个学生打断了萨姆。

“啊！”萨姆大叫，“这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每一项政策一样，我们总要付出些代价。可能有一些很好的节目，但是污水远远超过泉水。暴力，庸俗……”

萨姆这种过时的长篇大论让班上的许多同学都咯咯地笑出声来。想到萨姆这个生活在19世纪的男人被电视的恶行所冒犯的样子，劳拉也笑了。

“你们又笑了，”萨姆说，“可是人类的尊严却要为之受损。你们觉得电视的负面影响算不了什么。没错，是算不了什么。而这就是悲剧所在。看完MTV后，你们对女人的态度会大打折扣。如果你们在电视上看了太多的谋杀，那么现实中真正的谋杀案就会变成只是不幸的、令人讨厌的事件，而不是后果不可估量的悲剧。”

萨姆停下来喘了一口气。

“我是有点夸张，也许有点太夸张了。但这可是经验之谈。我正在试图戒掉电视瘾。当我意识到有那么多个晚上我手拿着遥控器，一个一个频道挨着看，大好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时，我立刻就采取了行动。首先我把电视机搬到了我家里一间最不舒服的屋子里，然后我拔掉了有线插头，最后我把电视机给卖了。我自由了！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我比以前读了更多的书，做了更多的志愿者工作，花了更多的时间和我的朋友、家人聊天。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我还是个电视瘾君子。当我住在宾馆里时，我忍不住还

要看电视。我把电视打开，又把它关上。所以对于自己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我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而现在我们又有了互联网，这又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巨大诱惑物。”

听到萨姆如此坦诚地进行自我评估，劳拉禁不住笑了。他这个人可真怪。

“现在，”萨姆继续说，“我相信电视对你们的智力是有危害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就算我能做一天独裁者，就算我能够做到，我也不会取缔电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开始猜测，但是萨姆让他们安静下来。

“我本想让你们猜一猜，可是太晚了，我们还有一个游戏要玩。这个游戏会帮助你们理解，为什么即使我是一个独裁者，我也不会取缔电视。”

劳拉把判卷的事彻底忘了。她把耳朵贴到隔板上，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

“这个游戏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是从罗伯特·诺齐克写的一本非同寻常的书《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得来的。有谁读过这本书吗？”萨姆停顿了一下，“你们当然没有读过。你们都在忙着看那些电视垃圾呢。”

对萨姆的挖苦，全班同学报以哄堂大笑。

“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这本书中，”萨姆继续说，“诺齐克描述了一种独特的机器。我们就把它叫做‘做梦机器’吧。一旦你正确地设定好程序，把你自己连到它的感应器和电极上去，你就可以体验你能想象得到的任何一种生活——这是虚拟现实游戏的终极版。任何梦想都会成真。当你在机器中时，你可以是美国总统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滚歌星。你可以爬上珠穆朗玛峰、治愈癌症、获奥斯卡奖、一年赚10亿美元……这就是做梦机器的神奇之处。与你睡着时做的梦不同，你在做梦机器上做的梦会让你感到非常真实。你会躺在一张台子上，连接着做梦机器，但是在你的意识里，你会丝毫察觉不到异样地在夏威夷冲浪，演唱历史上最流行的歌，一连赢得10次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冠军，这些事情就像你现在手中握的铅笔和听到我的说话声这样真实生动。你们有谁想要玩一玩这种做梦机器？”

劳拉可以想象那间屋子里每个学生的手都高高举起。她暗自思忖：如果

有这么一次机会，我会做个什么样的梦呢？

“你们当然都想玩一玩，但是有一个细节我忘了跟你们提。你在做梦机器上所体验到的想象中的生活必须取代你的真实生活，你再也不会醒过来。今天你走进这间屋子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你取得硕士学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变得比甲壳虫乐队还流行时，你们已经变老了，然后过世了。这种死亡没有任何痛苦，死之前还会有十分风光的老年生活。但是当他们拔下最后一个电极，你的大脑也就停止了工作，他们会把你们安葬。当你沉浸在做梦机器中时，时间的流逝好像和现实中的速度一样，但事实上，你们在机器中的时间不会超过 5 分钟。然后他们会把你拖出来，再让下一个——顾客——进去。你们还有兴趣吗？”萨姆愉快地问。

劳拉感到一股寒意袭遍全身。隔板另一边一片沉寂。最后萨姆开口了。

“我想你们不会再感兴趣了。为什么呢？”

“那不是真的。”某个人叫道。

“我知道，”萨姆说，“但你不会知道那不是真的。感觉上就是真的。”

“但是那是假的。”一个学生说，“你生活在机器里时，你的癌症能被治愈，但是真实生活中的你还是会死于癌症 。”

“说得对，”萨姆说，“那么你为什么会在乎这个？对我而言，在做梦机器里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它不但不是真实的，而且做梦机器还剥夺了所有使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东西。去奋斗，去求索，永不言败。”

劳拉惊喜地听到他在引用《尤利西斯》的结尾。

“做梦机器还剥夺了失败的体验。”萨姆继续说，“如果你永远都不会失败，求索还有什么魅力呢？如果今后每年我都给你 10 亿美元，什么也不要求你做，唯一的条件就是每年你都得花光最后一美元，你会要这些钱吗？如果你拿了这些钱，你会快乐吗？”

“当然啦。”一个学生说。劳拉可以想象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在点头赞同，她似乎想到了更糟的经历。

“一段时间内你们会欣喜若狂，”萨姆继续说，“想象一下第一天的情形。

早餐吃龙虾和鱼子酱；午餐呢，和几百个亲近的朋友坐着协和飞机，在一次愉快的旅行后到巴黎就餐；晚餐就摆在纽约商业区的总统套房里。第二天，早餐还吃龙虾和鱼子酱，午餐也许还在巴黎，换一家新餐馆，或是调整一下顺序，让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飞到纽约给你做午餐。也许那天你已经把古根海姆博物馆租了下来，用来接待与你共进午餐的客人，你还会把纽约爱乐乐团请来为客人们表演。晚上，你们则在尼克斯赛场外的椅子上和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在一起聊聊天。也许你不会选择爱乐乐团，但请谁都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一天非常美妙，这样的一周也会不同凡响。但是这样的一年呢？10 年呢？”

“我们愿意试一试。”一个学生说，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有吸引力。但是吃了 10 年的鱼子酱早餐后，鱼子酱就和爆米花的味道差不多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教室里静了下来。萨姆一定是在整理他的思路。

“一个人死后，”萨姆说，“发现自己在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盛产鳟鱼的河岸上。天空碧蓝如洗，他手持一根调试得极佳的鱼竿。河流就在他面前，对钓鳟鱼来说，这是绝好的一条河，湍缓适中。他一生一直想找出更多的时间用来钓鱼。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天堂。他向上游望去，一个旋涡中，有条鱼正跃出水面吞吃一只昆虫。他精确地把钓竿甩到那一点。眨眼的工夫，水面开始翻花，一条硕大的鳟鱼被钓出水面，劈里啪啦地溅得水花四起。这条鱼如此之大，颜色如此鲜艳，这个人吃惊得张大了嘴。一阵短促的较量后，他把这条鱼弄上了岸。它足有几磅重！他把鱼从钩上摘下来，转过头看水面。又有一条鱼跃出水面吃昆虫。他再次漂亮地下钩！再次钓上鱼来，又是一条漂亮的大鱼。这真是奇迹！这个人跪了下来，感谢上帝对他的恩赐。可是一天下来，一条一条又一条的鱼跃出水面回应他的努力，他下意识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决定故意把钩抛得很差劲，可是鱼还是照样上钩，照样被他钓上来。他开始大喊大叫，用鱼竿击打水面想使鱼受到惊吓，可是没用，每次下钩都会钓上鱼来。于是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在天堂。”

一个学生问："但这和取缔电视有什么关系呀？"

"因为取缔电视有悖游戏规则，不是我们这儿的游戏规则，而是美好生活的游戏规则。美好生活是真实的，充满着波折和起伏、成功与失败。经过艰苦攀登爬到顶峰才使得顶峰的景色看起来格外美丽。每次下钩都能钓上鱼来并不是天堂。每年有10亿美元也是很无聊的事。取缔电视并不能使我们距离美好生活更近——它并没有真正地改造这个世界，只是把出问题的地方掩盖了起来，让你觉得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为什么你会觉得电视里的节目如此低劣呢？因为人们喜欢这些东西。为什么人们每天晚上要看4个小时的电视，握着遥控器就睡着了？因为他们空虚。取缔电视丝毫不能改变这些。就算是能有所改变，我又有什么权利让那些机能失调的家庭花更多的时间聊天呢？我又有什么权利迫使父母们切实地把时间花在孩子们身上呢？就算我有这个权利，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运用这种权利，把成人当做儿童，把电视这种糖果拿走就是改造世界的那种办法？我为自己没有电视而自豪。这是战胜我的劣根性的一种胜利，尽管是小小的胜利。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逐渐认识你自己，找出办法做正确的事情。要政府通过法律减少你的选择余地，代替你做事有什么好处？那不是生活。同样，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把世界想象成是一个政府可以终结愤怒、妒嫉、贪婪、欲望或暴力的地方，这也不是生活。在这种世界里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

萨姆停下来，教室里一片寂静。

"时间到了，明天见。"

劳拉对于自己深受萨姆演讲吸引这一点丝毫不感到吃惊。让她吃惊的是，她很想和他谈谈。她想略过下一节课。她想见他，和他说话。劳拉终于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她下定决心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要去教师休息室找他，就对他送的花没有作任何答复之事向他道歉。

当劳拉经过萨姆上课的那半间教室的门口时，她看到一群学生围着他。议员的女儿埃米站在一旁，好像在等萨姆。埃米身材修长，金发碧眼，是学校女子排球队的明星队员，校报的编辑，明年肯定能进斯坦福大学。那个女

孩，不，那个女人会给萨姆带来很多麻烦。也许已经有麻烦了。

劳拉不止一次想萨姆对于校方开除他的做法可能会作何反应。从她刚听到的这 45 分钟课和课后学生们向他热烈地提问这种情况来看，萨姆肯定是一个可以让学生思考的老师。他教课的质量肯定不是问题之所在。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4 重要数据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

埃丽卡·鲍德温正在公司责任办公室每周一的例会上讲话。她刚才一直在静静地听马歇尔·杰克逊这位对健康网公司进行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向全体人员汇报他调查工作的最新进展。她并不想引起轰动，但是她的这句话以及她说话的方式还是抓住了每个人的注意力。

“这包东西是两个星期前收到的。”她边说边把那个9英寸宽12英寸长的信封举起来，“它是通过邮局寄过来的，附着几句话，但并未署名。刚收到时我给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看过。我们知道它和健康网有些关系——是那儿的一个雇员寄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可供辨认的标志，就是一长串一长串的数据和字母。两个星期来我一直在研究它，希望能发现某种线索。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

埃丽卡停了下来，啜了一口咖啡。

“这些就是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任何一种新药都必须进行的一组临床试验数据。”

“你怎么知道的？”有人问道。

“我一时冲动把它寄给了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莱文博士——以前我们曾就临床试验方面的事和他聊过。他在那儿已经工作多年了。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些数据，上星期他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正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这是

一种叫做国际协调编码的东西。所有的临床结果必须一致，所以它们看上去没什么不同。”

“那么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马歇尔·杰克逊问。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点儿运气了。莱文告诉我，我们只有一部分结果。就在这儿，看看吧。”埃丽卡把一些复印件分发下去。

“最左边的一栏是主数据，它们是文件的中间部分，我们这摞数据第一页是 1 583，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前面的 1 582 个结果以及所有相关的材料。接下来的 60 页内容格式相同。我们手头的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一份报告的部分附录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结尾部分的总结性图示。”

“那么这些东西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马歇尔·杰克逊说。

“我不知道，”埃丽卡回答，“我的猜测是，如果某个人想把这些记录毁掉，那么这里面就一定隐藏了什么东西。会是什么呢？”

“可是这上面连个公司名称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这来自健康网公司？”一名员工问。

“我们是不知道，莱文会替我们查一下。在每页的顶部有些数据可用来认定公司名称。每次试验都要到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登记备案。”

“那么，如果我们只有一份报告中的某一部分的一个片断，我们能从中了解到什么呢？”马歇尔·杰克逊问。

“我认为我们能了解到一些东西。”埃丽卡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满意地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我想我已经弄明白了。”

“你是新来的。”

这是一个陈述句，但是桌子后面的那个女人把它当成了问句。

“是的。希瑟辞职了。我来顶替一阵子，直到他们找到一个正式的。”

霍华德·坎特雷尔努力想找点别的话题，可是没找到什么可谈的。他尴尬地退到查尔斯·克劳斯办公室外面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有一张黑色皮沙发、一把皮面扶手椅以及一张形状不规则的玻璃咖啡桌。坎特雷尔拿起桌上放着

的年度报告，想找些有趣的东西看看。他没能看进去。

当秘书微笑着告诉他克劳斯先生可以见他了时，他正双眼发直地望着远处。他宁愿再看几个小时的年度报告，可是他没有选择。霍华德走进克劳斯的办公室，局促不安地在克劳斯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他最近一次出现在克劳斯面前，是来提醒他的老板最新的前列腺药存在一些问题。现在他被叫来见克劳斯。

“这份报告好多了。”克劳斯举起一个文件夹，“我就知道你会把事情办好。”

对于克劳斯的夸奖，坎特雷尔没有作任何回应。他只想尽快离开。

“我可不想再出什么问题，”克劳斯继续说，“或是任何的意外。不会再有什么坏消息了，对吧？”

“是的。”

“我来处理你给我的那些材料，”克劳斯说，“我告诉过你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些结果更像样一些。你的良心怎么样？”

“我没有良心。这么回答没错吧？”这是坎特雷尔所能作出的最大的反抗了。

“差不多吧。至少你还有足够的理智把那些危险的东西交给我。不过你的手是干净的。我告诉过你我会处理的，我也的确处理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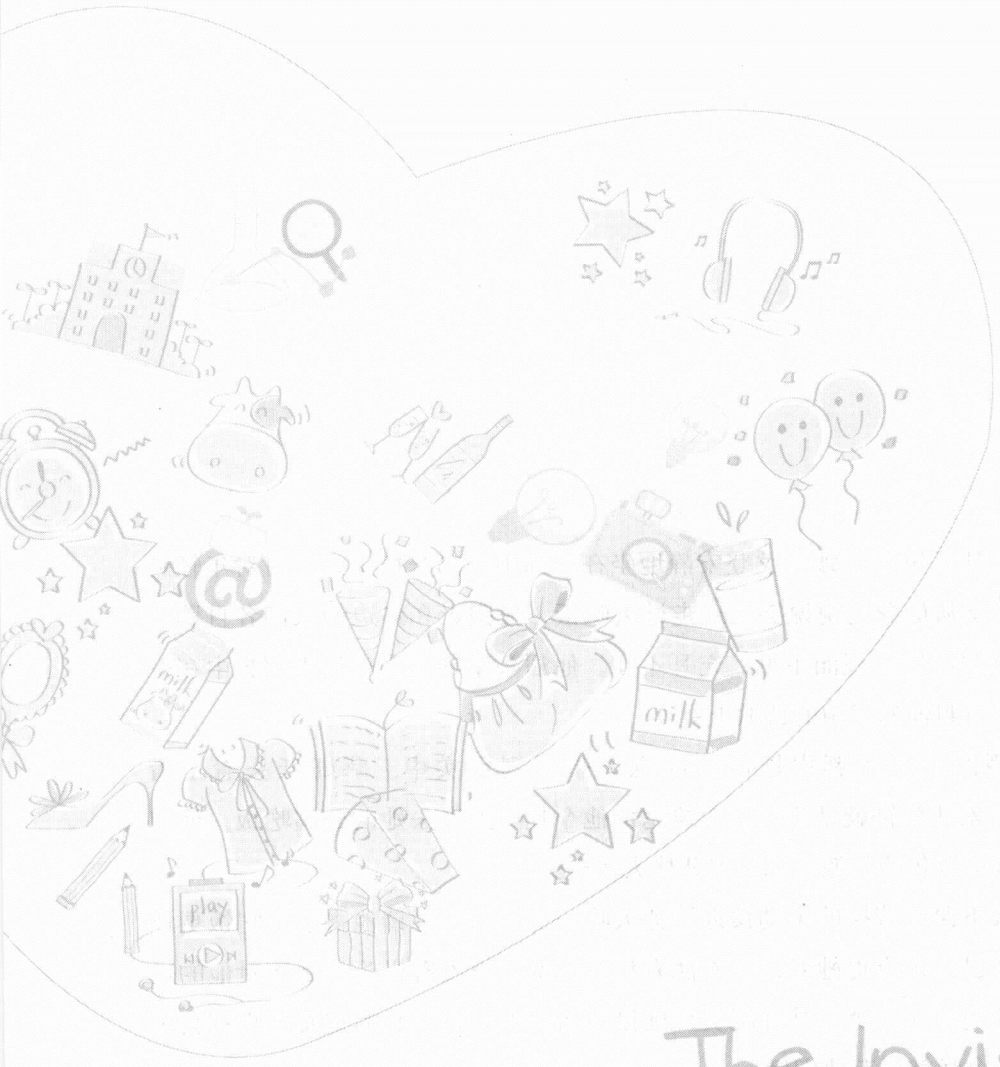
研究部主管只是报以呆滞的目光。他想说“无可奉告”，或者大声尖叫。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还能控制住自己。

克劳斯挥了挥手，把他打发走了。

当埃丽卡·鲍德温打开她在乔治敦的公寓房门时，已经快晚上 8 点了。她今天加班加到很晚，回家的路上也没赶时间。她把文件包放到餐桌上。她的餐厅虽小，却很方便，东西一应俱全，触手可及。她很少在家招待客人。当她家里的办公桌实在腾不出地方时，餐厅里的桌子难免要成为她的备用办公桌，在这上面她一样能工作。埃丽卡慢腾腾地将前几个晚上工作时用的备忘录和文件归拢起来。今天晚上，她没有放上餐具垫快速地吃一顿晚餐，而

是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放到腾空的桌面上，然后打开电源。

开始工作前，她打开CD播放器，把保罗 · 西蒙的《心与骨》放进去播放。她把那个信封从包里拿出来，取出那一摞纸，深吸了一口气。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晃动着，她开始把数据一个接一个地输入电脑。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5 大善之举

5月下旬，萨姆·戈登安静地坐在杜邦中心的长椅上。一对对年轻男女从他身边说说笑笑地走过去吃饭，慢跑者和路边的人们各自聊着天，而这些萨姆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眉头紧锁，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本已经没有封面的书中的诗歌上。

一辆汽车的嘟嘟声把他的注意力带回到现实中。萨姆低头看了看表——还差几分钟就是7点。劳拉邀请他今晚7点半去她的公寓吃饭。他把那本书塞进背包的外兜，朝康涅狄格大街走去。

那天下课后劳拉的主动接近让他大吃一惊，而她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更让他吃惊不已。她没提她对他的看法有什么转变，也没有提为什么不对他的道歉作出任何回应，她只是开玩笑说她没邀请安德鲁，而她的室友今晚都会出去办事。今晚就只有他们俩。

劳拉和3个大学同学在离动物园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合租了一间公寓，萨姆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刚好7点半。他深吸了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劳拉打开房门。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看到劳拉站在那儿笑面相迎，萨姆内心的欣喜之情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你好，萨姆。进来呀。”

“你好，劳拉，对不起我迟到了。”由于走了很长的路，他还在大口地喘气。“对了，”他说着把手伸进背包，“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劳拉看到那张CD盘，咯咯地笑了。

“我知道，”萨姆说，“这盘CD的名字是有点儿傻。而且弗兰克·西纳特拉可能会让你想到你的父母或是你的祖父母。但是相信我，《时髦恋人之歌》当初可是美国最流行的歌曲。”

“谢谢，萨姆，”她笑着对他说，“来，到厨房来，我准备开始做饭了。”

萨姆跟着劳拉向厨房走去。

“你想喝点儿啤酒吗？”到了厨房后劳拉问，“我们今天吃中餐。”

萨姆接过劳拉递过来的青岛啤酒，在厨房中间的桌子旁坐下来。啤酒是冰镇的，空腹喝起来很清爽。

“要我帮忙吗？”他问。

“需要的时候我叫你。”

“劳拉，”萨姆开口说，“上次在你父母家，我很抱歉，我——”

“算了，已经这样了。我们摒弃前嫌吧。”劳拉从厨架上拿下一罐米，“你饿了吗？”

“快饿死了。”萨姆老老实实地说。

劳拉量了两杯米，放到一个平底锅里，再向里加了一些水，然后把火力调到最高。

“我也要向你道歉。”劳拉说，“那次在我父母家聚过之后，我一直心烦意乱。我当时再也不想搭理你了，可是那也太孩子气了，我应该谢谢你送给我的花。我——”

“好啦。摒弃前嫌了，记得吧？”

“好吧。”

劳拉把米饭翻动一遍，盖上盖子，把定时器设在15分钟的位置。接着她从冰箱里拿出两块鸡胸肉，开始切片。切好后，她把肉放到一个碗里，放了一些淀粉、白酒和黑胡椒，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放到一边。

“你有兄弟姐妹吗，萨姆？”

“有个姐姐，住在休斯敦。她为劳动人民的伟大朋友埃克森-美孚公司

工作。”

“在休斯敦有个污染大王也叫这名字。你说的是那家公司吗？”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埃克森-美孚公司斥巨资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油，然后把它们从地下抽出来加工后卖给人们，这样人们才能去上班，去海滩，去访亲探友。他们的确偶尔发生一些漏油事件，你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我听说过。那她在那儿做什么？”

“她是个工程师。”

“这么说来你姐姐是商业界的工程师喽。你好像也喜欢商业。那么你为什么不去那边发财或是帮别人发财呢？”

“我听说‘弄来花去，虚掷精力。’”

“谁告诉你这句话的？”

“是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一本英国诗选。”

劳拉刚喝了一口啤酒，听到这话，还没咽下去就停住了，吃惊地看着萨姆。

“我正在努力让自己成为文明人。”他接着说，“下一项需要补习的科目是戏剧。然后我想啃更大的骨头——现代艺术。订一份《纽约时报》，然后，谁知道呢，也许再订一份《纽约客》。我可以有梦想，不是吗？其实是你的一个学生拿着华兹华斯的诗来问我。不过我也的确正在读那本诗选。如果你想知道实情的话，其实我早就已经下定决心为了成为一位薪资不足的高中教师，而放弃在大公司里赚大钱了。”

“有意思。”劳拉停下手里的活儿，用围裙把手擦了擦，“能给我剥几瓣蒜吗？”

“行吧。那能有多难？”

“如果你不懂技巧那就挺难的，看着。”劳拉向萨姆演示如何用刀背把大蒜瓣拍散以便于剥皮。萨姆开始动手干活。劳拉则开始切大蒜。萨姆把剥好的蒜推到劳拉那边，然后着迷地看着劳拉一手拿着刀在案板上切，一手把大蒜瓣一个一个地塞到刀刃下面。切完大蒜后，她又切了一棵西兰花，削了4

根胡萝卜。然后她又熟练地把胡萝卜切成薄薄的片状。之后，劳拉从厨架上拿出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这时饭锅定时器报警了，劳拉把火关了，让饭在锅里先焖着。

“这是什么？”萨姆看着角落里一台满是按钮的机器问，“我猜它一定和咖啡有关。”

“它叫做La Pavoni。它能做出意大利之外最好的蒸馏咖啡。它漂亮吗？”

“太漂亮了，就算是一个只喝茶不喝咖啡的人，单单为了观赏它也会考虑买一台的。”

“如果他知道价钱后就不会再想买了。去年我在以色列和意大利待了一年。我父母说只要我回来，他们就给我买一台。”她笑着说，“他们说话还真算数。”

“真替你高兴。”

劳拉把一个已经熏黑了的大锅放到炉子上，然后用旺火烧。她双手放在臀部，站在那儿看着萨姆说：“有一天我坐在一间空教室里备课，听到一个人正在隔壁的教室里上课。我可以说那堂课上得很精彩，因为课堂讨论很热烈，老师和学生们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你懂我的意思吗？人们都很兴奋，他们都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并让别人接受。我被吸引得离隔板越来越近，我自己也完全沉浸在那场讨论中了。而那个老师，他的声音太熟悉了，可是我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他讲了一个钓鱼人的故事。”

“啊?!”

“那个故事的内容就省了吧。但那个故事很好听。对于这种故事，有些学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忘掉。我想这应该是一节哲学课，可是老师却不是教哲学的斯坦利，声音一点儿都不像。那节课以这个故事作结，告诉人们钱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它应该是艾伦教的心理学课。可是那明明是个男人的声音。我和你提过这个细节吧？于是那节课结束后我走进大厅。你永远也猜不到那是谁的课。”

“那么告诉我吧！”

劳拉假装没有在意。她没有理会萨姆的请求，而是在锅里倒了一些油，等着油热起来。

“萨姆 · 戈登。”最后她说道，“你能相信吗？是萨姆 · 戈登的课。事实上，我并不怎么吃惊，可是有些事我想不通。在课的一开始，我就发誓我听到那个老师在为福利国家辩护。可是萨姆 · 戈登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被剥削阶级的叛逃者，怎么会向他的学生大讲特讲福利国家的种种好处呢？而在这节课的结尾，同样是这个人——他应该是个经济学家，他又告诉他的学生钱并不重要。我弄不懂这个人。我问我自己：这个萨姆 · 戈登到底是谁？”

萨姆笑着喝了一口啤酒，说：“萨姆 · 戈登是个吃了许多意大利面的人。今晚，他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真的喜欢福利政策吗？”

“如果我答错了的话你就不做饭了，是不是？”

“很有可能。”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政府福利的发烧友。”

“我就知道是这样，”劳拉假装厌恶地把手一挥，说，“我不做饭了。”

“不要啊。”萨姆佯装恐惧地哀叫，“我这就把我的亚当 · 斯密领带烧掉。我马上就开始读狄更斯，每晚都读。我要到富兰克林 · 罗斯福的纪念碑前去缅怀实行新政的那段黄金岁月。”

“行啦。先让我把锅里的东西做好吧。你呢，在饭桌上再为自己辩解吧。”

锅里的油热了，劳拉把肉翻炒了一下然后盛了出来。之后她又放了些油，再次把油加热，将之前切好的大蒜和一些干辣椒倒入锅里。大蒜在热油里作响，辛辣的香味在屋里弥漫。劳拉把西兰花和胡萝卜放进锅里。过了几分钟后，劳拉又放了米醋、白酒、酱油、辣椒段儿，最后才把鸡片放进去，这样就不会把鸡片炒老。劳拉翻炒鸡片的时候，萨姆一直在一旁拿着把铲子对劳拉的厨技暗自赞叹。对萨姆来说，这虽然不能和背诵《尤利西斯》相提并论，可也相距不远。

萨姆和劳拉进了餐厅。劳拉把灯光调暗，点上两根蜡烛，然后把饭菜端

了上来。萨姆已经饥肠辘辘了，不过他克制住自己拿起筷子大快朵颐的冲动，等着劳拉先动筷子。

“干杯。”劳拉说着举起了啤酒。

“干杯。”

他们喝掉了杯子里的酒。

“等一等，”劳拉说着跳了起来，“我就回来。”

她去了起居室。西纳特拉的歌曲《你让我感到如此年轻》开始响起。

“你不知道，这种招待对我来说真是太美妙了。”当劳拉回到餐厅坐下后，萨姆说。

“你指的是食物呢，还是音乐？”

“共进晚餐的人。食物和音乐只是调料而已。”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学校的事以及与青少年打交道的种种棘手之事。劳拉给萨姆倒满酒，然后给自己也倒满。

“告诉我，”她说，“福利政策到底哪儿不好？”

萨姆看着她的眼睛，她正笑着等他回答，这和他那天晚上在咖啡店里隔着桌子看到的是同一张真诚的面孔，充满了疑问与活力。他真想什么也不说，或是换个话题，和她谈谈中国菜、戏剧，或是意大利乡村风光什么的。他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第一次真正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犹豫了。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既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又不至于使自己听上去像个恶魔？居然会对自己所说的真实感受有所顾忌，这种感觉真怪。

“你先来。”他试探着说，防守策略似乎更容易成功，“告诉我你对福利政策的看法。”

“我的看法很简单。我看到人们在挨饿就想给他们吃的。我看见人们无家可归就想让他们有个栖身之所。我看见人们受伤了就想看到他们痊愈。”

“我的看法比较复杂。你了解我——我喜欢看着人们挨饿。我是否告诉过你，有一次我和一个人在地铁里聊天，她说我什么来着——恶毒？”

“我想是像恶魔。”

“没错。可是反对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并不等于说就反对为穷人提供医疗。反对食品配给券并不等于说赞同挨饿。”

“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我反对由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也不相信资本主义这个炼丹炉就能医治百病，或者说它能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我从来不相信这些。我就是想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同贫穷作战。”

“如果取消食品配给券，你以为那么多生活富足的人就会突然良心发现，把车开到贫民区带着穷人回家吃饭吗？”

“愿意这么做的人不多。但是有些人会捐钱给慈善机构，有的慈善机构会解决穷人填饱肚子的问题，而且有的慈善机构能做的远不止于此。听说过摩西 · 迈蒙尼德吗？”

“没有。”

“13 世纪的犹太哲学家——他是我的希伯来高等学府。迈蒙尼德认为，当进行慈善活动时，会出现交易的双方：施与者与接受者。他为这两方担忧，他希望施与者有一颗纯洁之心，而接受者也有自己的尊严。迈蒙尼德说，根据犹太律法，最高层次的慈善行为是当施与者提供赠送、借贷或其他形式的帮助时，能让接受者变得自给自足。”

“给一个人一条鱼，他只能吃一个晚上；教会他捕鱼，他就再也不会挨饿了。”

“对。迈蒙尼德认为，为了保持尊严和纯洁之心，隐去双方的身份是一种办法。最低层次的慈善行为是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身份，而施与者还心存勉强。我想迈蒙尼德觉得对接受者来说，让他知道他欠谁的情会让他感到没有自尊；而对施与者来说，让他知道他在供养谁也不好。我从迈蒙尼德那儿学到三点：第一，独立自主应该是目的；第二，接受者的尊严一定不能被忽视；第三，我们通常都不注意这一点，那就是施与者的心理也很重要。虽然给总比不给强，可是理想的状况是乐于给予而不是勉强为之，是在人家提出要求之前便给予，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出于想让别人依赖你这种自私心理才给予。所以我认为迈蒙尼德关心施与者和接受者的匿名问题。把一个乞丐带回家吃饭固然

不错，但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帮助他自立。我不指望私人慈善机构会取消食品配给券，但我希望他们能找出办法帮助人们自立更生。”

“可是他们自立需要的不是钱吗？你总在讲人们如何才能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去想什么才是他们需要的呢？难道他们自己不比经营慈善机构的人更了解这一点吗？”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迈蒙尼德想说的解决方案是使人独立自主的一切措施。如果他酗酒，那么他需要的就是清醒而不是金钱。如果他运气不好，那他的确需要钱，不过也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如果他贫穷是因为没什么手艺和技能，那就帮助他进行自我提高。设想一下两个假想的慈善机构：一个叫顶峰慈善机构，它的座右铭是‘众生平等’；另一个叫定制慈善机构，它的座右铭是‘人无雷同’。在顶峰慈善机构，如果你收入低，他们不会问你为什么，只管给你钱。而在定制慈善机构，每个人都被区别对待；他们想了解你，他们努力为每个人定制合适的帮助计划。你会把钱捐给哪个机构？”

“当然是定制慈善机构了。”劳拉回答。

“但是你无法把钱捐给这个机构，因为现实中没有一家这样的慈善机构。可是顶峰慈善机构就在那儿，它的真正名称叫卫生与人力资源服务部。政府实施的福利项目太僵化了。不过出于司法的原因，他们也别无他法。政府官员不可能就具体情况去分配救济金或食品配给券。结果就是，在减少人们的困难方面，顶峰慈善机构是最好的。可是他们在创造和培养独立自主方面，他们实在太差劲了。”

“那你为什么给法斯特 · 埃迪钱呢？”

“因为我只给他 1 美元。1 美元的帮助是无法让他自立更生的。我给他 1 美元只是尽力去削弱他的绝望，让他能买杯饮料。这只是一种同情行为，只是一种姿态。可是在一个没有政府帮助的社会环境里，私人慈善机构能做的可绝不止发放食物。如果有某个慈善机构知道如何帮助法斯特 · 埃迪的话，我倒愿意多捐一些钱来改变他的生活。这个慈善机构可以用我捐的钱和其他

人捐的钱做一些真正有影响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想用最快的方法改变埃迪的生活，有了现金不就手到擒来了吗？如果你想帮助一个摩托车手节省医疗开支，那你就让他们不要戴安全头盔，这是你告诉我的。说来说去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想帮助法斯特·埃迪，那么给多给少有什么关系呢？站在他的立场上帮助他就是了。给他钱，如果他想大醉不醒，就让他喝。如果他想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只要他作出选择，他也能够做到。”

“我相信看在受苦人的分上，应该慷慨大方，但是我有我的底线。我可不会不问缘由地去保证每个穷人都过上舒适的生活。我想视各自情况有区别地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帮助。我愿意为那些运气不佳者毫无条件地提供捐助，以在短期内安慰他们。问题在于要避免把这种安全网变成一个吊床。政府很善于造出吊床。为了创造真正自力更生的机会，我们应该尝试一下定制慈善机构。”

“如果定制慈善机构这么好的话，为什么在现实中会不存在呢？”

“对定制慈善机构而言，要想募集捐赠，就必须得说服你花两次钱。你已经纳过税了，这些税金为食品配给券、住房补贴及医疗保险等福利措施提供财力保障。之后你还愿意再为帮助穷人作一次贡献吗？政府实际上是进行了垄断。如果政府不再致力于消除贫困，那么定制慈善机构倒会有一些发展的机会，而且不会是唯一一个机构。将会有一帮私人慈善机构相互竞争，那就意味着捐赠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穷人也有了更多的选择。那还意味着会有更多新的创意。有些慈善机构可能就是简单地把钱分给穷人，他们从捐赠者那里募集捐款时会很吃力。有些机构在提供帮助时会有附加条件，那么他们在吸引顾客方面会有压力。做得最好的是那些既能满足捐赠者的需求又能满足顾客需求的慈善机构。届时，比起在我们政府体制下看到的慈善机构，类型会更多，数量也会更多。有些私人慈善机构可能会提供导师，有些会提供临时帮助。谁知道他们会想出什么新花样呢？”

“我担心那种体制是否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我认为多数人是自私的，收

税是从他们手里为穷人弄点钱出来的唯一方法。我可不会站在一旁等着某位富翁慷慨解囊。你不会是富人的同党，在为他们反对为帮助穷人而纳税提供说辞吧？”

“哇，”萨姆说，“我谁的同党也不是。”

“那么也许你是个小兵，难道你不是在为那些仅仅出于讨厌为福利政策纳税而反对福利政策的富人们提供服务吗？而当你的观点与某个绝对自私的人的观点一致时，你没有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产生过怀疑吗？”

“我想都没想过这一点。这你可想错了。”

“我先收拾桌子，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帮你。这样能帮助我恢复状态。”

萨姆的嘴里火烧火燎的。他的味蕾不适应与辣椒打持久战。他很高兴地看到劳拉端了两碗山莓冰激凌走到客厅里去继续聊天。劳拉把音响的音量调低了一些。

“也许你是对的，”他们在沙发上坐定后萨姆说，“我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私者的同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认为我没心没肺。他们以为如果我反对强迫人们通过纳税进行捐赠，那么我就是反对帮助穷人。但是我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种自私的富人。我是赞成帮助穷人的，我不想让人们挨饿。我只是认为强迫人们，即使是自私的人，去捐赠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要改善这个世界，我倒宁愿致力于使自私的人产生同情心，而不愿意动用国内税务署去强迫他们捐赠。更糟的是，强迫别人捐赠会彻底破坏那些助人为乐的人从做好事、自愿给予的行为中获得的满足感。它会扼杀人们的灵魂。我们人类都有一种保有自己东西的强大欲望。超越这种欲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这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个部分。存在私人慈善机构的社会环境允许我们表达这种情感。由政府照顾穷人的社会就剥夺了我们的同情心。”

“这个观点倒挺好，萨姆。不过如果多数人没有同情心，你愿意看着穷人受苦，一直等下去直到他们脱胎换骨吗？你告诉埃米，一旦取消了政府的福利政策，私人慈善机构筹集不到政府现在提供的那么多钱。”

“埃米，”萨姆翻了翻眼珠，“她比教皇更像天主教教徒。”

听到萨姆自比教皇，劳拉笑了。

“有时候连我都觉得她的自由市场理论过于自由了。”萨姆继续说，“至少从她表达的方式上看是如此。我当时持与她相反的观点，只是想让她多思考思考。所以你听到我在为福利政策辩护。”

萨姆停顿了一会儿，听着西纳特拉轻松演绎着那首《我深深地迷上了你》：“难道你不知道吗，小傻瓜？你永远不会赢。”过了一会儿，萨姆开始纳闷，他怎么会和劳拉就穷人的事争论起来，他居然会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是个好人。

“萨姆？”

“对不起。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告诉埃米私人慈善机构无法筹集到像税收那么多的钱。”

“我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取消了福利，可能用来帮助穷人的钱就会少了。即使多数人都很乐于助人也是一样。”

“那是为什么呢？”

“人们知道其他人都在捐赠，这样就使得一些人会少捐一些，而另一些人呢，则一分钱不捐。所以总钱数会比通过强制人们缴纳税款少多了。所以用税收来帮助穷人的好处，就是能筹集许多钱；坏处，就是它导致了垄断。”

“我们难道就不能通过税收筹集资金，然后让私人慈善机构决定如何开支吗？”

“那可能是对现行体制的一种改进。你损失的是人们自愿付出的美德。你还制造了一个政治难题，就是让哪些慈善机构得到这笔钱。我倒宁愿试一试一个全部私有的体制，就算筹集的钱少一些也无妨。”

“在我看来，好像筹集的钱不只是少许多，而是一分钱都筹不到。人们已经把钱捐给他们喜欢的慈善机构了。如果政府停止收税、把钱给穷人的话，人们上哪儿找钱送给那些你认为会一下子冒出来的新慈善机构？”

“如果政府撤出慈善业的话，目前食品配给券和其他福利政策的受益者日子会不好过。充满爱心的人将会帮助他们。看看教育状况吧，市中心贫民区的公立教育体制真让人尴尬，屡屡失败。为了给贫民区的穷孩子们一次机会，人们已经开始设立奖学金基金，以便让孩子们能有机会去上私立学校。”

“你指的是担保人基金吗？”

“想想这些私人担保人基金吧，他们用的是私人的钱，不是通过税收得来的美元。但他们在宗教和国家问题上没有任何政治压力或担忧。他们基本上支付了私立学校大约一半的学费。”

“为什么只有一半呢？”

“让父母也至少支付一半，这样可以在家长那边创造一种责任。我过去常常想，公立学校之所以办得差劲，是因为它们用不着去为生源竞争，现在我认为那只是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免费的，用不着家长从兜里掏钱。当人们不得不直接为某事付钱时，他们就会珍惜它。如果担保人是从税收中获得基金的话，总会有一种要增加担保人总数的政治压力。你提到富人会脱胎换骨产生良知，嗯，有两个真正的大富翁，泰德·福斯特曼和约翰·沃尔顿向这些基金中的一个捐了1亿美元。而许多比较富有的人，顺便提一下，包括我本人，也向那家基金和其他类似的基金作了捐赠。人们对于市中心贫民区公立学校的质量深感不安，愿意在已经纳完税去资助公立学校之后，再拿一大笔钱出来。我想迈蒙尼德会真正喜欢这些奖学金基金的。还有什么比改善穷苦孩子的教育更好的与贫穷作斗争的方法呢？”

“这个例子很好，但是对私人慈善机构的独创性，我可没有你那样的信心。”

“我对官僚们的独创性不抱任何幻想。目前的体制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在福利政策和公立学校之间，我们毁了一代人。我们必须得尝试另一种体制。”

“难道我们没有尝试你说的解决办法吗？那已经是过去时了，而且是以失败告终的。那难道不就是政府不得不在大萧条时期插手进来的原因吗？”

“那是一种错觉，不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插手了。还有一个发达的私人慈善机构网络在帮助穷人。随大萧条而改变的是联邦政府大

规模地涉入，投入巨额资金。就像顶峰慈善机构一样，政府把私人慈善机构挤出了这个行业。20 世纪 30 年代私人慈善机构筹不到一分钱，全都破产了。”

“也许是人们没有余力支持它们了，也许大萧条让富人们的日子也难过了。”

“也许吧。但是现在私人办慈善事业的解决方案会比 20 世纪 30 年代时有更多成功的机会。我们已经富裕多了，今天美国有 1 000 多亿美元捐给了私人慈善机构。”

“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什么更大的改观呢？你一直告诉我没有机会创新，但是 1 000 亿美元应该足以引出一些独具创意的解决方案了吧？”

“那笔钱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在了穷人身上。绝大多数都花在宗教、医疗卫生、艺术和教育上了。”

“难道宗教团体不帮助穷人吗？”

“有些团体会，但多数花在宗教上的钱都进了宗教机构的腰包，用来修建教堂和从事宗教活动了。想象一下一个教堂使用教堂基金去帮助单身母亲，捐赠者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为一项事业纳过税后还要为之捐钱。今天，真正帮助穷人的私人慈善机构集中帮助那些被各种政府福利漏掉的人，比如流浪汉，还有那些没有固定地址或是没有足够的智商去排队填表格或应付政府官员的人。不过要是没有对穷人的公共帮助，以创新的方式与贫穷作战的私人慈善机构就会有机会像那些有潜力改变现状的私人奖学金基金一样，用后者那种方式繁荣起来。你想知道实情吗？”

“我一直都希望了解实情，萨姆。”

“我可能是错的，那样做可能没有效果。也许在给穷人钱但要同时避免依赖这种弊端方面，私人慈善机构比政府也好不到哪儿去。而且如果他们弄不到足够多的钱的话，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这是第一次。也许我应该把你说的这句话录下来。我在萨姆的世界观中找到了某些灰色地带、某种模棱两可了？也或许是一丝不确定？”

“你说得没错，好好陶醉吧。但是对于贫穷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缓解绝望，但是钱绝不可能消灭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随着时间的流

逝让资本主义自然发展。”

“可正是资本主义才导致了我们现在正致力于解决的贫穷问题。连你都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无法解决收入的分配问题。”

“如果你的目标是平均主义，那么你是对的。要想做到绝对的平等，你需要为那些不合作的人创建一个极权政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倒是资本主义在摧毁贫穷这场战役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离这儿 10 英里外就有过得很悲惨的人，你怎么能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呢？”

“那是因为你只盯着当前这个时间点，你得纵向比较几代人。想想我爷爷，他 12 岁的时候不得不辍学去赚钱养家糊口，他的正规教育就此结束了。他一辈子都不好过。大萧条来了，他的生意破产了。他不得不收起自尊，携妻带子搬到表亲家住了两年。后来他当起了小贩，把床单、灯和油毡放到车的后备箱里，去卖给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穷人们。他的后半生就是这样过的，每天起早贪黑却赚不到几个钱。他干这种活儿真是大材小用了。描述一个床单的优点能有几种方法呢？晚上他就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常常抱怨在现实世界里他每天要钻到汽车里，夏天与炎热作斗争，冬天与严寒作斗争，和那些赊账的顾客纠缠。而最糟的是，他本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却注定无法实现，这让他尤为愤慨。”

“这是个美国悲剧。”

“我觉得我爷爷不这么认为。”

“他还健在吗？”

“不，他几年前就去世了。20 世纪初，有几百万美国人和我爷爷一样。有些在矿山，有些在纺织厂，其他的则在新建的装配厂。这些人多数都是男人，每天要工作 10 到 12 个小时，一周上 6 天班，有时候是 7 天。”

“这种体制把他们吞进去，榨干了再吐出来。”

“看上去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呢？面对这些困难，他们有别的选择吗？我们可以给他们钱，缓解他们的经济负担，但是那笔钱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规定比法令规定的更短的工作时间，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但是那样的话工资就会降低，工作职位就会减少，生产效率也会随之下降。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及其家人保护起来，使他们免受经济拮据之苦，那样我们就会消除一切痛苦。不过，随之消除的是20世纪使美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经济增长。由于我爷爷的勤俭节约，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得以念大学，逃离苦海，而他的孙子，就是我，做得更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种体制拒绝把我爷爷和其他像他那样的人纳入一种经济保护中。虽然付出了代价，可也有回报。我爷爷作出的牺牲和他那代人作出的牺牲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一切。没有那个因，就没有这个果。我爷爷活着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生活却有了另一层意义。”

“话是这么说，可这并不能改变他吃了一辈子苦这个事实呀。”

“他养家糊口，还为孩子提供了成功的机会。他的生活中虽然时有不幸，可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的不幸从他生活中消除，而不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认为没有这种办法。我觉得我爷爷最终也不算吃亏。幸运的是他活得足够长，看到了他的儿子、孙子相继成功，学有所成，生活富足，这是他自己永远也做不到的。我倒愿意这么认为，他十分疼爱我爸爸、我连同他其他的孙子孙女们，所以他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算不上吃亏。”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能把苦难说得这么让人振奋的人。”

“世界存在争斗，但是在它的内心有一颗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看不见的心在跳动，只要你给它机会。纵观全局，你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告诉过我你不是自私者的同党。可是你现在难道不是在为‘不管穷人，因为吃苦是福’而辩护吗？”

“我并不想美化我爷爷平日的生存状况，把它说得甜如蜜糖。他的生活并不是那样。我只是认为他所经历的苦难激励他和我的父亲更加努力。但是我并非无视吃苦与悲惨之间的区别。加尔各答的乞丐和美国的穷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加尔各答的乞丐们很难摆脱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过美国的穷人有可能脱贫致富。我们已经在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

我们知道美国的秘密——勤奋加高等教育。”

“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也许会发挥作用。但是今天我们要应付的不是个短期问题吗？难道它不是导致了太多的不平等吗？”

“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知道，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

“那都是道听途说。”

“你真那么认为吗？”

“我不知道。人们用来衡量不平等的数字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里面做手脚的余地很大，这个我倒是知道。如果你认为不平等不好，那么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改善适用于穷苦孩子的教育体制。那是能产生真正的持久成果的最好办法。所以我才把钱捐给那些私人奖学金基金。”

“那么，那些没受过教育或没有职业道德的人怎么办呢？种族主义又怎么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你愿意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吗？”

劳拉吃惊地看着萨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来回踱着步，话像连珠炮一样脱口而出：

“无所作为？我不想让人们挨饿，我不想让人们没有医疗保健。我告诉过你，我是慈善业的忠实信徒。如果没有政府搞的食品配给券的话，我会把钱捐给私人慈善机构，他们能确保人们不会挨饿。如果没有政府的医疗补助制度，我就会把钱给那些负担不起医疗费的人，让他们获得医疗保健，难道你不会吗？”

“我当然会了。我只是不敢确定是否有足够多像你我这样的人。”

“我想会有数以百万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会有一种动力，培养自己去应付经济上的不安定，人们会有更多自力更生的机会。虽然我认为应该缓解苦难，但同时却不想创造出一个供人依赖的保护圈。也许这不可能，但这应该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生活就是要去奋斗，就是要收获，就是要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努力。”

萨姆突然停了下来。“《尤利西斯》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他问。

“去奋斗，去求索，永不言败。”

“对。要做一个完整的人，就要这样。”

劳拉惊奇地摇摇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倒是知道，你是个很棒的厨师，毫不含糊。”

已经很晚了，萨姆得回家了。他们俩都得睡觉。虽然劳拉一再劝阻，萨姆还是把碗盘给洗了。他再次夸奖了一番劳拉的手艺，并向她道谢。然后他拿起背包，站在房门口，转过身来面对着劳拉。

“星期四晚上有空吗？”他问，“我能请你吃晚饭吗？”

“我有安排了，萨姆，对不起。”她觉察到萨姆有点失望。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嘿，你为什么不来呢？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不过我要先警告你，那个晚上你的耐心会受到考验。不过——来吧。”

“是聚餐吗？你可能也意识到聚餐可不是我的强项。”

“会有吃的，但吃饭不是主要的。我要让你大吃一惊。别担心，会挺好玩的。”

萨姆心里暗忖她在打什么主意。整晚讨论简·奥斯汀，或是卡尔·马克思？能考验他耐心的话题太多了。

“告诉我几点钟开始吧。我会弄些安定片什么的。”

劳拉笑了。“8点半。”停了一会儿，劳拉说，“我能问你点儿事吗，萨姆？”

“当然，什么都行。”萨姆看到她的脸上充满了温情。他能感到她要问的事情比起他对贫穷的观点或星期四能否来吃饭这类问题要亲密得多。

“你被解雇了吗？”

这个问题让萨姆大吃一惊，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对不起，”劳拉说，“我知道这不关我什么事，我只是在学校里听到一些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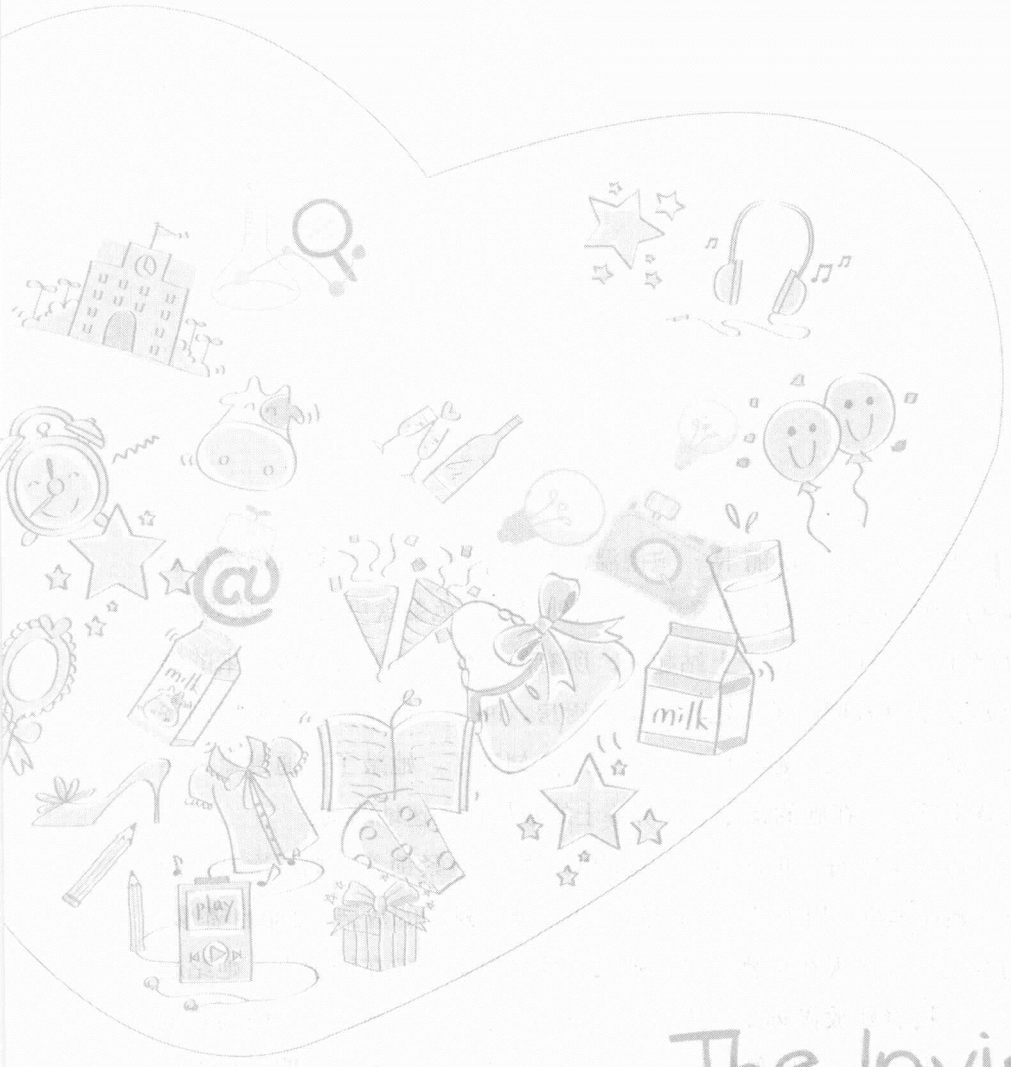
“我被解雇了。”萨姆最后终于平静地说，“至少目前是这样。我有权要求举行一次上诉听证会。已经安排了，但是老实说，我还没下定决心是不是要举行这次听证会，或是干脆把它取消算了。”

“萨姆——”

“别担心，”他说着向门口走去，“和性骚扰、吸毒或任何其他一些让人兴奋的事都无关。我不是个怪兽，我想你会站在我这边的。”他注视着她，寻找着她是否相信他的迹象：“事情过后，我会把整个故事告诉你的，我保证。”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她尽量用一种充满希望的口气说。

你错了，萨姆心想。但是从劳拉的眼中，他看到了他所需要的信任与安慰。一时冲动之下，他把她揽入怀里，抱紧她。她的脸抬起来迎着他的脸。他做梦都没想到，她的吻竟是那么甜美。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6 真相大白

已是午夜时分，埃丽卡·鲍德温仍然坐在餐桌旁。计算机仍然在轻声地嗡鸣着。她挥动着筷子，从外卖的白色餐盒里夹了一块鸡肉。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椅子上站起来。所有的事情都要取决于接下来的结果，所以她也不急着掷骰子。她慢步走进厨房，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回到餐桌旁，又深吸了一口气。她停住了。关键的时刻到了。她敲了一通键盘，然后靠在椅背上等待。在她的指令下，屏幕上的数据在飞速地跳动。

她又敲进一串字符，再次等待。她的眉头疑惑地紧锁着。她再次敲进同一串字符。她在等待。出来呀，出来呀，望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她暗自嘟囔。当同一组数据再次显现在屏幕上时，她又气恼又沮丧地靠在椅子上。她站起身来回走动。接着她放慢脚步，犹豫了一下，停了下来。她笑了，她高兴地闭上眼睛，笑出声来。这时候给马歇尔·杰克逊打电话太晚了，明天早上再告诉他吧。

“这里是美国国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戴维·莱文的办公室，目前他无法接听你的电话。请听到嘀声后留言，我会尽快与你联系。”

“莱文博士，我是埃丽卡·鲍德温。现在的时间是星期四早上8点过几分。我想在你正式上班前与你取得联系。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埃丽卡放下电话，整理了一下桌子。如同以往一样，这意味着就是把那

些文件拿起来放到更高的文件堆上去。当她的员工开始陆续来上班时，她告诉他们准备 9 点钟开会。

会议开始了，有一种兴奋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埃丽卡仍旧坐在她那张椅子上，全神贯注地整理着膝盖上的文件。别人都在窃窃私语，等待着会议正式开始。最后，埃丽卡抬起了头。

“昨天晚上我把这些资料带回了家。”她拿起一摞满是数据的资料，“这些就是别人寄给我们的药品数据。昨天晚上我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莱文博士告诉我的知识，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

埃丽卡停下来，她把一些资料分发下去。

“这是一张标准页，”她继续说，“第一栏是主题数据。第二栏是一个字母，或者是A，或者是B，莱文说这是一个实验组。所以，A组的可能是吃了这种药的，而B组的可能吃的只是无效对照剂。所以有两栏数据，第一栏是服用前的，而第二栏是服用后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有人问道。

“很难说，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昨天晚上我和在华尔街当股票经纪人的一个朋友聊了聊。他告诉我，据说健康网公司现在正在测试几种抗癌药品。所以说这可能是一种用来对抗肿瘤的药物，那么第一栏就是患者服药前肿瘤的大小，以毫米为单位，而第二栏就是服药后的大小了。通常在附录后会有一张表格，详细描述该种药物的功效。一般是通过计算出肿瘤在用药前后的平均尺寸来看该药品是否能抑制或消灭肿瘤，然后再进行数据检测，以确认肿瘤大小的变化是否归功于药物或仅仅是出于偶然。”

“可是我们没有那张表呀。”马歇尔 · 杰克逊说。

“是，我们没有。”埃丽卡说，“可是我们手头的东西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我们这儿的 60 页数据足以让我们弄明白这种药到底管不管用。只要有个人有足够的耐心将所有的A和B数据输入电脑，让电脑进行分析。”

大家立刻七嘴八舌地问埃丽卡，都想知道她到底发现了什么。

“等一下，”她继续说，“昨晚我把我们拥有的所有数据都输进了电脑。大

约有 2 000 个观察结果。A和B的各占一半。这么多的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可靠了。我先分析B组，没用。第一栏的平均值，也就是用药前的和第二栏用药后的平均值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吗？”有人问。

“不是一模一样。实际上不可能一模一样。不过两个平均值在小数点后的前三位数都是一样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统计学里是无足轻重的，这说明这种不同，这种当你比较两组数据时期望找到的变动是出于偶然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方法的？”马歇尔·杰克逊笑着问。

“当你经手过大量的有关差别的案子后，就像我年轻时那样，你不可避免地要学一些统计学知识。不管怎么说，我知道B组服用了无效对照剂，于是我就观测A组的数据结果。A组应该是服了药的，而不是服的无效对照剂。我算出了平均值，两相对照了一下，什么也说明不了。我想我是不是敲错键了，或是命令给错了。于是我又做了一遍，结果是一样的。用药后的数据比用药前的要大。这意味着总体上来看，用药后肿瘤不但没有变小，反而变大了。好了，这下你们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吃惊了。不过我又想，这些数据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些东西被拿来时，里面有一张便条说有人想毁掉这些东西。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研制的药品可能导致肿瘤变大，你就会想方设法掩盖这些证据。特别是在健康网这种企业文化的公司里，更是如此。”

“你是说健康网明知道他们的药品很危险，却仍然在开发研制？这说不通啊。”一个员工说。

“对你我来说，说不通。可是看一看健康网最近的股票走势吧。上个月健康网的股票上升了 15%，我在华尔街的一个朋友告诉我，那是对他们正在进行测试的新药持乐观态度的结果。如果这种新药没有通过测试，永远也上不了市的话，健康网的股票将会暴跌。这就给某个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采取某种举措，比如掩盖测试记录，伪造新的记录。”

“或许你是对的，但是目前这还只是猜测。”马歇尔·杰克逊说。

“没错。但是今天下午我会给莱文博士再打个电话。他能确认这的确是

健康网的药品。他或许已经得到了档案中的测试结果，那个与我们这些数据相矛盾、使测试看上去很成功的假数据。怎么着我们都能将健康网一举摧毁，可能连克劳斯也逃不了。”

屋子里立刻响起了兴奋的讨论声。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奔波，这么多年的耐心等待，可能就要结束了。

最后，屋子里的人安静下来。人们回到他们的办公桌旁。埃丽卡拿起了电话，又给莱文博士打了过去。她兴奋地听到他接起了电话。

“我是戴维 · 莱文博士。”

“戴维，我是埃丽卡 · 鲍德温。我想就昨天与你讨论的那些药品临床测试结果再详细地和你谈一谈。”

“是吗？”他的口气中有一丝不确定，有一丝犹豫。

“我把我们收到的一些资料寄给你了，那上面有——”

“我记得那些资料。”他的语气里仍然充满着谨慎。发生什么事了？埃丽卡和这个人认识差不多有 10 年了。

“你能证明公司编码是健康网吗？”

“是的，看上去是的。”

“这太好了。听着，我分析了那些数据。它们很能说明问题，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我会把数据带过去，给你看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能不能出面。”

“干吗？”

“到国会山证实这些数据。我想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所说的确凿证据。不过我更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想那不可能。”

听到这样的回答，埃丽卡大吃一惊。不过她没有泄气。

“不不，我知道在数据不完整的情况下，你不能谈论健康网药品测试的正式结果。我只是要你证实一下我给你发去的那些数据的结果，只是我们收到的那些匿名资料，我给你看过的那些。我想让你辨认一下它们代表什么。用

最通俗的语言讲一讲它们的意义。”

“恐怕那也不可能。”莱文的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含着一丝疲惫，这比他充满敌意的谈话更让人警觉。这是戴维·莱文，他当然能就药品功效测试这种普通的科学事件作证。

“戴维，”她脱口而出，“怎么了？”

“噢，没怎么，”他平静地说，“我只是不想做不合适的事情。从我所知的一切来看，这些资料可能是伪造的。也许是健康网的一个竞争对手寄给你的。当你对其来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别忘了告诉我。”

“可是，戴维——”

电话挂断了。埃丽卡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件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然，戴维·莱文也许是对的，这些资料可能是伪造的，但是他的口气里有的可不仅仅是谨慎。她有一种感觉，就算她能够证实这些资料的来源，他也不会出面作证，这倒无足轻重，还有许多人，也许地位没有莱文那么高，不过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谈论这件事。但是让她警觉的是莱文说话的语调，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

某人找他谈话了，这是能够解释莱文突如其来的谨小慎微的唯一原因。健康网的某个人和他谈过话了，诱之以利，或是以武力相威逼；也或许是某个参议员威胁要减少他实验室的经费，一个受克劳斯控制的参议员；也许他为克劳斯干了什么龌龊的勾当，得到一个暗示，或者不仅仅是暗示；也许某个人和莱文摊牌，他的整个实验室都受到监控，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任何人不得为任何与匿名文件有关的事件作证，否则整个部门都将被审查。

可是，这就意味着健康网的某个人知道丢失资料的事了，甚至都知道这些资料最终到了哪里。那就意味着莱文办公室有人通知了健康网。那么将这些资料从健康网泄漏出来的人就会很危险，得告诉那个人要小心。

埃丽卡抓起电话。她开始给马歇尔·杰克逊打电话，想让他帮忙想个办法，找出这些资料的来源。可是她中途停下来，把电话又轻轻地放下了。

如果这个间谍不是出在莱文的办公室，而是出在她的办公室怎么办？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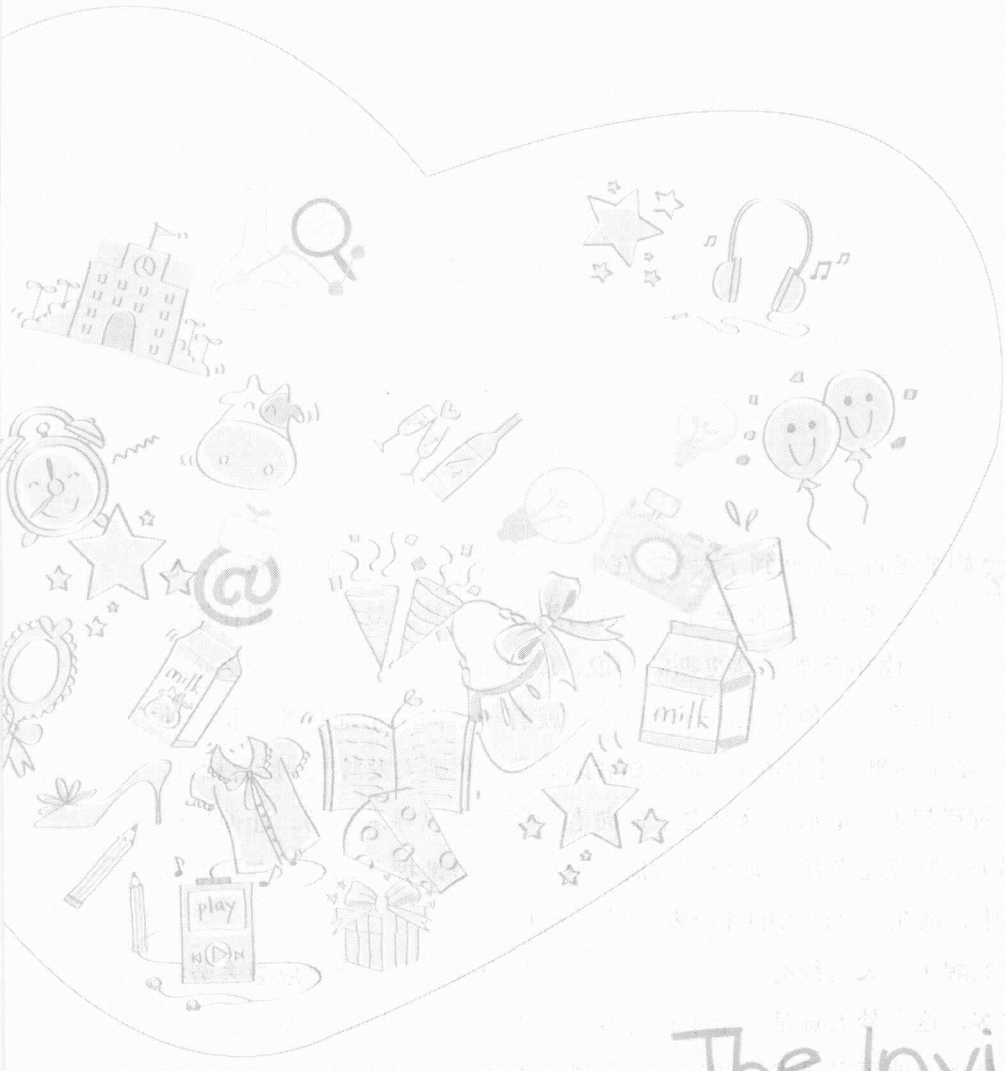
是不可能的，埃丽卡想。但是她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作为公司责任办公室的主管，她看到过对金钱的贪婪和饥渴如何导致不忠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身上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事值得她大惊小怪，甚至还出现过她自己手下的人把情报泄露出去这种事，就算是她一手栽培起来的马歇尔·杰克逊也做过这种事。不太可能？没错；不可能？错。她回顾了一下马歇尔在会上的表现，好像没什么反常的举动。他怀疑地问她从哪儿学了关于统计学的知识——他当然只是在开玩笑，而不是在难为她。他还提出过一些问题——他只是为争辩才故意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相反！不行，她谁也不能相信。她必须得自己找出那些资料的来源，而且要快，有个人的生命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那些资料的来源，然后发一个警告信息过去呢？

可是埃丽卡无从查找，这是匿名信的可爱之处，也正是其危险之处。她不知道就在这时，希瑟·哈撒韦正骑着自行车，沿着贯穿乔治敦城和弗吉尼亚乡间的运河小路飞驰。

希瑟·哈撒韦自由了。摆脱了健康网，摆脱了烦恼。她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再去找下一份工作。在这条小路上骑车是项最佳锻炼。这已经是她这个星期第三次在这里骑车锻炼了。比起城市，这里田野碧绿，空气清新。在这样一个地方设想一下未来的生活，真是太好了。

运河旁的这段小路十分僻静，周围没有任何房屋建筑，只有很远的地方有几个农场。现在路上也空荡荡的，不过，如果希瑟仔细看的话，能够看到地平线处有一个影子，那是一辆正向她驶来的汽车。空气是如此清新，微风将她的一头金发吹得在脑后飘逸。也许她应该待在华盛顿特区，毕竟机会太多了。

一只长着红翅膀的黑鸟落在运河对面的篱笆上。那辆小汽车驶近了。它开得并不是特别快，也没必要开那么快。希瑟无处可躲，而且她也毫无防备，心思全放在弗吉尼亚的乡间景色和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上。汽车方向盘一转，冲向了小路。在最后一刻，希瑟看见一团金属向她冲过来，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7 随波逐流

萨姆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在上一节英语课。他的确穿着裤子，也没有在考试的时候睡觉，可这仍然是个噩梦。梦里，萨姆在课堂上正在讲安·兰德和查理·狄更斯的小说，就资本主义对穷人来说怎么个好法向全班作现场发言。他每说出一个论点，就有一个同学把他打断，指责他没有心肝，是个怪兽，是个畜生，是自私者的同党。萨姆大发脾气，反唇相讥，与同学们对骂起来。最后，恼怒之下他向老师望去，以寻求帮助。让他惊恐的是，那个老师竟是劳拉，她拒绝看他。她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在他继续讲的过程中，她在一个硕大的评分表上写下了评语。

萨姆惊醒了，天已经亮了。只是个梦，可是今天晚上，他要应邀去劳拉的住处做客，这个梦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不知道劳拉说的让他吃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可以寻求一些建议和鼓励。天还早，不过他在休斯敦的姐姐艾伦应该已经起床了。

“艾伦吗？我是萨姆。”他轻声地说，“我吵醒你了吗？”

“没有。我正在楼下给孩子们做早餐，怎么啦？”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通话时我告诉过你的那个英语老师吗？”

“当然。那个和你争论的。”

“就是那个。我想我对她的攻势有了一些进展——”

“什么，她现在不看约翰·弥尔顿，改看米尔顿·弗里德曼了吗？”

“不是，我说的是恋爱这条战线上的发展。她仍然认为应该通过四处干涉来拯救世人，而不赞成毫无约束地繁荣发展。不过我觉得她有点喜欢我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说不清。我也不敢肯定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谈恋爱，我们在学校每次碰面都要争论。有时候一起吃顿饭，争论就更多了。”

“听上去挺好啊。”

“其实我挺喜欢和她争论，而且我想她也喜欢。最近争论得少了——现在更多的是交谈。我想他们会管这叫对话。你知道我这辈子一直主要和自己交谈，所以很难辨认出我们是不是在谈恋爱还是别的什么。但是，有一天晚上我是和她吻别的。”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听上去一切很顺利呀。”

“和她是挺顺利，可是和她的朋友家人就不怎么样了。我已经向他们大吼大叫过一次了。今天晚上她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我怕又会把事情弄砸。”

“还真没准儿。你稍等一会儿。”

萨姆听到艾伦平息了一场发生在他 5 岁的侄子和 3 岁的侄女之间的食品争夺战。

“对不起，”艾伦待事件平息后说，“我们说到哪儿了？”

“你说我没准儿会再次把事情搞砸。再过两三个月我就 31 岁了。我想我是该长大了，不应该再向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大吼大叫了。你是怎么做的？”

艾伦笑了。

“我什么也不用做，”她说，“那只是你的幻觉。我是个工程师，和我来往的也是工程师，我认识的人都不怎么谈论政治。”

“我怀疑今天晚上的聚会只适合于劳拉当工程师的朋友。能不能给我点忠告？”

“我在商界学到的一件事情是，人们会因为你的热情而重视你，却不会因为你发火或激辩而重视你。你希望交到朋友，希望影响别人，对吧？”

“是的。”

“那么下次当你感到怒火中烧时，想想你发火对听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不会因为你火气的大小而决定是否接受你的观点，发火不会使他们认真对待你的观点，只会让他们觉得你有毛病。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对的。”

“谢谢你的真心话。”

“难道你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吗？”艾伦逗他。

“也许吧，那是由于我这一生一直是政治不正确，一直在以观点与众不同而沾沾自喜。”

“用不着遗憾，相反，继续发扬下去吧。记住，只有死鱼才随波逐流，尽情地享受与时相异的乐趣。别发火，你会长寿的。谁知道呢？也许你会俘获这个女孩的芳心。”

“谢谢。你的两位小天使怎么样？”

“你指马克斯和丽贝卡？他们是完美无瑕的。始终完美无瑕，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

萨姆真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姐姐，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依靠。

“我有个主意，”艾伦继续说，“你为什么不来替我看几年孩子呢？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比带一对不懂事的孩子更能帮你练习自控力了。”

“我想到时候我会走这步棋的，看看马克斯能不能和他舅舅谈得来。”

一整天萨姆都在想着如何控制他的热情，正确地引导它，使它变成高兴而不是愤怒。这有助于他把精力集中在这样一个实际的观点上：如果考虑成熟、冷静表达的话，他的观点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想要做到这点机会不大，但也值得一试，不管结果怎样。

萨姆再一次走在康涅狄格大街通往劳拉公寓的路上。这一次房间里满是劳拉的朋友和室友，他们都是劳拉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在客厅里吃吃喝喝，走来走去。劳拉把萨姆一一介绍给他们。他微笑着，聊着天，吃着零食，喝着饮料。事实上他玩得很高兴。测试他耐心的东西在哪儿呢？难道担心自己失去理智都是多余的？也许是有人要大声朗读四五个小时的《芬尼根守夜人》，然后就其作品进行一次测验？那倒会测试他的耐心，但是他能够在不冒

犯别人的情况下熬过去。

有个人突然大叫："快 9 点啦！"所有的人都聚拢过来，坐在客厅的电视前面。看来今天晚上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看一部电视剧，萨姆忍住没笑。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对他来说没问题。劳拉一定是对他那天在课堂上就电视的种种坏处所作的演讲反应过度了。

屋子里静了下来。萨姆想，再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他通常觉得看电视是一件令人放松的事。他所要做的就是安静地坐着，不发一言。

事情比他预想的棘手得多。当电视开始插播第一段广告时，劳拉解释说，因为萨姆没有电视，所以对他们正在看的电视剧前几集的剧情一无所知。于是其他客人向他介绍了一下大致的剧情。迈克尔 · 道格拉斯扮演一个商界的标准坏蛋，残忍、冷酷、自私，典型的品行恶劣。电视剧越往下演，他变得越坏。为什么大众总是认为商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呢？不过他理解，如果在剧中表现沃尔玛的物美价廉或是西南航空公司的周到服务，是很难让观众感兴趣的。可是为什么每一部电视剧或电影里的商业领袖都在欺骗顾客，欺骗自己的妻子，为了提高利润不择手段呢？

其他客人都想听听一个经济学家如何看待电视里的这个商业事件。萨姆尽可能泛泛而谈，尽可能不谈论真正的经济学内容。他的内心却很兴奋。他想起了姐姐的忠告，保持冷静，保持冷静。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想找出一个在他的对手面前保持镇静的策略。突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装作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员不就行了吗？他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地谈论商人是如何贪婪，顾客是如何容易上当受骗，以及多么需要政府的监督等等。

当电视剧结束时，客人们请萨姆作最后一次分析。萨姆仍然戴着假面具，说迈克尔 · 道格拉斯演得棒极了，他那个角色的哲学在商业界是很典型的：为了赢利不择手段。至于那个最终将道格拉斯绳之以法的政府小官员呢，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人。他解释说，这种监督对于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会因为其内部矛盾而崩溃。劳拉的朋友们好像很喜欢这个全新的有进步的萨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从来不知道原版的萨

姆到底是什么样。幸好谁都没有觉察出来他是在开玩笑。对于他的分析，没有人发笑，也没有人作出有敌意的反应。他们对他讲的所有的话几乎都点头附和。

客人们走后，劳拉的同屋也都各自回房间睡了。萨姆急切地等着劳拉的夸奖。然而他们在公寓里忙乎了一番，直到收拾完聚会的残局，她还一直一言不发。

“我做得怎么样？”最后他们俩坐下后，萨姆问道。

“怎么样？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尴尬的了。”

“尴尬？我竭尽所能避免让你感到尴尬，而你还是尴尬？我没有冲任何人大吼大叫，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大家玩得都很高兴。我搞不懂。”

“你欺骗了我的朋友。你向他们撒谎，你说的那些我知道根本就不是你的心里话。”

“我想看看做一条死鱼的滋味如何。”

“什么？”

“一条死鱼，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的，我从我姐姐那儿学的。原话是‘只有死鱼才随波逐流’。我从不随波逐流，总是逆流而上。假设我刚才还保持原来的风格，只是假设一下，为了争论假设一下，我也会保持冷静。当电视里的那个商人制造危害顾客的产品，收买政府官员，为了赚钱无恶不作时，你叫我怎么为资本主义辩护呢？而电视里的政府官员是个穿着高跟鞋、有着优雅的红头发的圣人，她可以放弃私企里的高薪，而在政府里主持经济领域里的正义，你让我怎么去反对政府的规章制度？”萨姆停下来，眉头紧锁，“她是黛米·摩尔演的吗？”

“不是，是妮可·基德曼。”劳拉的语气很平静，她一开始挺生气，不过现在平静下来了。萨姆为什么这么激动？“你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头了，萨姆？那只是一部电视剧而已。”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别装傻了，萨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真的。那只是——怎么

说呢——出于娱乐的目的而已。”

“真的吗？只是部电视剧？好吧，那么让我们设想一出完全不同的电视剧。假设有个电视剧叫，比如说，《倒霉的班级》，由杰克·尼科尔森出演一个富裕郊区的公立学校里一名令人讨厌的英语教师。他很少备课，讨厌文学，说着一口语法全然不通的英语。他的教案都是好几年前的东西。他经常满口酒气地来上班，骚扰他的学生，与那些追求名利、想通过拿高分得奖的女学生上床，因为打分的大权在他手上。如果你不和他睡觉，他就会出于报复而降低你的分数。然而，如果你能出个好价钱的话，他也乐意卖给你一个好分数。他是工会代表，所以没人敢惹他。他使所有能让他更加努力工作的学校改革最终都破产，从来也通不过。他还是橄榄球队的教练。他以前当过海军，他从打骂虐待表现差劲的队员身上寻求刺激。当学生们申请大学时——”萨姆停下来，“你笑什么？”

“整个故事听起来更像一出喜剧。也许让金·凯瑞演更合适，而不是杰克·尼科尔森那样一脸阴险的人。”

“噢，不，这是一部有关一个堕落男人摧残年轻生命的严肃剧，很有吸引力，人们很喜欢看。人们所有的活动都以它为中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错过一集的话，他们会想办法录下来，以后再补看。在这集结尾，有个学生威胁他说，要把他的胡作非为向一家当地的报纸曝光，除非他能帮自己上哈佛。于是我们的朋友便谋杀了这个学生。想象一下你正在看这部电视剧，周围坐着一帮家长。首先你会大笑它的荒谬，就像你刚才那样。可是有人会问你，是否认识上班时满口酒气的老师。是，你承认有这样的老师，是拉金先生，就是你英语部的同事，他有时整夜在外面喝酒，一大清早就到学校。这是你们部门内部的一个秘密，你一直试图不往心里去。可是事实是没法改变的。接着有人想知道，你是否认识因个人生活不检点而被开除的老师。你刚来任教一年，所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但是你肯定听说过曼斯菲尔德先生，不过这类闲话早就销声匿迹了。他在4年前就被赶出了爱德华兹学校，和那个女孩家长作了‘了结’。这样一项项问下来，每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都能在你的

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事件。”

“可是——”

“可是把所有这些可能的行为都放到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你会这样解释。”

“是的，”劳拉说，“这正是我想说的。”

“那只是部电视剧而已，和你一起看电视的朋友会这么解释。事实上，其他的观众看到你对此这么敏感，会感到很特别——那话怎么说来着——教育界的一幅夸张图。别这么当真，他们会说。但是你就是当真了。当你意识到这种电视剧，以及那些为了追求高收视率而大批出现的跟风电视剧破坏了人们心目中学校和老师的形象、减弱了人们对老师的尊敬时，你很难不把它放在心上。你开始在聚会中听到人们不太恭敬地开着你这个职业的玩笑。你开始心烦意乱，沮丧失意，你的朋友们满脸疑惑，连忙解释说那都是玩笑话，别当真。”

“对不起，萨姆，可是我仍然认为这无伤大雅，只是一种消遣罢了。”

“也许吧。看看今晚的电视剧吧，叫什么名字来着？”

“《美女与野兽》。”

“太含蓄了。开头几集演了那个野兽如何对待员工吗？肯定是个圣人。”

“不完全是，”劳拉承认，“开头有一集讲的是他决定关闭俄亥俄的一家工厂，而在墨西哥新开了一家，工资低得可怜，工作环境也极差。克劳斯赚了几百万美元，而墨西哥的工人们一天才赚 1 美元。后来他们公司开发的一种药品一点儿用都没有，而他还是千方百计想把它推上市场，危害老百姓的生命。”

“这个叫格鲁斯的家伙不是还谋杀了他的前任秘书吗？”

“看上去是这样的。希瑟·哈撒韦的戏到此为止了。她或许能逃过这一劫，或许不能。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克劳斯在幕后策划的。这是这部剧这一季的结局，所以我们只能等下一季上映时才能知道。顺便说一句，是克劳斯，不是格鲁斯。我承认谋杀这类事件是有一点儿夸张。”

“其他的呢？我今天晚上看到的欺骗消费者、压榨工人、令人极为厌恶的克劳斯先生的其他勾当是否也夸张呢？你把他其他的行为都当做美国商界的

总体代表而全盘接受了。你喜欢这个结果，这正好印证了你对商业的观点和政府监控的根本好处。这样，如你所愿，消费者和雇员都成了牺牲品。”

劳拉心里承认，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让萨姆说对了。她爱看这部电视剧。她喜欢埃丽卡 · 鲍德温。

“我承认，某些首席执行官没有特里莎修女那样富有同情心，”萨姆继续说，“我理解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并不能为每个公民带来幸福愉快的生活。我明白世界上确实存在查尔斯 · 克劳斯这样的人，我承认有些市场营销手段不太诚实，我承认有些工人的日子不好过，我承认市场会带来一些不完美的后果，但是今晚坐在这儿的这些人，对商界充满不信任和鄙夷，可是他们想没想过，用条条框框去约束竞争的代价有多大？他们注意过没有，由于某些规章制度的存在，许多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们是否忧虑过，由于遵守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规定，导致成本提高，许多可以挽救生命的医疗器械因此无法投入生产或被开发研制？他们是否留恋那些由于责任保险的费用太大而无法修建的游乐场和溜冰场？他们想没想过，可能真实世界里的埃丽卡 · 鲍德温们通常并没有那么高尚，她们关心自己的权力往往甚于改善这个世界？我坐在这儿和你们看这种片面的电视剧，而你们不但不同意我的观点，甚至不承认我的观点的存在，你说我会有何想法？你今晚的这些朋友无法想象一个体面人会赞同一个可能会允许某个克劳斯发迹的体制，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所有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克劳斯那样的人，而经济正义的代价就是要始终保持警惕。像我这样的人，相信竞争可以约束贪婪的力量，我就是——那天你用的是哪个词来着——克劳斯的同党。你们毕竟有共同的观点，不是吗？显然我喜欢看到孩子们挨饿，工人们受压迫。”

“好吧，萨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乔治 · 萨瑟兰怎么办呢？”

“你是说俄亥俄州小镇上的 7-11 便利店工作的那个人吗？”

“就是他。或许这只是部电视剧，不过在现实世界中的确有乔治 · 萨瑟兰那样的人，那些失掉工作的人，有妻子孩子要养活的人。”

“我为这个世界上的乔治 · 萨瑟兰们感到遗憾，真的。”萨姆的语气平静

下来了，那种嘲讽和愤怒已经没有了。

“那么你怎么可以让世上的克劳斯们去随意毁掉乔治的生活，以及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们的生活呢？”

“你的前提全错了，”萨姆冷静地说，“话一到你口里就像是首席执行官们都是很高兴地关闭了他们的工厂。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解雇 4 万名员工时，每个人都责骂那个贪婪的首席执行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微波通讯公司和斯普林特公司的创新。是它们的成功才迫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高了效率。要想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保留住那么多职位也容易，只要使新对手带来的竞争成为非法的就行了。可是竞争使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提高了服务质量，降低了收费标准。”

“有工作的顾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工人们最终是吃亏的。”

“有时候工人们丢了工作后，结果是艰难困苦。但是别忘了，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有 25 万人在工作呢。若一成不变，这家公司可能挺不到现在就垮了。而美国微波通讯公司和斯普林特公司还有 10 万名员工呢，他们也要算上。如果你希望人们有动力去改变这个世界，你就得让市场回报他们的努力。遗憾的是，那就意味着你还得容忍竞争的负面影响。”

“你管那叫负面影响，可是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被所谓的精简给彻底毁了。经你一说，首席执行官倒像是高尚的船长，在勇敢地和商业风暴作斗争。为了拯救一部分船上的人，他被迫心痛地牺牲了另一部分船员。但是有些船长根本就不胜任；而有些则是暴君，为了寻求刺激或获取超额利润而把一部分员工给打发了。”

“我知道，我也没否认这点。我认为多数人在这么做的时候，心情都不会太轻松，但是他们不会拒绝这样做。我甚至会为现实生活中那些和电视里演的一样的首席执行官们辩护，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会残忍地拆毁美国的工厂以提高营业额。”

“萨姆！”

“我是认真的。克劳斯知道通过关闭俄亥俄的工厂，将它迁到墨西哥可以

节省许多开支。这类事并不是只在电视中才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时有发生。如果你是克劳斯，你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有，比如说 15 万工人，你有几千个股东，许多股东们都已经退休或是即将退休，他们都指望你公司赚的利润养老。有人告诉你，如果把工厂迁到墨西哥可以节省许多开支，你也知道这样会伤害到俄亥俄的工人们。选择吧！你是把工厂迁走呢，还是继续留在俄亥俄？”

“留在俄亥俄。为了多赚几美元的利润，不值得毁掉麦塔隆小镇。”

“你肯定吗？”

“我肯定。尤其是在毁了小镇的同时，还要去剥削墨西哥人。”

“那么在墨西哥一个工厂也不建是不是更好呢？”

“不是，我明白那样也会伤害墨西哥人。如果在墨西哥修建工厂的话，至少我要确保他们能得到一份相当不错的收入。”

“我能想象得到。那么不错的收入是多少呢？”萨姆问。

“我不知道，也许一小时 5 美元。而且我要确保他们能有与美国工厂一样的安全标准。”

“假设一小时给 5 美元，为他们支付所有安全方面的费用，而那儿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使工厂赢利怎么办呢？你愿意把其他工厂的利润补贴到这个工厂以帮助墨西哥人吗？”

“可能不会。可不管怎么说，这并不重要。我首先是要保留俄亥俄的工厂。”

“我想这对墨西哥人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像美国的跨国公司这样的‘剥削者’给他们的工资一直在稳步提高。当然，拿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很穷，不过他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而你更关心俄亥俄的人，却对墨西哥人——”

“萨姆，你歪曲了我的意见。”

“有一点儿，对不起。不过还是让我们关注那些美国人吧。我想你说过，为了多几美元利润，不值得毁掉一个小镇。”

“差不多。”

“那么如果是为了许多利润呢？那样的话，在作决定时是会变容易还是

困难呢？你愿意毁掉小镇呢，还是认为那家工厂应该永远在那儿？前苏联从来不关闭工厂，这你知道，想想那种做法对管理人员和工人们的工作动力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对身处工人天堂的前苏联工人的最好形容是什么吗？‘我们假装工作，而他们则假装付我们工资。’现在许多这类工厂仍在运转，仍在吞噬着俄罗斯的国库资金，因为他们的收入抵不了开支。那么，俄亥俄的工厂是否应该永远运转下去呢？”

“这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萨姆，你只是——”

“没法回答的问题！”萨姆打断她，“你是首席执行官。你每天都必须回答类似的问题。你该作何决定？”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时候为了人们应该牺牲一点利润。”

“听上去挺好，然而遗憾的是，你的竞争对手却没有你的这种——怎么说呢——慈悲情怀。他们把工厂迁到更省钱更有效率的地方。他们采用新的技术，甚至裁掉一些员工。当某些部门变得臃肿时，他们就想办法精减。他们在制造及市场营销上胜你一筹。听起来我是在长他人威风，不过人家有一帮充满创意和创造力的人在充分发挥着聪明才智。他们做得比你好，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消费者们不断得到实惠。他们又花高薪招募了更多的员工，聘请了更多的人才，把你的得力人手们一一挖了过去。而你的公司，叫慈悲公司吧？放过了一个又一个机会，因为毕竟你的利润还足够丰厚，你没有必要贪婪。但是现在，你的竞争对手降低了价格，而你的顾客全都被抢了过去。你必须得降低跟进，你别无选择。而降价最初仅意味着你的利润降低了，但最终变成了亏损，而且会一直亏损下去。你被淘汰出局了，你的员工们开始四处找工作，那些想要靠你养老的人突然失去了依靠。你怎么向那些员工和股东们解释呢？现在是谁关心人们的疾苦，是你还是你的竞争者？”

“你在骗人，萨姆。你用了一个最坏的例子，让我的观点看上去很糟糕，你——”

“我想说写那个电视剧剧本的作者同样是这么应付我的观点的。有那么多

成功的资本家用不着缩减规模，用不着为了在海外扩张而关闭美国国内的工厂，但他们没有那么做。说说你所谓的最好的例子吧。”

“为什么我就不能只接受稍微低一些的利润率呢？我不想把我的工厂办成一个慈善机构。我只是不想在每笔交易上都节省每一分钱。”

“这倒是个很有趣的想法。如果你是老板，这当然挺好。反正利润是你的，随你怎么用。你可以把它用在扩大生意上，也可以雇用一个时运不济、急需工作的邻居，即使你并不需要一名额外的员工。还记得阿龙·福伊尔施泰因是怎么做的吗？”

“不记得了，他是谁呀？”

“他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叫马尔登·米尔斯。他发明了极地技术并生产了相关产品，应用到大多数的羊毛夹克上。当他在马萨诸塞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光之后，福伊尔施泰因向 1 200 名无所事事的工人支付了 3 个月的工资和 4 个月的医疗福利，一共花掉了他 1 000 万美元。然后他又为大多数工人找了工作，直到他能够建起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为止。我喜欢这个故事。福伊尔施泰因的做法是高尚、慷慨的。这笔买卖也不错，因为他用自己的慷慨赢得了员工们的无比忠诚。不过我怀疑他这么做并非是要图什么回报，而且我怀疑他的回报也抵不了 1 000 万美元。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个很虔诚的教徒，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这真是个感人的故事，这才是真正的公司责任。”

“可是他是在花自己的钱。如果生意是你自己的，你当然可以随意地把利润捐给慈善业。如果生意是你的，你当然可以随意支付员工超出市场能够承担的工资和福利，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工人，只是因为你喜欢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你能那么做，是因为那是你的钱。可是，我想你要是那样经营公司的话，最终会有很大的压力。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不可预料。即使是冷酷无情的首席执行官也会发现他们的利润突然开始下降，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商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你破产了，被淘汰出局了。想想吧，利润才是推动整个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没有了利润，什么都谈不上。

假设你生活在西伯利亚，你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你能否找到足够的木柴来取暖。你以为你会嫌取暖的木柴太多吗？你会冒险把你的木柴拿去做工艺品吗？”

“可是萨姆，如果有一些一起来的人没有木柴了，你不想分给他们一些吗？还是你想全部自己留着？为什么自私是唯一的途径呢？”

“这和自私没什么关系。如果 1 000 个人雇我去为他们找柴火，如果他们相信我可以确保他们每个人平安地度过寒冬，那么我把大家的柴火送给别人对吗？那样做不对，甚至是不道德的。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那份代替工资发下来的柴火送出去一些。当我把柴火分发给那些靠我为生的家庭之后，我希望我能够鼓励他们分一些木柴给那些受严寒困扰的人。但是对我而言，把 1 000 个雇主的柴火送给别人，或是在找木柴时偷点懒，那可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了。那会损害到整个企业的利益。”

“我不知道。帮助别人度过寒冬好像并不是不道德的。”

“那就把你自己的木柴送人吧，规劝你的邻居大方点。但是当我们谈论一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首席执行官只是个管家，而不是主人。利润不是管家的，为整个公司的健康发展而合理地分配利润是管家的工作。当一家公司在业内领先，创造了大量的利润时，就会有许多愤怒的声音。攻击者们总以为利润是剥削的标志而不是卓越的标志。竞争者们向司法部哭诉，要求制定反托拉斯法案。消费者要求降价，工人们要求涨工资。他们抱怨说，公司反正支付得起。实际上这是乞讨的根本原理。‘你有许多钱，我也想要点儿。’我希望听到公司发言人在被要求为公司的利润作辩护时这样回答：‘我们赚取高额利润是因为消费者们喜欢我们物有所值的精美产品。我们鼓励所有的竞争对手努力做到我们这么好。我们鼓励我们的消费者，只要他们还满意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就不要离我们而去。如果你对我们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意，比如说我们的工厂所在地，我们支付给工人的薪资，或是我们产品的定价等，我们则鼓励你创办一个竞争企业，做得比我们更好。我们感谢我们的消费者喜爱我们的产品，并接受我们目前的利润水平。我们想用这些利润使我们的产品精益求精，以回报甘冒风险对我们进行投资的投资者。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说来最终利润是最重要的喽？”

“是的。但是，如果你以为那就意味着野蛮和残酷的话，那么我刚讲的我的所有感受就是对牛弹琴了。残酷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看看你的朋友查尔斯·克劳斯。残酷有助于提高健康网的最终利润吗？克劳斯很可能会因涉嫌谋杀或谋杀未遂而去蹲监狱。对他的公司股票而言那倒挺好。真好笑，怎么电视上的首席执行官总是在杀人！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就不知道谁会这么干，我猜他们都能瞒天过海而逍遥法外吧。”

“别逗了，萨姆。”

“还有克劳斯欺骗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犯罪行为。你的朋友们告诉我，在上一集他销毁了本来会阻碍他公司发展的临床测试报告。你认为销售一种无用的或是对人体有害的药品能帮他提高利润吗？”

“短期内难道不能使利润剧增吗？”

“非常短的时期内。如果健康网是一家真实的公司，它会因伪造药品测试结果或贩卖无效甚至有害产品而彻底垮台。一旦人们发现这家公司不可信，它所有的其他产品的销售也会大受影响。它的股票会一泻千里。”

“这么说，残酷不一定是创造利润的必要条件。”

“还不只如此。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是通向赢利之路，低价位是通向赢利之路，善待你的员工是通向赢利之路。”

“我怀疑这对乔治·萨瑟兰一点安慰作用也没有。不管他是因为残酷还是因为一个竭力挽救公司的富有爱心的管家而被解雇的，结果都一样，他失业了。对这你怎么看？”

“我不愿意面对乔治。我想克劳斯的嘴脸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见，可是现实生活中乔治·萨瑟兰则随处可见，他们不得不去应付厄运与苦难。别忘了，在很久以前我就承认，即使是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会有不完美的结果。如果乔治在我面前，我不会就利润动机论的种种好处向他作长篇大论。我也不会告诉他，为了保留公司里其他 10 万名工人的职位，他不得不下岗。我还没那么残忍，也没那么自私。如果我不得不和他谈话，那我会试着让他明白，他不

应该习惯待在永远存在于麦塔隆小镇上的工厂这样一个世界里，其他任何一个小镇上的任何工厂也都是一样。”

“你觉得你们的谈话会持续多久呢，萨姆？”

“不会很长。我接触过几个乔治·萨瑟兰。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很气愤，而且对经济学并不是很感兴趣。我不怪他们，他们只是想要回工作职位，这我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他想听我把话说完的话，我会和他谈一谈他的孩子。电视里的乔治有孩子吗？”

“有。当他妻子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我看见他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在一起。”

“我相信那是一个令人悲痛的场面，不过让我们看看那些孩子会怎样。我敢肯定乔治很关心他们，如果工厂仍然在那儿，他们可能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进工厂，像他们的爸爸那样。”

“那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但是我总会问我的学生，他们是否想从事和父母一样的职业。他们大部分人都说‘不’。我相信萨瑟兰的孩子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回答。不管怎么说，工厂没有了，他们倒是有可能上大学——”

“他们怎么支付大学的费用啊？他们的爸爸都失业了。”

“嗯，他们可能去不了斯坦福大学，除非他们能得到奖学金或许多贷款。他们最终可能会上俄亥俄州立大学或一所社区大学。工厂没了，孩子们不得不学一门不同的技能。但是这只是一部分情况。就算那个工厂有政府的某种规章制度的保护，萨瑟兰的孩子们也会选择另一种职业。关键在于因为工厂不在了，孩子们可选择的条件会更好。因为工厂迁到墨西哥去了，其他的也都关门了，资本和创造力可以自由开创新的领域、新的工作和新的机会。我们只看到了关闭的工厂带来的困难，却没有看到困难与新的机会之间的联系。”

劳拉安静地坐着听萨姆讲。他现在来回地踱着步，手臂兴奋地挥舞着，以便让劳拉能明白他的论点。

“100 年前，”他继续说，“美国 4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现在这个比例还不到 3%。可以想象在世纪之交，因为新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很多孩子被迫离开了农场，这样的事在电视剧里将会是一幅多么撕心裂肺的景象。你认为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后代今天会因为我们让那种事发生而高兴吗？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当初出于所谓的怜悯而停止了农场的改革，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将会多么悲惨。过去的 50 年中，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工厂中。美国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其他无数新行业中的机会取代了那些工作岗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 1950 年起一直保留着那些工厂里的工作，也不关掉那些工厂，我们将会变得多么穷困。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告诉今天的孩子们，他们的多数工作机会是在工厂，他们会怎么想。如果我制定法律保持现状的话，那么多制造业之外的工作和机会就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可是以进步的名义毁掉美国的麦塔隆这样的小城镇值得吗？”

“不是以进步的名义，而是为了给下一代孩子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并非为了使他们更富裕，尽管他们会更加富有，而是为了给他们机会，去过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生活。麦塔隆和其他小镇只是讲述了这个故事黑暗的一面。他们更加穷困的一个原因是这些下岗工人的孩子们离开了小镇，去寻找其他更好的工作。如果你想衡量这些城镇的变化对他们造成的全部冲击和影响的话，你得召集那些孩子，调查一下他们在自己选择开拓新机遇的世界里的生活情况。想想《生活真美好》，你还记得如果乔治 · 贝利从未出生的话，贝德福德瀑布小镇会是什么样的吗？”

“当然，一个腐化堕落的声色场所，到处都是霓虹灯。”

“没错，它被叫做波特谷。那是导演弗兰克 · 卡普拉对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小镇会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的看法。在美国，像贝德福德瀑布小镇这样的地方所剩不多了，但是并不是像波特这样贪婪的银行家们把他们毁了，而是被那些乔治 · 贝利们，他们逃走了，去更大的城市里追寻他们的梦想。”

“你知道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吗，萨姆？”

“先从哪方面说起呢？”

“对不起，这是个设问句，我们俩的不同在于你关心胜利者，而我关心失败者，你想确保有才能的人有机会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可是并非人人都有天赋。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失败者也有一席之地。”

“我也一样，劳拉。我也一样。”萨姆几乎是在哀求，“但是我不能接受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非此即彼。这个世界并非绝对平等，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才能。也许我有点过分美化社会给有才能者机会以充分发挥施展的方式了，但是有能力的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那些天赋一般的人为代价。商业社会迫使有才能者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才能。看看创建沃尔玛公司的萨姆·沃尔顿吧。他有许多天赋——改造世界的热情，关注细节，创建独一无二的、随意的公司文化的能力，看到小镇和农村地区有开设零售店潜力的洞察力，以及经常被人遗忘的对科技可以不断降低成本的力量的理解力。运用所有这些天赋，他成了亿万富翁。可是这亿万美元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他的消费者那里。”

“对。但是他的利润并非消费者的损失。相反，他的利润也是他们的好处。为了把消费者吸引到店里，使他们永远是他的顾客，他不得不给他们比别处更多的实惠。他给商品定低价，这样就把他们曾经用来买衣服、床单、牙膏的钱花在了他们孩子的身上，或是用来度假，或是用于医疗保健，或是存起来养老。而沃尔玛的竞争对手们如果还想在业内生存，也要学着向顾客提供同样价格低廉的产品。这样，源自沃尔顿天赋的好处延伸到，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顾客群。”

“可是并非他所有的竞争者都留在了业内。”劳拉针锋相对，“沃尔玛挤垮了许多商业街上的小商店。比起以前，现在贝德福德瀑布小镇所剩无几，沃尔玛也是一个原因。”

“一点不假。可是相比较而言，我更关心人而不是城镇。谁把这些商店挤垮的？责怪沃尔玛当然很容易，但是沃尔玛并没有强迫人们必须成为他的顾客呀。沃尔玛不得不自己揽生意。显然那些住在小镇里的人更愿意去小镇边上丑陋的厂房式沃尔玛店买东西，而不愿意去镇广场上那些优雅的小店。他

们的偏好使萨姆·沃尔顿成了富翁。同时，他通过给顾客们更多的实惠而使他们比以前更富有。他的财富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掠夺来的。所以当我听到人们说成功的资本家或公司应该把利润还给社会之类的话时，我就不爱听。”

“我以为你喜欢私人慈善机构呢，萨姆。”

“我是喜欢，而且我认为富人捐出一部分财富时很可爱。‘给’这个概念没什么问题，是那个多余的‘还’字让我受不了。它表明财富是偷来的，曾经属于社会，应该还回去。我那天晚上和你哥哥谈话时尤其感到不高兴。萨姆·沃尔顿绝不是什么海盗或者土匪，他为美国创造了财富。他没有浑水摸鱼，也没有投机倒把。从他那里获得好处的数以百计的顾客也不是第五大道或罗迪欧大道上的住户。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蜂拥去他的店里买便宜货。所以你谈什么胜者与败者就是在混淆视听。真正的选择不在胜者与败者之间，也不在同情与无情之间。真正的选择在于一个凝滞的世界和一个动态的世界之间。一个世界里的人们被鼓励满足现状，而另一个世界则鼓励人们大胆梦想可能有的东西。我知道我想生活在哪个世界里。”

萨姆坐下来，他累了。劳拉则陷入了沉思。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讲给我的朋友们听呢？”她最后说，“你不知道看着你在那里装模作样地演戏我有多难受。”

“你认为我不难受吗？听我说，劳拉，我们认识大约有半年了。我欺骗了你的朋友，我向你道歉。可是我那么做是为了保持我们的关系，而不是要伤害它。在30秒钟甚至一小时的激烈交谈中，要使他们相信我和查尔斯·克劳斯并非一路货色，简直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我的世界观会引出一个更适合生活的新世界这个问题了。我能怎么办？告诉他们我父母房子的阳台的故事吗？告诉他们地狱里那个钓鱼者的故事吗？告诉他们竞争的力量吗？要想被别人理解，我需要6个月的时间，不是60分钟。”

“我不知道，萨姆，你真的觉得6个月就足够了吗？”

一时间萨姆一脸的迷惑不解，然后他笑了。他内心里所有的紧张一下子全都冰释了。他从沙发上滚了下来，伸展着四肢躺在地上。

“我投降了，”他一边笑着一边说，“你把我杀死了。”

劳拉用穿着长袜的脚尖轻轻地戳着萨姆的肚子。

“起来，你这个懒骨头。”

萨姆望着劳拉。她正向他微笑着，脚趾还在他的腰部晃动。一阵狂喜涌遍他的全身。他爱上这个女子了。可是在这种场合下，一个男人应该怎么做呢？他不知道，但是他认定在他肚子上的这只脚是某种暗示。他用手去拉，而劳拉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往回挣。最后她滑倒了，躺在了萨姆身边。萨姆用肘支起身子俯过来，在她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接着又吻了一下，这次时间稍长一些。

“谢谢你。”他说。

“谢什么？”

“所有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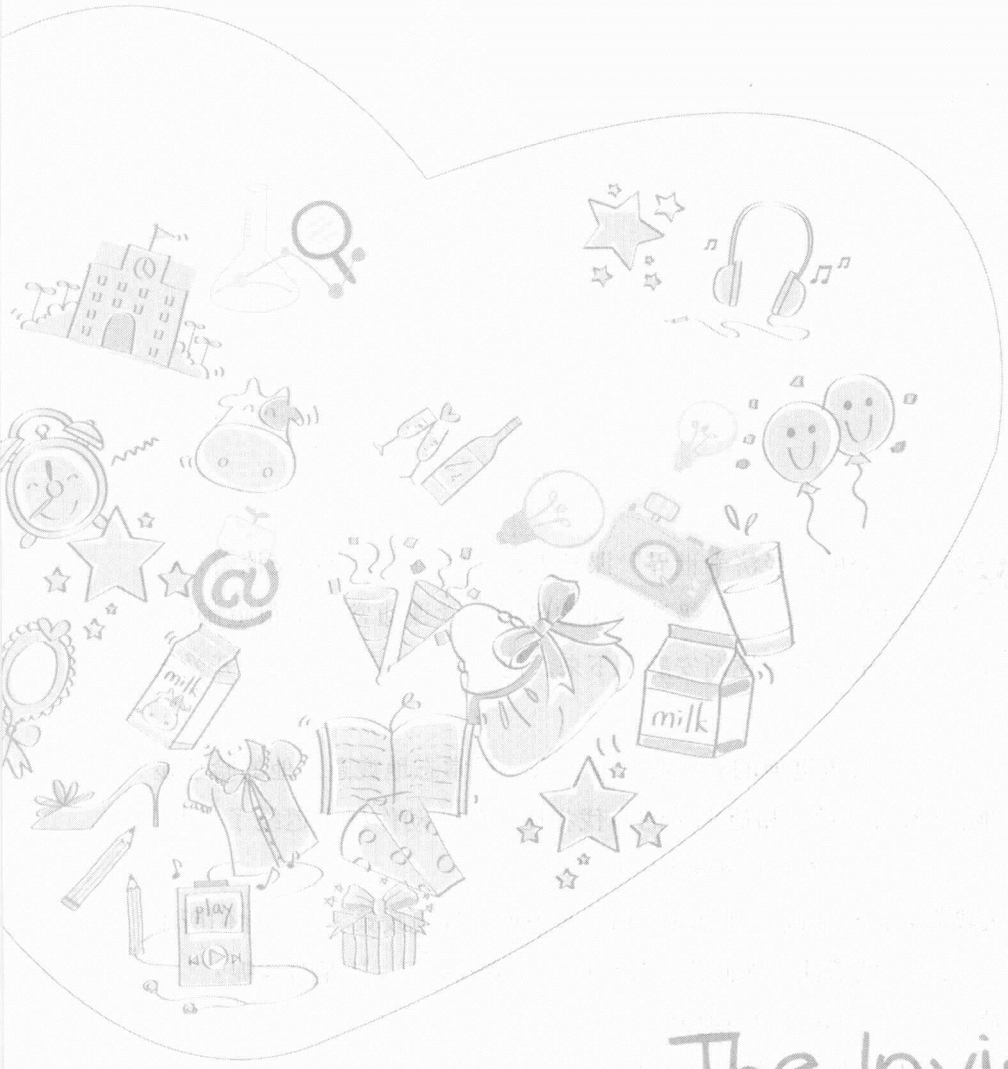
劳拉笑了，然后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

“对不起，萨姆，我必须撵你走了。太晚了，我们这些白领丽人必须保证睡眠才能保持姣好的容貌。”

“好，好，我明天也有课要上。”

萨姆走进夜色中，凉意已浓。他停在横跨石溪公园的桥上，任凭轻风吹拂他的面颊。一轮明月挂在树梢。他百感交集，忧喜参半。他仍然在想着劳拉，可是他也忘不了明天是他的最后一堂课。至于以后怎么办，还是个未知数。

劳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并不是时间太晚了她才撵萨姆走，她只是不敢肯定是否急于要和萨姆开始谈恋爱。他们太不同了，而且他可能就要离开爱德华兹学校了。她不确定自己会有什么感觉，但是明白自己不想让他走。她一定要弄清楚他上诉的结果如何。他真要被解雇了吗？也不反抗一下？从她所了解的萨姆来看，她很难相信萨姆会轻松地进入梦乡。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8 最后一课

萨姆·戈登的“经济学世界”课堂上，学生们在低声地交谈着，等着萨姆的出现。高年级选修课的最后一堂课通常都是很喧闹的，可是学生们在等待的过程中逐渐安静了下来。他们都听说萨姆就要离开爱德华兹学校了。

当萨姆最后一次走进他的教室时，看上去一反常态地疲惫。他的脸色显露出他昨晚没怎么睡觉。和他平时的步伐相比，他的动作好像迟缓了一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地想激起一些活力。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政府规定的最后一个方面，环境政策。基于你们所了解的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你们认为我是反对环境政策呢，还是赞成呢？”

“反对！”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萨姆转向黑板，然后又转过身来面对全班同学。

“错！”

学生们的惊讶声使他精神大振。

“当人们彼此做买卖时，”他继续说，“交易是自愿的。双方都从中获益，否则就和别人去做生意了。可是当一家会产生污染的公司或工厂把有毒的废料排到河里或空气中时，让想喝水或想呼吸清新空气的人们接受这种污染，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这是一种对空气和水的偷窃行为。好的环境政策的关键在于给人们提供一种自愿的交易方式。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有机会

约束私利，而不是相反。有谁知道欧洲人怎么去的澳大利亚吗？”

“坐船。”后排的一个学生说。

“啊哈，一个喜剧天才。谢谢你，贾森。对，他们是坐船去的。可是有趣的一点在于，他们许多人的身份是罪犯。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把一船一船的罪犯送往澳大利亚，可用的不是豪华游艇。有时候多达30%的罪犯死在途中。这可把许多遵纪守法的英国人吓坏了。或许是出于内疚，也或许是出于仁爱，他们希望降低旅途中的死亡率。那么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同学们把手举了起来，一个同学建议加强营养，另一个建议提供良好的医疗设施，另一个建议每次不要太拥挤。

“好，”萨姆说，“但是要让罪犯们吃好、喝好，或是为之提供良好的医疗设施，又或是每次少送一些罪犯的话，会使成本大增。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人性的慈善不可能在船长的血管里流淌不息。事实上，有些船长会把给罪犯吃的食物囤积起来，让罪犯们饿死，然后到了澳大利亚后就把食物卖掉。所以我看他们不会热心地采纳你们拯救生命的建议。让我们试试另一个办法，让我们强迫船长们更有人性地做事，让我们通过法律手段制定最低食物标准和医疗标准。我们把这个叫做‘重手方案’。你们觉得这样会管用吗？布利坦尼？”

“你可能得在船上派一个政府官员，以确保船长照章办事。”

“而且你还得确保那个官员不受贿或不受那些野蛮船长的威慑。”萨姆说，“所以这种立法方案在理论上可能还不错，可在实践中大概不怎么管用。你们觉得一个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好吧，我提供一个关键的线索给你们。在运输罪犯的最初阶段，政府对私有船的船主是按人头付费的。他们支付的费用足以保证每个罪犯都有食物及医疗保障。有人最后想出来一个聪明的办法，不按在英国上船时的人头付费，而是按到澳大利亚后下船的人头付费。”

萨姆停下来让同学们理解其中的道理。

“这不是一个简单、聪明、省钱且能带来改观的办法吗？我们称之为‘轻触方案’。约束船长们的私利，而不是通过法律压制这种私利，这就是你能得

到的最好的自控体制了。政府用不着花钱派人在船上盯着船长的一举一动，只要给船长们自己做这个工作的动力就行了。政府也用不着费心去计算使一个罪犯得以生存所需的食品及医疗设施，只要让当事的船长自己去计算就行了。听上去挺棒，对吧？可是好处还不只这些。通过‘轻触方案’，船长们就有动力去寻找新的更好更便宜的养活罪犯的方法。也许是给犯人们更多的空间，每次少运一些犯人但是存活得更多；也许用些新的治疗海上常见疾病的药；也许有些食品可以比其他食品使犯人们更健康。一旦船长们尝到甜头，他们就会有动力不断地提高犯人在船上的存活率。而且只有他们才有能使存活率不断提高的各种信息，别人都没有。”

“这和环境政策有什么关系呢？”某个人问。

“许多环境政策都是‘重手方案’。举个例子，政府自行决定减少空气污染的最佳方法，而不是给公司们动力让它们去发现那种方法。就像船长一样，公司通常比政府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过去政府常常强制电厂安装一种叫涤气器的装置，用来清除从工厂大烟囱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涤气器很贵，一般要耗资100万美元以上。那也没关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让用电的人去承担就是了。这很好，它抑制了人们使用污染空气的能源。可是，涤气器就是去除烟囱中有毒物质的最佳办法吗？当时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就像把让犯人存活的最好办法告诉船长们一样，就算当时是最明智的政策，也没有让工厂改进的动力。最终政府通过了控制二氧化硫的‘轻触方案’。政府宣布如果你想排放二氧化硫的话，你不得不为你排放的每一吨申请许可证。”

“一共发放了多少许可证？”

“问得好。每个发电厂都有些麻烦，他们以前排放的二氧化硫弄不到足够的许可证，现在他们只能去争抢许可证了。他们不得不想出少排放二氧化硫的方法。还有个办法就是从那些排放得少而许可证有余的电厂买。这就相当于法律间接地对那些不进行技术革新的发电厂处以了罚款，而奖励了那些进行技术革新的电厂。这些动力果然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发电厂呢，现在则有动力不断开发清洁空气的省钱办法。并非人人都对这

样一个结果表示满意，一些环保主义者觉得这太棒了，而另外有些人则在道义上反对可以买到污染的权利这一观点。对某些环保主义者而言，污染是一种原罪，而不是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成本。”

萨姆停下来望向窗外，一时间有些心不在焉。不过他马上又集中了精力。

“你们是否担心过鸡会绝种？”他问全班同学。

全班同学都乐了，奇怪老师怎么会问这么个问题。

“贾森，你说说。”

“我想鸡就像开心果一样，就像我们永远也用不完的原油一样。我们永远也吃不光鸡。”

“这个思路不错，贾森。但是经济学可不是这样完全相同的。不过有人还记得开心果屋，这让我很开心。你们知道现在美国有多少只鸡吗？好吧，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超过 10 亿只。10 亿只！贾森说得对，鸡永远也不会绝种。可是为什么呢？游隼（一种猛禽）正濒临绝种，为什么鸡多得不行，而游隼这么稀少呢？为什么母牛有很多，而鲸鱼却没多少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你可以圈养鸡和牛，但是你不能圈养游隼和鲸鱼。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有理由养鸡养牛，照管这些禽畜，而那些不属于任何人的资源则被随意滥用，空气、海洋以及里面的鲸鱼。你们知道我总是对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持怀疑态度，那是因为经济是可以自律的。但是自律的核心是私有财产。你花你自己的钱时总是很小心谨慎，而你花朋友的钱时就不那么谨慎了。为什么呢？原因在于风险与回报。当你花自己的钱时，你要承担风险，你也会有回报。可是当所有权没有被清晰地界定时，市场动力消失了，就更迫切地需要规章制度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像对待鸡一样对待鲸鱼呢？”

萨姆停下来，抬头看着天花板。全班同学都以为这是个设问句，所以都在等着他的回答。

“好像是不可能的。”他继续说，“可是在津巴布韦，他们发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村子拥有大象。那可不像你可以拥有鸡那样简单。他们给予村民向来到他们的地界观看大象的游客收费的权利。他们还允许向捕杀大象的猎人收

费。他们——”

“这太恶心了。”一个学生小声嘟囔。

“你指什么？”萨姆问，“是打猎这件事，还是鼓励人们捕杀大象这件事？”

“两样都让人恶心。鼓励人们捕杀大象怎么能帮助大象呢？”

“这就和鸡的情况是一样的。人们喜欢吃鸡肉，这就给了人们饲养和照顾鸡群的动力。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你会想人们喜欢吃鸡肉，那会减少鸡的数量，但是我知道你的真正意思。让人们捕杀大象确实非常令人不快。我喜欢大象，我觉得它们很美丽。应不应该允许某人为捕杀大象这种特权支付费用呢？好像挺可怕，不是吗？可是当村民们可以从活着的大象身上获得好处，而不是从死象上获得好处后，他们的动机就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让大象越多越好，这样就可以向游客或猎人收取更多的费用。于是他们为大象留出更多的生存地带，并且会积极配合警察阻止偷猎。”

“偷猎和捕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个学生问道，“不管怎么样大象都死定了。”

“可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大象的总数会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偷猎者会拼命地捕杀他所遇到的每一只动物。可是如果一个村子对某一地区的大象拥有所有权的话，村民们就不会想让所有大象被猎杀，因为那是一条短期内致富但长期会崩溃的道路。津巴布韦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这种所有权政策的。尽管允许捕猎，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而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而且津巴布韦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庄已经能够用他们赚来的钱修建学校和医疗站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开心。有些环保主义者就反对津巴布韦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捕杀是不道德的。也许是这样，但这要看你关心的是什么，总之，津巴布韦最终有了更多的大象。”

萨姆停下来，看了看手表。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再和你们讲个故事，然后就结束这堂课。几年前的夏天，我和几个朋友到黄石公园远足，我们一直往老实泉方向走，一直走出好远，一到了蒙大拿州境内，远离了成群的游人。那天的天气好极了，气

温只有华氏 60 多度（15.5℃ ~21℃之间），天空飘着几朵白云，覆盖着白雪的山峦在地平线上清晰可见。只有在那种天气里，你才会为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而高兴。我们穿过一片松树幼林，翻过一座小山，眼前豁然出现一个山谷。一条小河在谷底蜿蜒流过，河那边是平缓的小山连着陡峭的山脊，远处的山脉连绵不断。一切都太美妙了。”

萨姆停下来回味那种美景。

“当时，我们听到我们右边什么东西在动。是一群麋鹿，也许有 10 只，正在松林里觅食。它们看到我们就像我们看到它们一样惊讶，它们盯了我们一阵儿就走开了。我们一直目送着这些漂亮的动物消失在远处的树林中。由于看到了麋鹿，那一天变得别有一番情趣。它们提醒了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个明信片中的风景区游玩，我们是在野生环境里，或者说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萨姆边说边踱着步。全班同学都想知道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那次旅行回来后，我读了一些有关黄石公园的资料，对那天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1900 年左右，联邦政府努力消灭黄石公园里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从公园里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了，而且公园的游客也不用再惧怕凶狠疯狂的狼群袭击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了。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黄石公园里的狼绝迹了。同时，由于狼日渐稀少乃至绝迹，麋鹿的数量开始激增，不断激增，一再激增。公园的管理员喜欢这样，因为来公园的游客在他们的游玩之旅中看到某种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变大了，就像我那次那样。”

萨姆又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寻找着合适的词句。“当你干涉一个复杂的系统时，”他说，“事情的发展是你无法预料到的。一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所以黄石公园里狼绝迹的一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影响就是海狸的数量剧减。这很有点儿讽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你会以为没有了

狼，对海狸来说是好事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萨姆摇了摇头。

“1995 年，政府最终把狼重新引进黄石公园。我想美国人已经尝到了真正的野生环境的滋味。现在那儿有 120 只狼。可是尽管狼群减少了麋鹿的数量，对海狸来说还是太迟了，人们不得不重新营建海狸的生存环境，然后人工引进海狸。”

萨姆停顿了片刻，让学生们明白他话中的含意。

“开课的第一天，”他继续说，“我就让你们记住开心果，我想让你们记住动机解决问题的巨大力量。在这门课的最后一天，我想让你们记住麋鹿。当你干涉动机时，要意识到那些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的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与整个复杂系统纠缠在一起的动机时，我们可能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打乱了黄石公园海狸的生活，把一个野生动物宝库变成一个超大型的麋鹿农场已经够糟糕了。可是应用经济政策时，我们面对的可是人们的生命啊。有多少次，事情的结局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初衷有出入，而是恰恰相反。而最有害的后果往往最难看清，就像那天我在公园里欣赏麋鹿一样，我没有看到海狸正在消失。许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这样，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寻找有用的政策，而不是那些能产生‘我在改造世界’这种假想的政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要始终寻找那些无法预见的东西。”

萨姆停下来看了看表，只剩几分钟了。

“就此打住，讲到这儿结束这门课挺好。我知道你们记不住多少在这儿听到的东西。”

几个学生笑了起来。

“我是认真的，这是由人脑的性质决定的，但是我希望有些东西你们能永远记住。我们讲了市场的许多力量——竞争是怎样引导私利去改善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市场的物质的一面——我们变得富有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钱并不是万能的。我知道从一个经济学家口中

说出这句话有点可笑，但是经济学并不是关于钱的学问，它是一门关于给你满足、使你满意的学问。在个人层面，那就意味着工资并不总是工作最重要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当然越高越好。但是通常情况下，两份工作的其他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份工作是否能给你提供学习进步的机会，它能让你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种成就会让你获得多少满足感。对于整个市场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

萨姆停止了踱步，坐到了桌子上，面对着学生们。他停顿了片刻，以便让学生们意识到下面这些话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让我们富裕了，但那并不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不受政府法规的束缚而受竞争约束的市场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改造世界的机会。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那可能只意味着混口饭吃，养家糊口。而对其他人而言，那意味着为这个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新产品去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钱总是第二位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市场的力量才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按自己意志选择的自由人而活着。有些人把市场想象成一个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冷漠和孤独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它并不能取代爱、慈善或对社区的归属感，这些情感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编织的关系网自愿创造出来的。”

萨姆又开始踱步。

“最后，”他说，“我希望你们已经学会了尊重其他人的选择是多么重要。我再怎么想了解你也不如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我相信仅此一条就使你有权利去过你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只要你的行为不危害他人。这意味着就算当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做时，也要尊重我不那么做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条基本准则，这个权利会让别人把你当做成人而不是孩子。你们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是你们成年前最后的学徒阶段。好好享受你们即将拥有的自由，要聪明地使用。”

萨姆停下来走到窗子旁。窗子正对着广场，天气好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坐

在那里的某个角落。在那儿，萨姆和劳拉谈论过《尤利西斯》。萨姆好像是在盯着他们俩曾经坐过的长椅，但事实上他的目光望着更远的地方。

“经济学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萨姆转过身来继续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走哪一条路都意味着放弃另一条路。而这可能会让我们最终感到遗憾。没有后果与代价的世界是一个没有选择价值的世界。没有责任的世界不是成人的世界——是动物、孩子或机器人的世界。”

萨姆再次停下来坐在桌子上，他望着全班同学。他们都是好孩子，他喜欢教他们。

“我最近作了几个关乎我自己在爱德华兹学校的生活和事业的选择。”

这时铃声响了，下课了。可是谁也没有动。

“我想让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萨姆继续说，“我就要离开爱德华兹学校了。我想肯定有人在想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事关一个原则性的分歧，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能告诉你们的是，我喜欢给你们班及这个学校的其他班级上课。”

他一时激动，不能自已，只好停下来以免声音颤抖。“我会想你们的。”他望着孩子们的面孔说，然后低下头把桌上的东西归整好。

全班同学静静地坐着。他们有 1 000 个疑问，不过萨姆的脸色告诉他们，现在不是时候。萨姆抬起头，看到大家还坐在那儿，好像很吃惊。“你们可以走了。”他笑着说。学生们开始安静地走出教室。

“埃米，”萨姆说，“你留下一会儿好吗？”

所有其他人都走了后，埃米在前排的一个座位坐下来，萨姆则坐在讲桌的一角。

“几个月前有个人给我一件礼物。”萨姆开始说，“我知道送礼的人用意是好的。但那是一件我不能接受的礼物。我很抱歉过这么长时间才退还它。”

萨姆递过来一个信封。

“我不想让您难堪，”埃米接过信封，“我知道您的离开和我父亲有点关系，我以为这些收据会让他很尴尬。我以为这些能帮你战胜他。”她都快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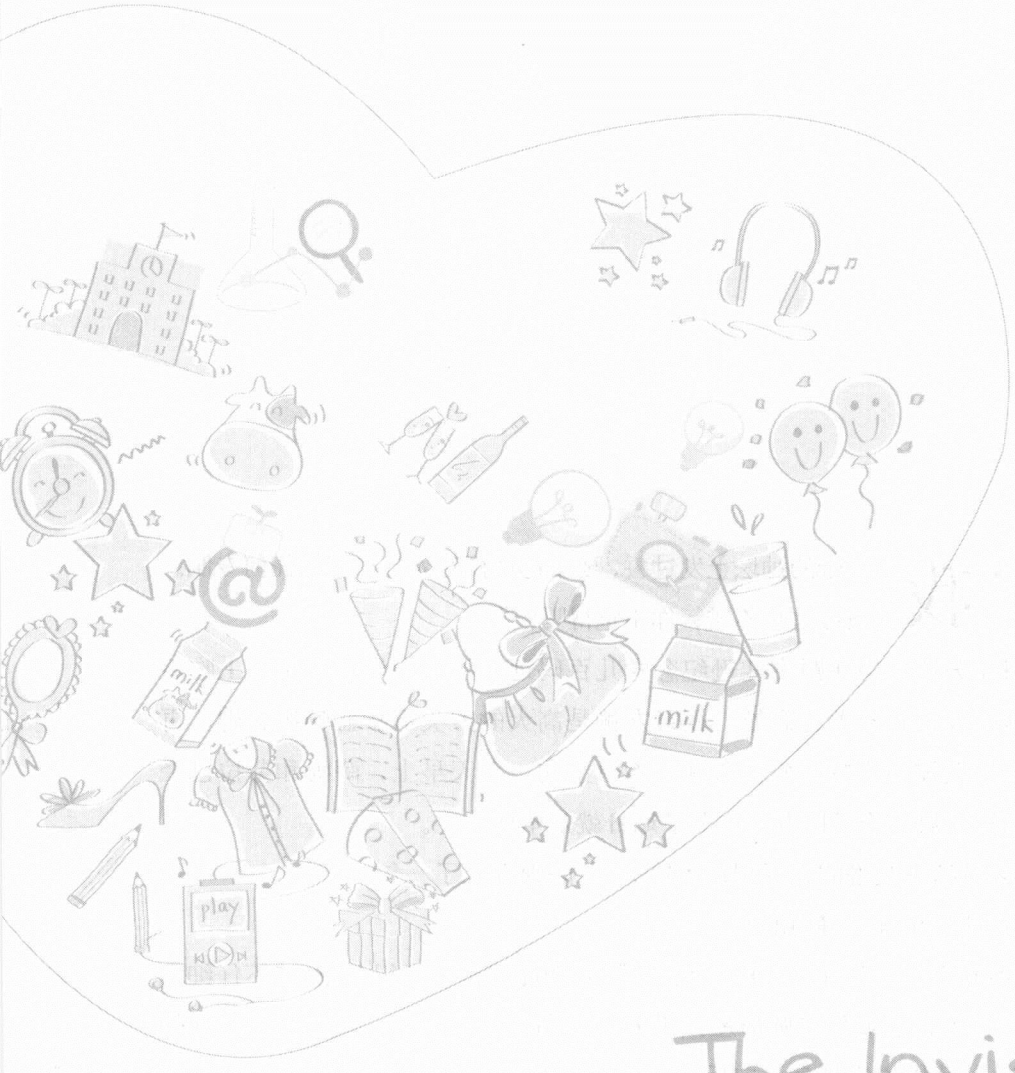
“我想这些东西是能帮上我什么忙的，可是这些东西不属于我，对不起。”

“可是您为什么不反抗呀？”她现在哭了出来。

“因为这是一场我打不赢的仗。这也是一场我不想打赢的仗。真正的战争，那场就不同观点展开的战争，我会永远战斗下去。当你长大一些后，读过更多的书、有过更多的思考后，我希望你还能站在我这一边。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对你期望很高。保持联系，好吗？一旦我知道我要去哪儿后，我会给学校留一个转递地址的。”

埃米振作起来：“好吧。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她走后，萨姆在教室里逗留了一会儿。他坐在他的讲桌后，把脚搁到桌子上，双手放在脑后，想着那些美好的时光。接着，他开始慢慢地清理他的桌子。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19 普度众生

“‘我在上帝的神坛上发过誓，要永远仇视对人类思想的任何专制。’这条箴言也不错，你不觉得吗？”

萨姆和劳拉正坐在距杰斐逊纪念堂几百码远的潮汐湖岸边的长椅上吃着野餐，这张长椅正对着纪念馆，视野左侧是高大的方尖形华盛顿纪念碑，再往左则是绿荫掩映下的白宫。现在是6月上旬，今天早上，萨姆和劳拉已经把学生们的分数交给了校方，这个星期日就是毕业日了。

“这么总结杰斐逊的世界观挺不错的。”萨姆补充了一句。

“这句话是从哪儿摘引的？”

“我不知道，就刻在那边的石头上。”萨姆说着指了指纪念馆，“不仔细观察就发现不了。它被刻在圆形屋顶里面的一角，位置很高，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萨姆说完把身子向后一靠，隔着水望向远方。

“这真让我吃惊，萨姆。我们现在正待在政府权力的中心，看着它的纪念物。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坚定的政府权力怀疑论者呢。”

“没错，不过我喜欢美国。它仍然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地方，是实现梦想的最佳国度。而这是因为许多美国人都坚信个体行事不受干涉这一理念的巨大力量，坚信自由的力量可以使人类的精神自由驰骋。除此之外，看到国会大厦了吗？”萨姆指了指，“那是恶作剧开始和终止的地方。你看，因为国会大厦在远处，所以杰斐逊纪念堂看上去雄伟高大，把它给罩住了。我喜

欢这样。”萨姆停下来，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你得站到合适的位置才能看到。”

萨姆和劳拉沿着潮汐湖走了大约有 20 米远。“看！”萨姆说着指向杰斐逊纪念堂。从她站的地方，劳拉可以清楚地看到杰斐逊纪念堂柱子后面的杰斐逊铜像，在天空的映衬下越发显得高大。“就好像他在注视着整个城市。”萨姆说，“我也很喜欢这个。杰斐逊把自由镌刻在美国人的意识里，那才是美国梦的全部内容。不是发财的梦，而是以个人理解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梦。我喜欢坐在这儿想这些事。”

“我以前从来没到过这个位置，真的很好。”她环顾四周。樱桃树靠向水面生长着，枝条从他们头顶压过去，像个伞盖。“樱桃树开花的时候一定好看极了。”

“是很美丽，不过我更喜欢现在这个时候，现在更安静些，游人很少。”他们回到长椅上，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美景，最后萨姆打破了沉默。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他转头看着她，“是关于我要离开爱德华兹学校的事。我用不着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不能算是‘别人’。我不喜欢传播流言，所以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一切都起因于小人之举，让我很恼火，不过我决定还是算了。”

“我在听，我不和别人说就是了。”

“谢谢。好吧，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埃米 · 亨特吧？”

“当然啦，那个聪明的排球明星，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爸爸是参议员——”劳拉住了口。

萨姆看到了劳拉脸上的疑虑。

“别担心，不关埃米的事。至少不是直接相关，是她父亲亨特议员，一直官运亨通。他是校董事会成员，是主要资助人，人们都对他毕恭毕敬。他们也应该那样。他是个强人，嗯，就我所知，是他向校方管理人员施加压力，终止我的合同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是我想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测。我认为他不喜欢我教他的女儿。她已经成了一个——我也不知道到底叫什么好——”

“一个自由市场浪漫主义者？”

“对，过去曾一度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坚信一切由个人作决定，权力分散，不要计划管制。她不像她爸爸，她爸爸是个干涉主义者，一个集中计划体制的拥护者，一个搞家长式统治的人，你知道他那种人。”

“我喜欢他，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以前喜欢他，你为什么认为是他干的？”

“校方管理者基于对我的教学所提的意见，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和我班上的一些学生谈了话，集中询问了‘失调’的问题，我想他们是那么说的，我敢肯定学生们提到了我对政府规章制度的怀疑态度。可是你知道，我并不是就教他们这些。我努力教会他们怎样思考，怎样利用经济学知识看待周围的世界。不过我对政府的确有一种怀疑，而那次调查好像很关注这一点。调查的结论是我在煽动学生们改变信仰，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

“这太荒唐了，萨姆。”

“是我的理论还是他们的指控？”

“他们的指控。每个老师上课时都要宣扬自己的一种哲学。我在讲狄更斯和华兹华斯时也是这样的。每个政治学科和历史学科的老师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可是我和他们格格不入。校董事会即使不是全体成员也是绝大多数成员都坚信另一种哲学。而我是个另类，是个异端，我还开了几个本不该开的玩笑。我取笑那些所谓的爱心立法，因为我觉得它不但没有实现帮助老百姓这一初衷，反倒害了他们。我本该闭嘴的，这些取笑的话被传到了上面人的耳朵里。”

“所以你准备和他们斗争，对吧？申请举行听证会进行申诉？”

“不，我准备离开这个学校。我要毕业了，和我的学生们说再见，再找一份工作。”

“萨姆！”她几乎尖叫起来，“那不公平，你得斗争下去。”

“我考虑几个月了，我有两个机会和他们斗上一斗，可是我放弃了那两个

机会。第一次机会挺有意思。一天晚上，实际上就是我在你父母家辩论的那个晚上，有人在我门口留了一个匿名包裹。嗯，算是匿名吧。不过显然是埃米留下的。那是一个信封，里面是她爸爸的信用卡签单——餐票，住宿发票。我猜他要么是在欺骗他的妻子，要么就是和烟草商的说客们有勾结。”

“真刺激。”

“太刺激了。可别忘了，你保证为我保密的。”

“我保证。”

“这个在我班上拼命学习的女儿，要么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进去我讲的东西，要么就是因为她想反抗一个她从未了解的或是欺骗了她母亲的父亲。谁知道呢？不管是哪种情况，整个事情都很糟。况且，敲诈绝非我的拿手戏。我怎么能理直气壮地为泄自己的私怨而使用偷来的东西呢？”

“我可不管那叫私怨，我叫它不公正。”

“我可没那么极端。我把单据还给了埃米。”

“好吧，这个决定是对的。那是件棘手的事。可是为什么不申诉呢？”

“我也想过申诉，听证会已经提上了日程。有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想象着我就学术自由的力量而慷慨陈词。可是最后，我决定取消听证会。”

“学术自由是一所优秀学校的主要标志。你有胜算，你可以保住工作。”

“我同意，可是听证会的目的不是雄辩，是要赢。我知道我不会赢，那种事只发生在电影里。我肯定不会看到亨特议员最后站起来抹着眼泪说：‘我这一辈子说的全是谎言。孩子，回到爱德华兹学校的怀抱吧。’”

“可是你可以陈述一番你的信念，你怎么能让这个机会轻易溜走呢？”

“我对我的脾气没有把握。冲你哥哥大喊大叫是一回事，和亨特议员及校董事会其他人大吼是另一回事。我怕毫无缘由地把自己弄成个大傻瓜。”

“还有一种选择，你可以上诉。”

“用什么理由？”

“整件事是一种歧视行径。”

“我想经济学家们不受反歧视法保护。”

“可是犹太人受啊。你是犹太人，对吧？”

“是。”

“你可以说你被解雇是因为校方有反犹太主义倾向。”

“可那不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反犹太主义的原因。”

“我怀疑不是。不管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个法律。”

“哪个法律？”

“反犹太主义法。生活中到处是歧视。”

“萨姆！”

“我不是指坏的那种，虽然坏的不可避免会和主体法律一同存在。当我们选择朋友时，我们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们选择住处时，心里也有好坏的判别。歧视就是选择——选择一些东西而放弃其他的。爱德华兹学校放弃了我，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可是他们放弃你是因为一个不公平的原因呀！”

“没关系。我相信他们有权这么做。”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比政府或陪审团或一群行政长官更清楚如何经营一所学校。”

“可是在你这件事上学校错了，你是个很优秀的老师。”

“我也这么认为，他们不这么认为，这让我很不高兴，我说过我很生气。他们的一项指控是我的课‘倾向商业’。真让我生气，我——”

“可是你是‘倾向商业’呀。”

“我没有，我是‘倾向自由市场’。”

“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我尊重商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成果和享受。我尊重利润在刺激革新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利润是受市场约束的。利润不是生来就是好的。”

“我不明白，你告诉过我最终利润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公司应该努力赢利，而不是去为社会事业服务。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创造出更新更便宜的产品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种努力还可以驱使公司为消费者服务，善待员工。但那并不是说国家随着通用汽车公司而进退，或是说政策的好坏取决于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当最低工资额成为新闻时，人们认为把最低工资额定高一点挺好，因为对工人有利；可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它有损公司的发展。然而反对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他们相信最低工资给那些没有工作机会、没什么技术的工人标了价。反对工作场所安全规则的经济学家，不相信这能保护公司利润。他们反对安全规则是因为他们相信，给所有的工人强加一项整齐划一的安全标准，就像是让所有的司机都使用安全气囊一样。对某些工人而言，收益可能抵不上成本。我反对最低工资制，我反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制度，就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反对关税和配额，即使它们可以提高某些美国公司的利润。我反对给公司提供援助，我赞同环境政策，只要合理地制定。我——”

“好啦，冷静点。”

“对不起，我是个自由市场的信徒。正因为我是个信徒，我才意识到我的愤怒——要么是出于被污蔑为公司的走卒而气愤，要么是出于我刚刚失业而不痛快——我的愤怒与校方决策的公正与否没有关系。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得出了这个结论。一旦我得出了这个结论，我就认识到他们有权解雇我，而且我认为那也很公平。”

水面上，华盛顿纪念碑的倒影在微微波动，一对野鸭静静地游过。萨姆停顿了一下。

“我还以为经济学家们不善于讲公平呢。”劳拉说。

“按常人的公平定义，我们是不善于。多数人都认为公平就是平等。如果你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不公平；如果你有份工作，而我没有，可是我又想有，那就是不公平。如果你赚的钱比我多，那也是不公平。我不同意任何这类观点，可是我同意与否和经济学毫无关系，那只是我的处世哲学。

我对公平的定义是‘合乎规则’。波士顿凯尔特人队连续8年赢得NBA冠军，有些人就会说这不公平，因为他们赢的次数超过了他们的‘公平份额’，而所谓的‘公平份额’是大家赢的次数都差不多。而我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它合乎规则。”

“可那是体育，而这是你的生活呀。”

“我和爱德华兹学校签了合同，这就给了他们解雇我的权力。顺便提一句，按照合同他们赔偿了我点儿钱。同样是这份合同，也给了我一项权利，就是我想走时就可以走人。所以我说这很公平。我反对这种想法：一旦被爱德华兹学校聘用了，我就有权做这份工作。如果他们不想让我在这儿做了，他们有权开除我。”

“可是他们是谁呀？很多人，比如说我，还有学生们，我相信校董事会的某些成员也想让你留下来。”

“我同意，可是必须得有人为学校负责。那就是校董事会和校长。一旦政府干涉此事，授权我阻止学校自由作出决定的话，一系列其他的动机就会全部被启动。”

“我可比你实际，萨姆。如果结果不会像现在这么有歧视性的话，我倒愿意这种体制来干涉。”

“你是个种族主义者吗？”

“我认为我不是。”

“你对女人有偏见吗？”

“当然没有。”

“那么如果政府让你把你15%的钱花在少数族群种经营的商店里，或者是让你把你一半的钱花在女人开的店里，你愿意吗？对你来说这公平吗？当然你不得不保留一大堆收据以证明你并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性别歧视者。”

劳拉想了一会儿。一架飞机轰隆隆地降落在远处。劳拉等到飞机的轰鸣声平息才开口说话。

“这倒会让我挺烦的，”她回答，“我可不愿意留着一大堆收据。那很讨厌，我可能不会同意这个办法。指定顾客购物的定点商店的服务我想好不到哪儿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你在哪儿买东西和由于肤色而找不到工作能一样吗？”

“我认为你有权去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买东西，而一个雇主也有权雇用任何他想要的人。如果是你的生意，你就有权雇用哪怕全是女人或美国黑人，无论是因为你觉得他们会成为最好的员工，还是由于你同情他们过去的不公正待遇。但是我认为政府无权告诉你作为顾客或雇主应该怎样花你自己的钱。”

“我明白这一点，但雇用人和你的情况好像还是不一样。”

“如果一个地方不想要你，仅仅因为你的性别或肤色而雇用你，你为什么还愿意留在那儿工作呢？当我知道爱德华兹学校不想要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愿意在这儿待着呢？别管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法律迫使他们留下我呢？”

“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工作或是你有孩子要养的话，可能你就会有另一番感受了。”

“你说得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很难那么潇洒地从爱德华兹学校一走了之了。不过我想我会找到工作的，学校有的是。有些学校没准儿会觉得我的处世哲学是少见的优点呢。或许那儿不是我最想教书的地方，而且就算爱德华兹学校真的是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地方，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欢迎犹太人和黑人。我确信一个人没有在特定地方拥有特定职位的权利和特权。当你通过法庭来强化在你想要工作的地方工作的欲望时，你也就割裂了选择与回报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责任的基础。”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觉得，在就业市场上，作为一个犹太人或者推崇资本主义的人，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障碍。肤色和性别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要是换成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话，你是否还持同样的观点。”

“也许不会吧。我承认，在就业方面，女人和黑人有时候挺不容易的。但

是，别忘了爱德华兹学校在和无数个其他的私立、公立学校竞争。如果管理方因为某种偏见而不断雇用水平一般的老师的话，教学质量就会滑坡，再想招来学生就难了。那样的话学校就会付出代价。我就喜欢这种体制迫使你得做到优秀。”

“但是爱德华兹学校是城里最好的私立学校，它的声誉太好了，就算他们总是作出不当的决策，也会等到多年后才能见到报应。你怎么可以让他们在这段时期内任意践踏公正呢？”

“因为我不认为那是不公正的。我认为，它之所以是城里最好的学校，是因为它可以按照其管理者和董事会的意愿自由地去追求卓越。我觉得去干涉这种制度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就算是一种不公正，也是那种被人心的复杂性掩盖了的不公正，而不是那种你想用法庭和司法制度与之斗争的不公正。你父母的朋友有离婚的吗？”

“当然。”劳拉一边作答一边纳闷这和他们的话题能有什么关联。

“我妈过去常说，‘人心里有自己的原因，是理性无法解释的。’当一对夫妻分手时，人们总会想是谁的错，这其实是个很愚蠢的问题。就算是当事人，丈夫和妻子，抛开所有的情绪因素，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一次离异是上千次失误的产物。可是，她难道没有欺骗过他吗？欺骗了。难道不是他的行为导致她这么做的吗？是的。难道不是因为她的冷淡和无礼，他才有那种行为吗？没错。她的冷淡与无礼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粗鲁、自大、可憎、自私和刻薄吗？没错。可她的确欺骗了他，不是吗？没错。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呢？你可以对这个问题调查一辈子，还是弄不明白到底是谁的错。司法体制还是挺聪明的，还没试图去决定这种程度的对与错。”

“这和歧视有什么关系？”

“因为歧视只是个词，它并不能把人心或人类交往的复杂性全部包括进去。我们对于何为谋杀则有一个清晰的观点。我们对人是死是活也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当你控诉某人谋杀时，证明起来可能也不容易，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要试着证明什么东西。可是歧视呢？”

“得啦，萨姆，当你见到时你就能知道。”

“在极端的例子上，没错。可是你能把极端的例子从更模棱两可的例子中区分出来吗？一旦针对经济后果有了立法后，有风险的就不仅仅是种族歧视者了，每个雇主都会有风险，因为歧视既不容易观察，也不容易衡量。除了一些极端的例子，歧视总是模棱两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一个歧视事件的双方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拼命去发现人心的真实状况。一旦你把人心放到法庭上去审判的话，你就不再是找出有罪没罪了。如果你通过一项法律反对一件本质上是罪恶的事，就算是圣人也会紧张。即使好心的管理方和雇主也会去避免惹上官司，在用人时，特别是那些受保护的群体，比如女人、少数族群，或是残障人士，他们会变得非常谨慎，原因就在于现在雇用员工的成本高多了。”

“圣人们用不着去担心法律。”

“他们当然要担心了。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偏见，也没有办法能证明解雇一个人不是出于偏见。一个毫无偏见的局外人怎么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你表现的好坏还是出于歧视呢？法庭总有机会判定歧视存在。就拿我这件事来说，5 分钟前你告诉我可以把反犹太主义作为我被解雇的原因，这是反歧视法为什么不对的一个最佳例子。解雇我是谁的错？我就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吗？我没有在有些时候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吗？在某次讨论政策时，我没有不公正地表述与我对立的观点吗？更有甚者，我是个很差劲的管理人员。许多会议我都没有参加，交成绩表也错过了许多次最后期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许是学校的错，也许学校不喜欢赞成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也许，只是也许，管理会有一点儿反犹太主义。学校大厅里倒是没有纳粹的标志，可是当我因为犹太教救赎日不得不取消课程时，我看到的校长的脸色不是十分不高兴吗？而且学校食堂里的黑麦面包为什么少之又少？那是不是一种文化暗示呢？还是那仅仅是一种节省费用的无心之举？”

“你别傻了。”

“是的，我是傻，可问题是你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时间去弄清楚我被解雇

的真正原因，弄明白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听着，劳拉，我是个经济学家，你是个律师。我指的不是经济学家和律师的字面意思，我指的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你是律师的后代，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

“这我还不知道吗？”

“我看待不公正的角度与你完全不同。所以我早就和你说过，我希望你不要去法学院。如果我对律师的看法不公平的话，请你别见怪。不过你很务实。你看到什么不对的事，马上就要纠正它。可是你怎么纠正呢？就应该有法律、立法。可是立法是一个非常钝的工具。它从来都不能单纯纠正错误，而同时又不创造出一大堆新错误。”

“我同意。但是为了与不公正作斗争，我愿意冒险一试。我倒宁愿是个实用主义者，也不愿意是个——什么呢——消极主义者。”

“不过，不是每件让人不舒服的事都一定是违法的，粗鲁就让人极为不爽，可是它不违法。如果把粗鲁定为非法，那倒是能减少人们的许多粗鲁之举。可是它也会减少人们善意交往的一千种其他形式，因为人们会害怕被起诉。把粗鲁定为非法就是把法庭和执法的权力放到我们私人手中，而难以保证弄清事实真相。贩卖可卡因是违法的，把它定为违法在阻止吸毒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能使之更具诱惑力，利润更大。为什么不让一种行为成为合法的，但却是遭人唾弃的呢？为什么不运用别的办法去减少我们认为可恨的事呢？我不是个被动主义者或是你说的那种什么人，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么，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我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我想做些事情，想为某种事业而奋斗。我想帮助别人，所以我才想去读法学院。我就是不能站在一边听任其自然发展，我想尽力让情况好起来。”

“有许多种方法可以不使用政治或法律程序，而让世界变得更好。你可以开个公司，雇用你认为生活困难的人；你可以在疗养院为老人读读书报；你可以主动为受虐待的妇女提供住宿；你可以辅导数学成绩不佳的孩子；你可以制造一种产品或开发一种服务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你也可以帮忙推销那种产品，这样人们就可以早些享用。所有这些都能使这个世界更美好。用主动

行动一次帮助一个人。我不认为通过立法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你很可能会害了你想帮助的人。而且当你运用法规时，你可能会打消私人行为的积极性，而私人行为可能会以更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件事。运用社会压力，我们已经使乱扔垃圾的人心里不自在；已经抵制了在公共场所吸烟；我们还可以更明智地教养孩子；有一种宗教教导，不用强迫人们去爱他们的邻居，可以教导和鼓励人们根据彼此的性格品质而不是肤色判断对方。而当我们这么做了之后，结果就会出现一个真正更美好的世界，而不是只能在纸上见到的那个美好世界。”

“这又回到我们的老话题上了。我不想等着人们自己变好。我可没你那么有耐心。”

“对于强制手段，我也没有你那么心安理得。你听过我那堂课，我认为如果人们少看一些电视，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我不认为取缔电视或者禁止偏见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甚至不敢肯定，即使我们能找到并除去偏见基因，这个世界是否就会变得更好。即使能把仇恨基因去掉，我们也未必能好到哪儿去。我想我们应该超越我们的本性。立法不能改变我们的本性，它只能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假相：我们已经使世界完善了。强迫人们雇用女性并不能使他们的性别歧视有任何改变。”

“也许会，他们也许会调整一下观点，也许会受到教育，也许会发现女性一样能把他们原来认为干不好的工作干好。你应该减少一些偏见。”

“没错，强迫人们违背他们的本性可能会产生好的结果，不过也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它会使人们产生抵触情绪，而这种抵触情绪只能加剧歧视。它可能会使那些受到照顾的人群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它会降低人们主动提升自己的动力。它会提高我们想要帮助的人群的雇用成本。”

“我想我们又回到了起点，萨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太不一样了。”

“对，但也不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我们没有回到去年秋天在地铁里争论的问题上。的确，我不准备上法学院，而我也没有把你变成一个自由市场浪漫主义者，不过你并不反对别人的忠告，我也不是

非得赢得一场辩论赛，我只是想让你理解，改善这个世界不只一条途径。”

劳拉握住萨姆的手，冲他笑了笑。

“我们走走吧。”她说。

他们沿着潮汐湖漫步到杰斐逊纪念堂。他们欣赏了杰斐逊的巨大雕像，仔细阅读了墙上的所有文字。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都呆望着他们，他俩也望着他们。接着两人走了出去，坐在水边的台阶上。

“这儿的景色也不错，”劳拉惊叹道，“虽然看不到国会大厦，但却能看到林肯纪念堂。”

他们坐在那儿，静静地欣赏着周围的美景。他们没有牵着手，但是萨姆感到自己与劳拉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远比牵手更有意义。有她在身边，萨姆心里充满了喜悦。他任由两人沉默着。最后劳拉开口了。

“谢谢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她说，“我向你坦白，我喜欢你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但是在学校这件事上，我希望你能随波逐流一次，就像别人那样去为工作而斗争。并不只是因为我认为你有资格留下，要是你下学年不在爱德华兹的话，我会很想你的。告诉我你至少还会住在这儿。”

“我希望是这样。既然我们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谈论最有争议的话题了，我想再谈点别的话题。我们可以谈谈诗歌或者中国菜的烹调技巧，或是罗马城外的小山，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能再见到你吗？”

劳拉冲他笑了。

“星期六晚上，诙谐短剧会在学校上演。我是顾问，所以我必须得去。你来吗？学生们让我保证一定把你也带去。”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20 表演时刻

每年，爱德华兹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要自编自演嘲讽节目，以总结过去的一学年。这些节目在学校大礼堂上演，通常是一系列的诙谐短剧，有时候也有歌曲，音乐是从别的地方弄来的，歌词改得很幽默，短剧的内容常常是取笑老师和校方管理人员。因为地处华盛顿特区，所以他们常常影射这一年的政治事件。节目会做成录像带，这样学生们的毕业班年鉴里就又多了一件值得回忆的东西。

节目总是安排在星期天毕业日之前的星期六晚上举行。每年都会有一名教职员工被分配来指导学生们。顾问的主要工作就是剔除任何粗鲁或没有品位的东西。这个差事对顾问的音乐、戏剧方面的素质要求很高，故而常常落到英文部年轻教员的身上，劳拉是今年的顾问。

劳拉只比这些高年级学生演员大几岁。她和他们已经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她在音乐方面的能力有限，就用自己的反馈意见和评论帮着学生们对资料进行精益求精的加工。

当劳拉和萨姆到达时，整个礼堂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学生家长，许多家长赶过来是为了参加明天的毕业典礼。教师和管理人员都要站在后面听取剧中那些委婉的批评，以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传统。在节目中，许多老师会被提到，不少人的上课风格，讲课口音、腔调会被拿来模仿，而他们常把这些视做荣耀。这个晚上大家通常都兴高采烈的。

可是萨姆和劳拉却在紧张地等候节目的开始。劳拉想看到整个节目顺利演完。而萨姆呢，虽然劳拉一再向他保证，今年演出的节目里，与他相关的敏感内容被剔除了，他还是担心节目中提及他被解雇这件事。

第一个节目是一首关于过去一年内政治丑闻的混合曲，赢得了观众们的笑声和掌声。多数观众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了华盛顿的政治文化中。萨姆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劳拉看到学生们成功地演绎也格外兴奋。接下来就是对各个教师不同教学风格的嘲讽短剧。

演出很精彩，在爱德华兹学校有一些非常有才华的学生。最后一个短剧是以一条这个学年最有趣的新闻和一首歌曲结束的。歌曲唱完后，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作为整个节目的主持人，埃米 · 亨特来到麦克风前，隔着观众高兴地招呼劳拉 · 西尔弗上台。掌声持续响着，埃米用一簇玫瑰花把劳拉迎上舞台。正在谢幕的全体演员停下来为劳拉鼓掌。萨姆站在会场后面，看到劳拉如此受学生们爱戴，不禁为她感到自豪。

埃米举起双手，让观众们安静了下来。

“我们想再为大家献上一个节目以感谢大家的热情。”埃米说，“大家都注意到了，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歌都是电台中最近最流行的歌曲的翻版。但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老歌，是《绿野仙踪》中的插曲，这是我们对斯卡克罗的歌曲《如果我再聪明些》的演绎。我们要把这首歌献给一位教学奇才，是他教导了一帮不开窍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其实是能学会自己思考的。他就要离开爱德华兹学校了，这是我们向他的道别。”

全体演员来到舞台前半部。劳拉站到一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她想抓住埃米问问她要干什么，可是她想不出一个这么做的得体办法。她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萨姆也感到胃缩紧了。音乐响起，全体演员开始齐声唱出一个动人的曲调：

曾有一位老师，
是经济学家，也是牧师，

他班的同学真难教，
可遗憾的是他就要走了，
我们真的很伤心，
出自口，发自心。

有人把他比做阿提拉[1]，
可是他教的真理，
却没有在学生中迸出火花。
虽然他爱吃意大利面，
却不是个教书的墨索里尼，
他的观点只是有点率直。

在歌曲经过一个低沉的过门儿后，音乐为之一转：

因为他喜欢我们思考，
学校的宗旨他最知道，
现在他们把他推到崖边，
他们把他踢出门外。

音乐又变回到了主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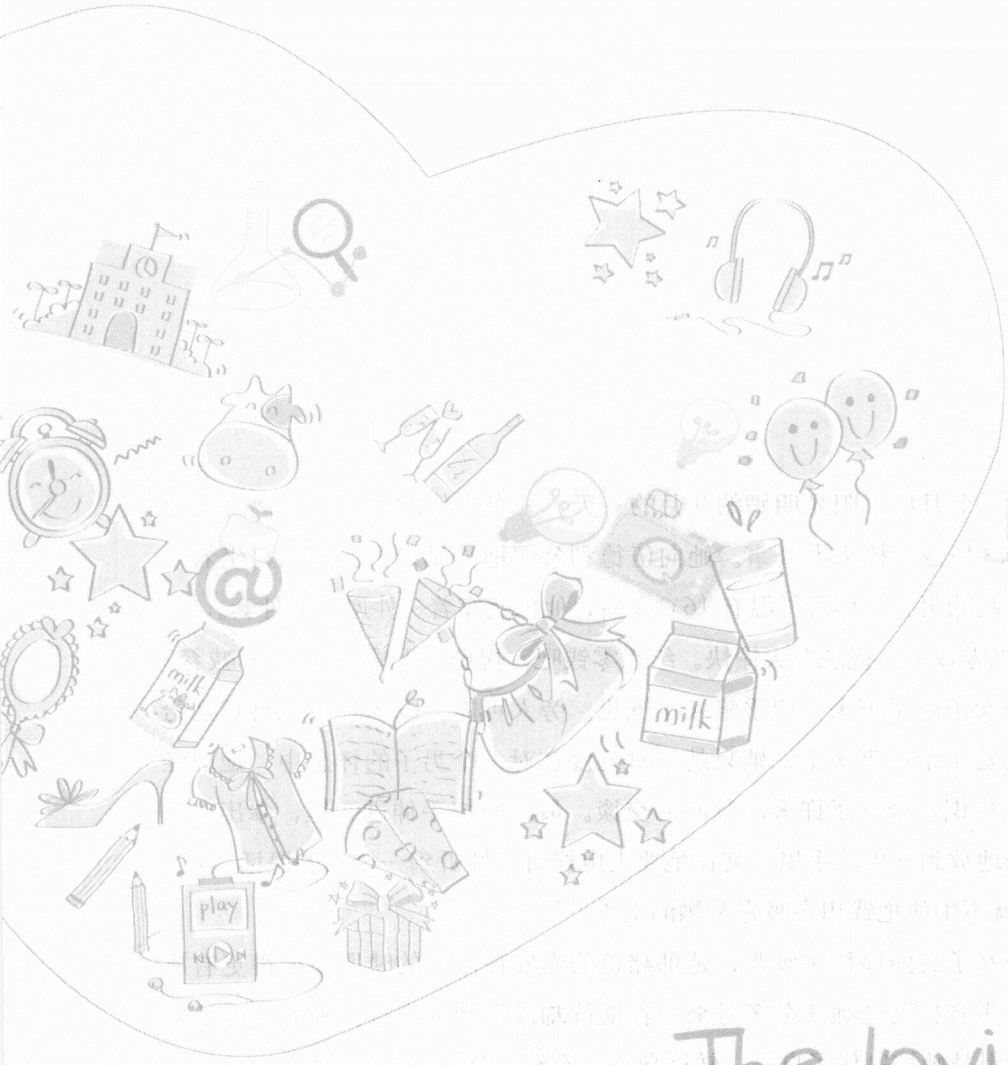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向萨姆·戈登致敬，
这个经济学的迈克尔·乔丹，
校董事会一定疯了，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多么喜欢他，
如果他们再聪明一些，
他们就再也不会把他扫地出门。

① 阿提拉，古代亚欧大陆匈奴最伟大的领袖和皇帝，曾一度使罗马帝国濒于崩溃。——编者注

观众中的学生们疯狂地叫起好来。嘉宾和家长们都面面相觑、满脸疑惑。愤怒的哈金校长挤过人群来到台前，想夺走为学校摄像的学生的录像带。每双眼睛都在礼堂后面搜寻萨姆，想看他的反应，可是早在歌曲结束前他就逃走了，所以他也没听到埃米最后在麦克风前说的话：

“谁都应该知道这个加演是个意外，劳拉 · 西尔弗对此一无所知。这都是我们的错，可是我们明天就毕业了。”

学生们走下台来，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劳拉满眼含泪地退了场。



An
Economic
Romance

The Invisible Heart

21 零 钱

几个月后，阳光明媚的9月的一天，一个自信的年轻女子离开爱德华兹学校去办公事。她向伍德利公园地铁站走去。地铁口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尽管气温有16℃左右，他仍然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

“给点零钱吧，祝您今天愉快。给点零钱吧，祝您今天愉快。”他叫喊着。

年轻女子停了下来，似乎陷入了沉思。旁人可能会以为她正在盘算是给点零钱还是不给；事实上，她只是一时沉浸在对一个男子的怀念中，她曾经和那个人相识，分享了许多次倾心的交谈。最后她把手伸进兜里，拿出1美元，轻轻地放到乞丐的手里。就在她要上电梯时，她听到一个人的说话声：

“你就不怕他把钱用在吸毒和酗酒上吗？”

年轻女子突然停住了脚步，她那赭色的卷发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更有质感。这个声音！这是她3个多月来一直期待却没听到的声音。她几乎无法保持镇静，但是她控制住了自己，转过身来，看到一个身材瘦高的男子。

“我不知道，”她说，“我倒是有点儿希望他那样做。”

“哼哼。”那个男子哼了一声，走到那个不断念叨着的男人身旁，用那只没有抬起的手把一听V-8小果汁放到那个人的帽子里。

“萨姆！”劳拉又气又喜地喊了出来，“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萨姆说着跟随劳拉上了滚梯，“这几天下午，我一直在这个地铁口逛荡，拿着V-8小果汁想让你大吃一惊。如果你今天还不露面的话，我就会采取那个最俗的策略——给你打电话。”

“这3个多月呢？我一直都想让你知道在学校最后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个加演节目不是我的错，我和它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给你打电话，没人接。我去了你的住处，也没人。于是我放弃了，给你写了一封信。可是我一直没收到你的回信。你收到那封信了吗？”

“我上周才收到。我还从埃米那儿收到了一盘录像带。”

劳拉的眼睛一亮。

“她从哪儿弄的？我想哈金把那盘带子藏起来了。”

“他显然是据为己有了。不过有许多带子在学生中私下流传，是那天晚上一位学生家长录的。其实能拥有一份爱德华兹学校年度短剧节目带，我很自豪，而录制这个带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亨特议员本人。他的摄像机一定很贵，因为带子的质量特棒。”

“那么你听到埃米结束时的声明了？”

“是，但是你知道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不是吗？”

“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那个声明者不是为了掩饰那个真正的策划者不被发现而那么说的呢？也许你是整个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噢，萨姆，我从来都不会向你撒那样的谎。装作毫不知情地把你带去看演出？那太可怕了。我——”

萨姆抬起了一只手。

“干吗？”劳拉问。

“手持式摄像机的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稳定地拍到画中画。另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你能看到一个与官方不同的版本。因为亨特议员坐在观众席中，他的录像机除了能够录到在舞台中间领唱那首可怕的歌曲的女儿之外，还能捕捉到一个年轻女子，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站在舞台左边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我说过，画面质量相当好，她好像在哭泣——”

“萨姆！”

“我回放了几次，断定她确实在哭泣。当然她也有可能是在装哭。但是这

有点儿离谱，你不这么认为吗？就算是阴谋家也不至于这样吧。”

地铁来了。一如一年前的情景，萨姆和劳拉又被挤在一大群游客中间。不过他们对周围的情况全然没放在心上。

“我觉得太糟糕了，萨姆。我答应过你，晚会的节目内容不会涉及到你，可没想到你反倒成了焦点。那首歌让你吃惊，也让我大吃一惊，不过我觉得那首歌其实非常好。可当我看到你走了，我的心情糟透了。”

“很抱歉我不管你就跑了，我真是跑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这儿。我无法面对毕业日，我不想出名，那样会让我不舒服，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去休斯敦和我姐姐待了一段时间，没去我留下的转递地址圣路易斯我父母家。他们去度假了，信件就一直放在那儿没人看到。所以埃米的带子和你的信那么长时间才到我的手上。收到你的信真让我感到高兴。考虑到这封信费了这么大周折才到我手上，我想我应该亲自来答复。”

“你这么做我很高兴。见到你太好了！你会在附近住下吗？”

“我在找工作。目前有些代课教师的工作排队等着我呢。我没事儿，我还想向曾在这儿认识的一位女性求爱。她有着赭色的秀发，待人热情，心地善良，只是有些陷入迷途。”

“省了吧。你真的以为自己有机会吗？你们俩就像水和油一样，没法相处到一块儿。”

萨姆看到劳拉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地铁门开了，他走出车厢上了站台。

“我想或许是水和乳呢，”萨姆说，“你必须努力使它们在一起。仔细想想，我还是有希望的。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不过我会坚持的，直到‘海枯石烂’。”

“罗伯特 · 彭斯的诗，对吗？”

萨姆点点头，他们已到了出口。

“你一直在研究那些诗集吗？”劳拉问。

“没有，只用了一个夏天。读读诗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好处，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们谈着诗歌以及这样那样的事情，从长长的、阴暗的滚梯通道里浮了上来，走进明媚的阳光中。

致谢 The Invisible Heart: An Economic Romance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帮助，从总体上的指导到对每一稿的详细意见与看法，不一而足。他们的观点涵盖了整个政治和哲学范畴。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本书的部分或多数观点并不赞同，而有些人则同意书中大部分的观点。不管怎样，书中存留的任何错误都是我个人的，与别人无关。

我一直非常幸运，可以向最好的老师学习，也可向最好的学生学习，还可以从最好的图书中学习。至于我的老师，我想特别感谢的是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索尔·波拉切克、乔治·施蒂格勒和肯·沃茨，是他们的教导才使我对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充满着热情。

本书在早期和后期的成形过程中被多家出版公司驳回。因此我对于维多利亚·理查森·沃内克、明娜·塞尔尼·库马尔、简·麦克唐纳的热心帮助，朱迪·费尔德曼的意见和出色的编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全体人员的始终支持感激之至。

我庆幸自己能够在美国商业研究中心工作，庆幸自己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一员。研究中心的缔造者和主管人默里·韦登鲍姆创造了一个

极佳的思考和写作环境。

我要感谢德里克·布莱克利、雅艾尔·布卢姆、凯瑟琳·布拉德福德、安娜·坎特韦尔、莱斯·库克、摩根·费伊-福恩贝格、塔马·弗里德曼、拉里和菲莉丝·特丽·弗里德曼夫妇、威廉·弗鲁赫特、皮特·格迪斯、苏珊·金斯伯格、丹·格里塞、莉萨·哈里斯、杰米·哈里斯-格申、乔恩·哈特、戴维·亨德森、斯科特·詹宁斯、凯文·凯恩、罗伯特·柯克、戴维·科瓦尔奇克、芭芭拉和戴维·库普弗夫妇、珍妮弗·克鲁伯、马克·劳、德怀特·李、迈克尔·莱文、阿瑟·利伯、戈登·麦肯齐、迪克·马奥尼、艾伦·梅热、克里斯·莫斯利、斯蒂芬·莫斯、彼得·米泽尔、艾伦·内梅斯、拉菲·内梅斯、布鲁斯·尼科尔斯、罗宾·奥维斯、埃德·皮茨、萨拉·皮尔逊、丹·平克、凯瑟琳·拉特、安德烈娅·米伦·里奇、珍妮弗和乔·罗伯茨夫妇、马克思·罗森塔尔、安迪·鲁腾、艾伦·桑德森、希姆·沙夫纳，以及萨拉·温克尔曼、达利特·沙夫曼、默里·韦登鲍姆和埃利娜·约尔库特，他们对本书的初稿给予过鼓励和支持，积极地为我出谋划策。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雪莉·罗伯茨和特德·罗伯茨，是他们给予了我灵感、诗情、爱心和改变世界的热情，他们还多次阅读了本书的手稿，提出了精彩的意见；特别感谢明迪和泽夫·弗里德曼夫妇，他们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忠告，就本书主题和如何更好地拯救这个世界与我进行了多次持久的讨论；特别感谢贝维斯和佩兴丝·肖赫夫妇，他们为本书主题提出了许多极佳的建议，并与我进行过多次交谈；特别感谢唐·布德罗对本书初稿所提的意见和与我就如何清楚地交流经济学问题所进行的交谈；还要特别感谢加里·贝尔斯基，是他推动我进一步完善本书的内容，并就如何提高语言的质量给予不同寻常的建议，他虽与我非亲非故，但却是阅读本书手稿次数最多的人。

我还要感谢我的孩子们，他们总是问我“萨姆和劳拉怎么样啦？”，并始终充满热情地聆听我的回答。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妻子莎伦，她不知疲倦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稿，并不断提出完善意见，在本书成书的5年风风雨雨中，她始终耐心地给我提供帮助和灵感。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本书。

罗塞尔·罗伯茨

圣路易斯

2000年12月